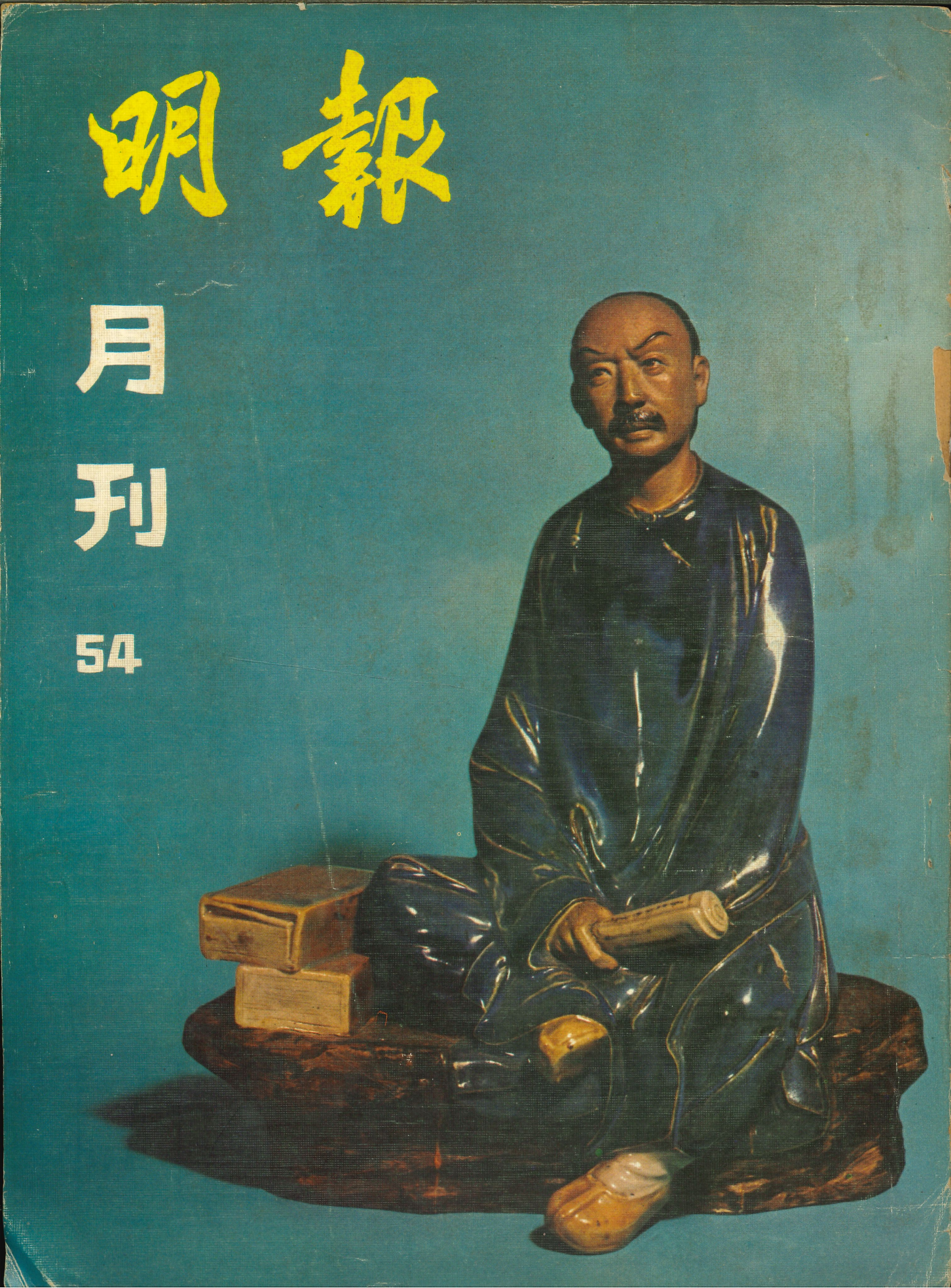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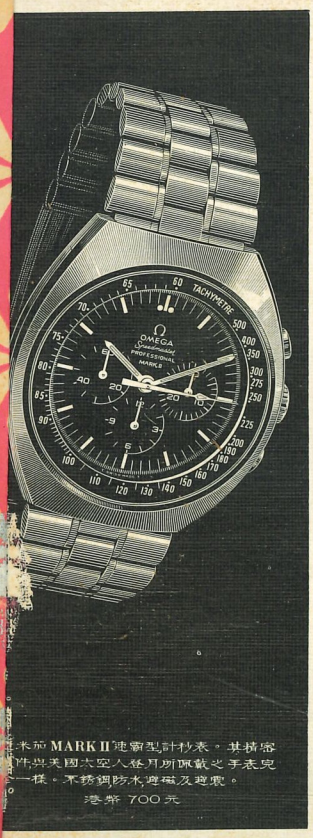
明報

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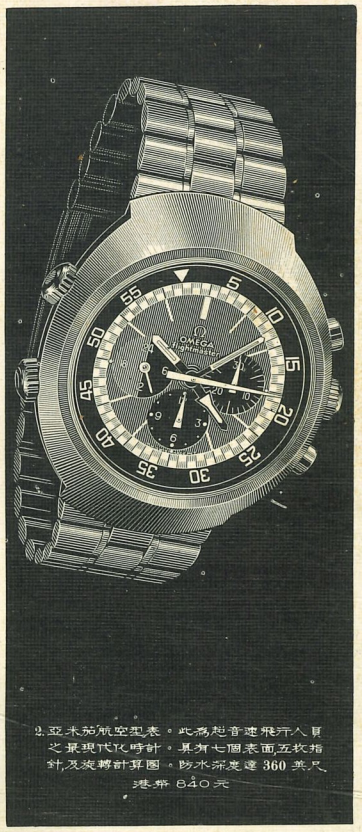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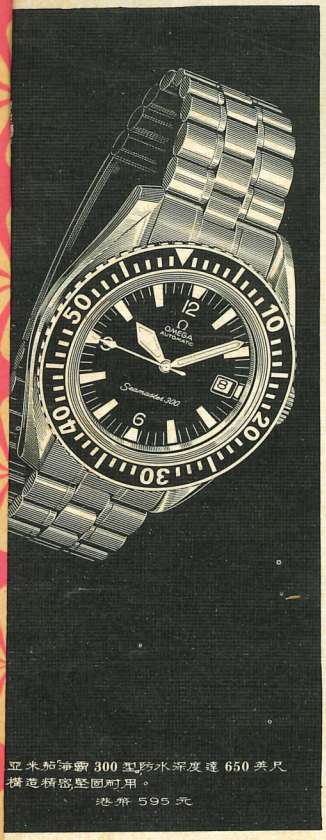
期
號
淇 7
清 13
狄 19
琶 20
沙 22
錄 24
安 26
白 31
譯 35
里 41
承 53
舍 60
仁 66
清 73
之 80
觀 85
憲 87
任 93
刊 98
… 99
· 100
…… 49
……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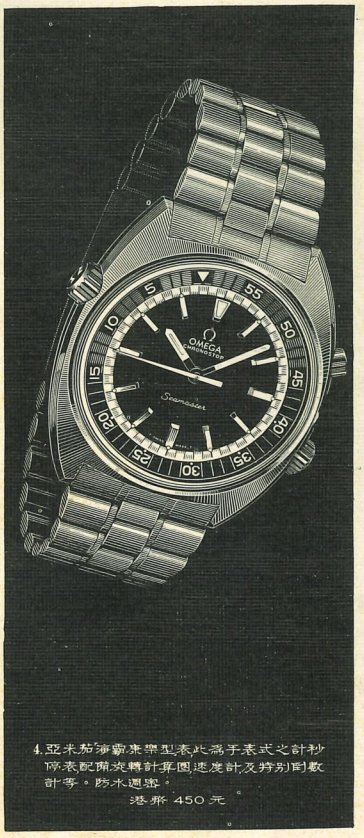
米茄 MARK II 連窗型計秒表。其精密作業與美國太空人登月所佩戴之手表完全一樣。不銹鋼防水避磁及避震。
港幣 700 元



2. 亞米茄航空型表。此為超音速飛行人員之最現代化時計。具有七個表面五枚指針及旋轉計算圈。防水深度達 360 英尺
港幣 840 元



亞米茄海霸 300 型防水深度達 650 英尺構造精密堅固耐用。
港幣 595 元



4. 亞米茄海霸專業型表此為手表式之計秒停表配備旋轉計算圈速度計及特別倒數計等。防水避震。
港幣 450 元

亞米茄表
在地球上
已認
舉世無双
在地球外
證明
性能卓越

品中展示之各款手表，乃是亞米茄海霸系之突击產品，其超卓性能，素為專業人員一致信賴，並歷經嚴格考驗，證明精密可靠，達於巔峯。彼等均具有揚威太空之亞米茄速霸型表的同樣精密機件，其特殊堅固結構，亦與前者無分軒輊。每一款型都是經年累月不斷研究及不斷試驗而完成之結晶產品，亞米茄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榮膺為奧林匹克运動执行計時任務，共歷十二屆，由此汲取無比豐富之寶貴經驗，將其應用於製成世界上最完善之體育手表。

閣下如果想擁有一只具有光榮紀錄之手表，請駕臨各亞米茄特約零售商參觀選購，定能如願以償。

Ω

亞米茄

領先登月之第一只手表

明報月刊

第五卷　第六期
（總第54期）
1970年　6月號

每月評論	工黨爲何漸得民望？	林山木
	中共衛星昇空有感	譚宗明
	冷而暗的強國	夏　炎

論賈寶玉爲諸艷之冠……宋　淇 7
五四文學與台灣當代文學……夏志清 13
——夏志清先生訪問記
勝利者的獨白……蘇念狄 19
沒寄出的信……林毓琶 20
諾貝爾獲獎人與福利經濟學……宋凱沙 22
借問「元老」何處去？……明明輯錄 24
「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瞿秋白……夏濟安 26
多餘的話（下）……瞿秋白 31
精神飢餓的時代……司馬長風譯 35
一羣列爲黑幫的藝人……康　里 41
——三十年代電影工作者簡介
老舍在英國（下）……寧恩承 53
英國與英國人……老　舍 60
——「英國人」、「我的幾個房東」、「東方學院」
與大專學生談讀書（下）……沈宣仁 66
美國「亞洲學研究」風雲激蕩……歐陽心清 73
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史誠之 80
——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六）結論
論蕭立聲的人物畫……徐復觀 85
我的回憶（張國燾自傳）……張國燾 87
紅土印象（小說）……劉大任 93
圖片說明……本　刊 98
讀者・作者・編者……99
編者的話……100

・圖片・

「八國聯軍」（漫畫）……4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篆刻）易越石刻……51
封底內頁——「維納斯與項鍊」 A. Maillol 作
封底彩圖——「屈原九歌」關金鰲作

封面：「曹雪芹」（陶像）

米茄 MARK II 連窗型計秒表
與美國太空人登月所佩戴
一樣。不銹鋼防水磁及
港幣 700 元

米茄海爾 300 型防水
構造精密堅固耐用。
港幣 595 元

工黨爲何漸得民望？

林山木

四月底，英國各大報所作的普選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出工黨漸得民心。「每日電訊」的蓋普洛調查，保守黨仍以百分之四點五的多數票領先，但比起今年一月初的數字，已降低了百份之三；「泰晤士報」的馬普蘭調查，工黨以百分之點八多數票，稍勝保守黨；「每日快報」的夏里斯調查，工黨更佔百分之二的多數票優勢。

這種趨勢，到了本月中旬，又有急劇的進展。十三日蓋普洛的數字，工黨以百分之七點五的大多數，遙遙領先，比起約一個月前的數字，擁護工黨的人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翌日「每日郵報」的全國民意測驗（NOP），工黨亦以三點二的優勢，壓倒保守黨。

自從今年年初以來，我們就不斷從報上讀到威爾遜可能於十月間進行大選的（按這一屆的工黨政府，還有九個月的任期）消息，四月間這傳說流傳最烈；十三日的蓋普洛調查數字，顯示出工黨在現階級已佔絕對的優勢，十七日（星期日）工黨的政、黨巨頭漏夜在首相府開會，終於作出將大選日期提前在六月十八日的決定，絕不受這項決定所影響的十八日的馬普蘭調查，工黨亦以百分之二點七多數佔上風，比起約一個月前的數字，增加了百分之一點九。

上述民意測驗的結果，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大選期間所進行的調查結果十分相近，當時的蓋普洛的數字是工黨百分之四十八點七，保守黨百分之四十一點四，兩者相差爲七點三，和現在的七點五，幾乎一樣。

根據這些數字，工黨現在成了大熱門，自是意料中的事了；目前在英國外圍犬馬公司甚且以二比一工黨勝的「盤口」上牌，給人自由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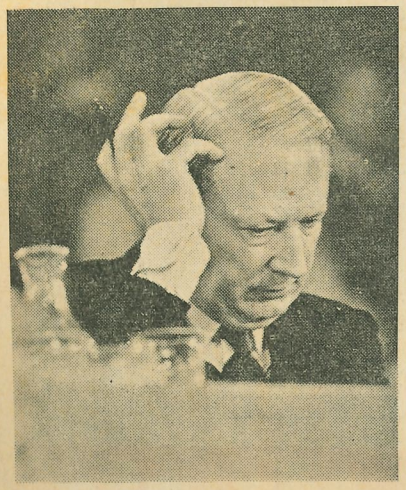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和六九年交替的一段時間，工黨和威爾遜個人聲望達最低潮時，保守黨曾佔百分之二十五的壓倒性多數，但曾幾何時，這種優勢就完全扭勢過來。

五月十三日民意測驗結果

	工黨	保守黨	自由黨	其它
蓋普洛（每日電訊）	四九	四一・五	七・五	二
全國民意測驗（每日郵報）	四四・四	四四・四	六・七	一・三

工黨從劣勢轉佔上風的主要原因，是它執政以來所實施的一連串改革，如創設的「科技部」和「經濟事務部」的重要性及成效，已漸爲人民接受，它又扭轉逆境，平衡了收支赤字，將佔國民總收入百分之點五三的援外費減至百分之點三九，又將國會行政制度改革，使合乎現代科學管理的原則，並大力整頓官僚積習很重及行政效率很差的行政機構。但它近周來突然大獲民心的主要因素，是在凍結薪金上所作的讓步的結果，十六日「經濟學人」的社論說：「絕大多數的英國人還靠薪金過日子，在他們的粮袋裏加上兩三鎊，當會比美麗的諾言來得更受歡迎。」當然，普遍加薪會引來連鎖性的物價上漲而促成通貨膨脹，但很少受薪階級願意想得這麼長遠。威爾遜放棄將大選日期定在十月，就是恐怕屆時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現象而失人心。

現在英國輿論（包括傾向保守黨的）都看好工黨，向來宣揚社會主義最力的「新政治家」，甚且說如果工黨贏得六月大選，就意味着一九七五年它還有執政的機會，因爲屆時許多剛剛施行或行將通過的新法，如海港國有化、革新國民保健制度、革新於一九四四年通過的教育方案等，可望生效。



希斯求勝之道如何？

*每月評論

工黨的競選海報攻擊保守黨為失敗的老人

工黨執政近六年，當然犯下不少錯誤，這一點保守黨知道得最清楚，它的競爭廣告上，就將工黨弱點詳細臚列出來，如它攻擊工黨六四年競選時提出不加稅的口號，但執政以來一共增加了三十億鎊的稅收，競選時答應不加物價，但現在平均每一鎊物價，上漲了五先令五便士，至於失業人數的上升達三十年來最嚴重數字（英倫六十萬，蘇格蘭九萬），嚴格限制移民和沒有照顧持英國護照的非洲人等等，當然更在攻擊之列。

親保守黨的「旁觀者」雜誌，十六日的社論更舉出一些「國際比較數字」，圖貶低工黨政府的聲望，它說，自從六六年以來，英國的經濟情況並不理想，四年來物價上漲百分之二十三，其它諸國的上升百分比依次是法國二十，美國十八，西德十三點五；工業生產，同期英國成長率爲百分之二十三，但美國爲百分之二十五，共同市場更達百分之四十三。但問題是如果保守黨執政，這種情況是否會較好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爲誰都知道保守黨的經濟政策，比工黨的無論在觀點上或可行性上，都不如後者。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一看保守黨的情況，一般的批評是它完全缺乏年青的中層優秀分子，它現在的影子內閣的班底，和六四年大體還一樣，他們的高層幹部，多數在五一年至六四年政府中任過要職，現在都太老了，「新政治家」捉住這個大弱點，質問道：「即使保守黨有正確的方針，他們有沒有執行政策的幹部？」工黨當然不會放棄這一機會，它的競選海報（見附圖）的焦點亦集中於此。

一些比較「中和」的言論則說，保守黨的政綱和人選都沒有大問題，但它的領袖希斯太差勁了。希斯可能成爲一個幹練的公務員，但永遠無法成一精明的政治領袖，他缺乏政治家那種隨機應變的機智，他不知如何根據聽衆的反應而增刪他的演辭。

毫無疑問，在政治圈外的生活，希斯的興趣比威爾遜廣泛，他在鋼琴和航海等方面的造詣，使威爾遜的哥爾夫球藝黯然無光。但是，希斯的沒有妻室，予人以不負責之感，而談到國家大計，這些「高尚娛樂」起不了任何作用。

不知道是否因爲獨身所影響，希斯的個性多少顯得孤獨和高傲，他和他的影子內閣閣員間都沒有甚麼真正的友誼存在；他因鮑伊諾公開提倡遣送有色人種回國，一怒將他開除出影子內閣，這雖然做得對，但評論家却說他不够「陰柔」；喬治•勃朗和威爾遜公開反目，但他只失去公職仍保留副黨魁位置，使他不敢貿然對威爾遜作惡意攻擊，威爾遜的深謀持重，是希斯所缺少的。

依據保守黨在野數年來的主張，如果它一朝上台，它將會正式承認羅德西亞的合法地位，這無疑是公然助長種族歧視；它又會藉增加外匯之名，而將武器售賣給南非聯邦和希臘……但更令它失人心的，是它向來主張保持蘇彝士運河以東的武裝力量，這或許會給人一個英國仍是一流强國的錯覺，但英國人是不願平白無故而每年花掉三億鎊費用的。

雖然目前的形勢，於工黨十分有利，但正如賽馬和股市一樣，誰亦不敢下肯定性的結論。今年六月十八日，正是威靈頓公爵大敗拿破崙於滑鐵盧的一百五十五周年紀念日，威爾遜選定這個日子舉行大選，當然是含有深意的。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崙從伊爾巴（Elba）敗退，但仍擁有較精良的武器和兵力，遂遽然向駐防在比利時京畿地帶的英軍發動攻勢，結果反而給打個落花流水……威爾遜這次主動提前大選日期，會不會和拿破崙一樣弄巧反拙？

冷而暗的強國

• 夏炎 •

四月間日本「每日新聞」社，就中國問題舉行了一次民意調查。被調查者包括各階層、各地方及各年齡（由二十歲到六十歲）的人，提出了二十二組問題，方法頗爲完善，問題內容既有意義、又有趣味。值得中國人參攷。

在這裏僅將其重要的調查結果，作一簡單的介紹。

問及日本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的影响。認爲受到非常重大影响者佔百分三十二，受到某種程度影响者佔百分之四十七，認爲沒有受到太大影响者佔百分之一。這個答案是合理的，表示大多數日本人，仍知道中日兩國在文化上的血緣。

問及東方人對日本人及中國人的觀感。百分之六十一竟認爲對日本人觀感好過對中國人的觀感，這項答案使人感到有些惶惑，難道說東方民族對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時期的兇暴侵畧都已忘記？還是中共的囂張好戰宣傳，已取代了對日本人的厭憎？

問及中國人愛好和平、科學進步，答案都相當的使人悲哀，僅有百分之八作積極的肯定。百分之四十的意見，作某種程度的肯定。這顯然是受了中共表現的影响，因爲大多數日本人，一提到中國人就想到中共的緣故。

問及當你提到中國時，首先在心中浮現的是哪個中國呢，答案爲中共者佔百分之五十九，台灣的中華民國者佔百分之二十，大陸與台灣雙方者佔百分之十六。日本雖然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與中共無外交關係，日本人心中却多以中共爲中國，這種現象不單是日本如此，全世界也恐怕是如此。

問及對中共的觀感，分爲五點：①感到光明還是黑暗？感到光明者僅百分之二十八，感到黑暗者百分之六十四。②感到是强是弱？認爲强者佔百分之六十九，認爲弱者佔百分之二十二。③感到温暖還是冰冷？認爲温暖者佔百分之二十五，冰冷者佔百分之六十二。④感到年輕還是老大？感到年輕者佔百分之四十五，感到老大者佔百分之四十四。二者比數極爲接近。⑤感到尖銳還是遲鈍？感到尖銳者佔百分之五十四，遲鈍者佔百分之三十三。總括起來對中共的印象，是一冷且暗的，尖銳的强國。

問及如去國外旅行，最想去哪一國家？願去歐洲各國者最多佔百分之四十六，美國其次佔百分之二十五，東南亞國家第三佔百分之十四，願往中國大陸者僅佔百分之五，蘇聯佔百分之四。中共和蘇聯爲日本人所冷淡的程度如此接近，亦耐人尋味。

問及中共治下的人民，生活感到滿足的人是多還是少？認爲大部分人感到滿足者僅百分之十五，認爲半數感到滿足者佔百分之四十九，僅少數人感到滿足者佔百分之二十八。

問及對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的態度。認爲須即速建交者百分之十六，盡早建交者百分之四十七，逐漸走向正常外交關係者百分之二十三，不建交也可以者百分之四。日本人多數不喜歡中共，可是多數都感到有建交的必要。這恐怕在世界多數國家也都如此。

問及爲什麼要與中共建交。有百分之五十的回答理由是因爲同文同種的隣國，百分之四十七的回答理由是中國大陸爲巨大的貿易市場。

問及爲什麼暫可不建交。答因反對共產主義者佔百分之六十七，答因欲和美國保持友善者佔百分之十八，因欲和中華民國保持友好關係者僅佔百分之六。

問及對中共入聯合國之態度。贊成者百分之七十五，反對者百分之十一。

問及對中共核子武裝的觀感。感到非常可怕者百分之四十六，少感可怕者百分之三十二，不太可怕者百分之十四。這一項民意反映甚爲重要。因爲日本政府爲了對抗中共核子威脅，迄未放棄發展核武器的企圖。對於防止核子擴散條約，日本拖延到今年初才簽字，但是議會仍遲遲未完成批准手續。如鑒於民意趨向情勢危急，很可能開始造核武器。

問及哪一亞洲國家的政治最進步，主張日本者佔百分之七十五，主張中共者僅百分之十三。這表示多數日本人對他們議會制度已具堅强信心。問及經濟及文化的進步，主張日本，輕視中共的差數則更爲巨大，前者爲八十一與九之比，後者爲八十一與七之比。在軍事方面主張中共者高達百分之六十六，主張日本者僅百分之二十。

※每月評論

總結以上的日本民意調查，可以得到下列幾點印象。

1、日本人在種族上和文化上，對中國仍具有深厚的親和感。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國、日本、韓國、越南這四個民族，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撫育之下長大的，這四個民族都曾敬仰孔子，都用筷子吃飯，都曾用漢字(韓越已不用)，在血統上都有混合的源流，是名符其實的兄弟民族。其親和的程度，可比英國與澳洲及加拿大。可是百年來由於中國的積弱，日本的雄强與侵畧，造成嚴酷的對立，這是不幸的、也是不自然的事情。二次大戰後，本是和好重聚的良機，由於中共政權之出現而歸於幻滅。目前這四個民族，中、越、韓都在分裂狀態，越南仍受戰火的煎熬，唯有日本在民主政治下，人民自由、經濟繁榮。

2、多數日本人對中共的印象，仍是這樣惡劣。看樣子，除非中共政權放棄死硬教條，消除暴戾之氣，中日兩民族的隔膜纔能够打破。這種隔膜如長期發展下去，使種族文化的親和感日益削弱，仇視對立日益增加，實是可悲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人雖受二次大戰的殘酷打擊，但是軍國主義的根鬚仍未絕滅，目前的保守黨政府，雖尚無走向軍國主義的跡向，但是以經濟力量爲後盾的强權主義，已表現得神氣十足。這也絕不是好現象。

3、日本多數人民，反共傾向仍相當堅烈，這是日本左派政黨衰落，保守黨政府歷久不替的根本原因。這一基本形勢今後似仍將持續相當時期。最近社會黨改變路綫，放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主張，放棄向中共一邊倒的政策，實乃日本政治的重大時機。社會黨必須遵循議會軌道，與保守黨交替執政，日本的民主政治才能鞏固，軍國主義才沒有機會復起。

4、多數日本人雖然反共，但是都對反共的台北冷淡。這是國民黨政府二十一年來，迄不能改變大陸現狀，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到目前爲止，國民黨似已沒有改變大陸局勢的機會了。最顯著而重大的一個原因，是中共很快就有中程核子飛彈。以往在一九六七年鳴放運動，一九六〇年大躍進崩潰，或三年前的文革高潮時期，台北能革除弊端、樹立風聲，反攻大陸，只要在大陸站住立脚點，必可獲得有關國家的大力援助，但是現在就絕無可能了，因爲無人會冒核子戰爭的危險，援助國民黨反攻大陸。從這而論，今後台灣將止於台灣，改變大陸形勢的機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5、日本人嚮往歐洲遠過於美國，這一點表現了高度的知識水準。因爲歐洲是西方文化的搖籃，美國只是一工業文明的暴發戶。在歐洲人們可以呼吸到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流風餘韻，多元多樣的民族傳統，獨創文化。在美國則只能見到拜金主義的庸俗，高度工業社會的緊張，機械法則統治人類生活的苦悶，黑與白的悲劇。從許多記載看來，美國真正可愛之處在鄉村，在那裏有豐足的生活，虔誠的信仰與自由的花草。

有一點使中國人感到難堪，那就是把中國大陸和蘇聯都看成最不受人歡迎的地方。中國的山河文物實在優美，所以被人如此看待，只因爲無所不在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廣州的彫像及宣傳招貼

中共衛星昇空有感

譚宗明

中共衛星昇空，有一家外國通訊社報導某地華人把該處所有的鷄都買光，大事慶祝，這個花邊新聞代表了一般海外華人對衛星昇空的反應，都是喜悅和欣歡。雖然香港及海外有些報紙社論，强調說中共衛星昇空，有了强力火箭，對外的威脅因之大增，甚至說威脅美國和蘇聯。又說殘民以逞，不顧人民生活。或說毫不值得驚奇，太空成就遠遠落在美蘇之後云云。

說到對外國的威脅，這種評論站在國際政治的立場看，倒不見得公正。在中、美、蘇三角對抗的局勢中，美國和蘇聯都有許多飛彈基地，在國內和國外對準中共，隨時可置中共於死地，中共多年來都在强大的核子武器威脅之下，所以即使有威脅，也是美蘇先威脅中共。儘管我們不贊成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壓制手段，但因此就說中共衛星昇空是威脅美蘇，在道理上和常識上都說不過去。

美國和蘇聯，又有許多飛機和潛艇，携帶着核子武器，在外洋及各國港口，經常巡邏，甚至曾發生過在別人土地上掉了核子彈的事件，這種威脅也是很可怕的，中共目前還未到此地步，等中共也有了海外核子基地和飛彈潛艇到處横行的時候，這種評論才算是有據可稽。

中共治下的人民生活水準，當然不算好，大事從事軍備競賽，對人民生活有害無益。但是這不單是中共的情形如此，美蘇都遭遇到同樣的難題。最近蘇聯的經濟情況，恐怕比中共還壞，美國納稅人也一再反對軍備競賽，經濟陷入重大危機。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軍備競賽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極大的負累。這樣下去的結果，也增加了核子大戰的危機。但是美蘇獨霸核子武器，當初戴高樂便不能答應，日本亦不大願意由美國的核傘來保護，澳洲也拒絕與美國簽訂核傘防衛的協約，要保留自己製造的權利，在「反共陣營」尚且如此，又何況中共呢？所以說到裁軍問題，歸根結底，應該各國自動約束，一致裁軍，不能只對一個國家發展飛彈與火箭加以責備。

中共發射衛星，當然加强了它政治上的地位，特別是對亞非拉國家，儼然成爲美蘇以外的第三勢力。也因爲從「落後國」而能躋身於科技先進國的行列，對它們有某種刺激的作用。中共在大空科技上雖仍遠落於美蘇之後，但所造成的印象恐怕非常深刻。歐美國家發展科學有幾百年歷史，中共能於短短二十年獨力放射衛星昇空，無論如何是了不起的成就。

有了强力火箭，在對抗蘇聯方面，衛星昇空顯示了中共目前的核子飛彈已能將蘇聯全境劃入射程之內。蘇聯過去曾有摧毀中共核子基地的企圖，假定蘇聯過去有此一着，中國人無論左右，都不應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中國大地染上了核子塵，千百年後，草木不生，子孫後代殘廢畸型。（有中國人也向美國作過這樣的建議，簡直是喪心病狂。）現在蘇聯這一企圖已經絕無可能，它會面對報復的危機。目前中共的核子飛彈數量當然大大落於蘇聯之後，但核子戰與一般戰爭不同，無論貯量多少，大概都有反打的機會。因爲核子基地多半隱藏在深山之中，不容易偵察得到，即使偵察到也不能摧毀它，地面的一切都給炸毀了，深山裏的核子飛彈還是有反擊的力量。中共的核子基地也一定作這樣的設置。蘇聯發動核子戰爭之前便不得不深加考慮了。

但是我們覺得這項成就，却不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現在中共的當權派，把一切都歸功於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長江大橋的造成是如此，萬噸大輪是如此，衛星昇空也是如此……好像一切都會在短短數年之間產生奇蹟似的。其實這些工作的進行，一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開始，可能在劉少奇統治時代就定下了規劃和進行工作了。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切學校教育都幾乎停頓了。對於科技以外的學術、文化、藝術人員，悉數加以鬥爭。直至現在，除了毛澤東的著作以外，沒有甚麼書籍出版。我們很懷疑這樣子下去的結果，對於全國全面的科技教育的提高，是否會有嚴重的損害。而且，除了科技發展以外，一個國家應有其他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只强調軍事和科學技術，那是斯巴特式的建國路綫，在長遠的歷史來看，是很大的缺憾。

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

·宋淇

（一）

賈寶玉非但是「情榜」中人物，而且是「諸艷之冠」。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可將多條脂評拚湊起來方可達到這樣一個結論。以下是脂評中有關各條：

（一）第八回

寶玉擲杯一段

（甲戌眉批）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痴情去體貼。今加大醉二字於石兄，是因問包子問茶順手擲杯，閒茜雪撞李嬤，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①

按：警幻情講中之講可能係誤抄，「講」似應作「榜」。

（二）第十七、十八回

開始總批

（庚辰）寶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己卯同。有正「貫」作「冠」②

（三）第十七、十八回

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

（庚辰眉批）樹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③

（四）第十九回

寶玉說：「……到生在這裏。」

（庚辰）……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④

（五）第二十二回

寶玉悟禪機一段

（庚辰眉批）……以之上承果位，以後無書可作矣，却又輕輕用黛玉一問機鋒，又續偈言二句，並用寶釵講五祖六祖問答二寶偈子，使寶玉無言可答，仍將一大善知識，始終跌（跳？）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回書，真有機心游龍不則（測）之勢，安得不叫絕。且歷來小說中萬寫不到者。己卯冬夜。⑤

（六）第二十三回

寶玉……「恐怕腳步踐踏了。」（落花）

（庚辰）情不情。⑥

（七）第二十五回

「二則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

（庚辰）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兄）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⑦

（八）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

（甲戌）不見寶玉，阿顰斷無此一段閑言，總在欲言不言難禁之意，了却「情情」之正文也。⑧

（九）第二十八回

「（黛玉）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

（庚辰夾批）情情。　不忍也。

（甲戌眉批）情情。　不忍道出「的」字來。⑨

（十）第二十八回

「（黛玉）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

（庚辰夾批）情情衷腸。

（甲戌）情情衷腸，本來面目也。⑩

（十一）第三十一回

開始總批

（庚辰）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一笑，所謂「情不情」。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感，故顰兒謂「情情」。⑪

以上脂評十一段，一段說末回情榜，一段說明「寶玉為諸艷之冠」，一段說明寶玉「跌」不出警幻情榜，二段說明情榜評寶玉為「情不情」，評黛玉為「情情」，三段說明寶玉「情不情」，三段說明黛玉「情情」。自來研究紅樓夢諸家對這問題未加以正面或澈底的探討，所以沒有達到具體的結論。

俞平伯是第一個注意到這問題的人。在他的「後三十回的紅樓夢」一文中，他曾指出：

「末回情榜備載正副十二釵名字共六十人，却以寶玉領首。每個名字下大約均有考語，現在只寶玉黛玉底評語可知。……有人說，「壬午季春雪芹尚生存，他所擬的末回有警幻的情榜。這個結局大似水滸傳的石碣，又似儒林外史的幽榜。這回迷失了，似乎於原書價值無大損失。」（跋脂庚本）我底意見和他不很相同，如此固落套，不如此亦結束不住這部大書；所以這回底迷失，依然是個大損失呵。」

（三十三回）忽聽了環來說：「老太太來了——」

「情榜六十名都是女子，却以寶玉領頭，似乎也很奇怪，第十七回起首戚本總評，「寶玉為諸艷之冠」是也。（脂庚本作貫。）而且各人都有評語。現在謄得寶黛底兩個了。觀下引文，知寶玉列名情榜為無可疑者。（下引脂評兩段，即前文所引第（四）及第（十一）兩段。）別處還偶然說到今不具引，最重要的只這兩條。情榜評得真很特別，自非作者不能為也。」⑫

周汝昌在他的「紅樓夢新證」中只提到：「寶玉雖然懸崖撒手，到底『跳不出情榜』去。」⑬對「寶玉為諸艷之冠」一點，並沒有提起。

其後，吳世昌在他的英文本「紅樓夢探原」中駁斥了俞平伯的說法。他同意寶玉是情榜中人物，放在正、副、又、三、四冊之首，可是他認為「寶玉係諸艷之冠」，是俞平伯據「有正」本校正「庚辰」本，不能成立，仍應照「庚辰」本作「寶玉係諸艷之貫」。根據吳世昌的說法，這裏應解釋為：「寶玉為貫串諸艷之主綫。」⑭

這個說法在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成立，因為寶玉明明是男人，怎麼能把他放在諸艷之冠？況且寶玉對諸艷的確盡了貫串的作用。可是脂評中另有兩條，可以提出：

第三回

「黛玉說癩頭和尚」一段

（甲戌）甄英蓮乃付（副）十二釵之首，却明寫癩僧一點。今黛玉為正十二釵之貫（冠），反用暗筆。……⑮

這裏，「黛玉為正十二釵之貫」也用「貫」字，難道我們可以就此說：「黛玉為「貫串正十二釵之主綫」嗎？

第十九回

「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

（庚辰）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⑯

這裏，襲人「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可以採取這樣說法，林黛玉也可以採取這樣說法，為甚麼寶玉偏偏要例外？何況紅樓夢抄本不論正文或脂評，其中

音訛之處甚多，貫與冠只是一例而已，不必特地杜撰一種自圓其說的理論。

趙岡在他的「紅樓夢考證拾遺」一書中，却接觸到這一要點：

「在第十七回的回首總批中，脂硯寫道：

「寶玉係諸艷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

而且更進一步引證第四十三回的一條脂批：

「……且襯出寶玉直似一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將寶玉當作一個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

我們知道十二釵之冠是釵黛。在第五回警幻的十二釵正冊的第一幅圖和冊文就是描寫黛釵兩人。脂硯不但把寶玉算成諸釵之一，而且尚在釵黛之上，位於十二釵之冠。……」⑰

趙岡接納俞平伯的讀法，而且提出脂硯把寶玉看成諸釵之一，可以說更深入了一層，可惜並沒有透澈發揮，而諸家對「寶玉爲諸艷之冠」這一點的議論，也可以說到此爲止。

其實，從以上所引十一段脂評，我們不難達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寶玉爲情榜中人物；

（二）寶玉爲諸艷之冠；

（三）情榜對寶玉的評語爲「情不情」，與黛玉的評語：「情情」相提並論。

黛玉既爲正十二釵之冠，如果寶玉和黛玉相提並論，而且屬於同一句評語，那麼寶玉的地位只有在黛玉之上。何況評語先提寶玉，然後再提黛玉。唯有承認寶玉爲諸艷之冠，才能說得通，因爲只有「諸艷之冠」才能放在「正十二釵之冠」上面，否則二人是無從放在一起的。

脂評雖然提供的資料不多，可是從這十一段中，我們已可獲得一個明確的觀念。現在我們應該從原作中去尋找其他證據來說明並補充以上的說法。

（二）

紅樓夢原作中有四段文字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段見第十五回，寧府去送秦可卿的殯：

「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唯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厮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人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⑱

脂硯齋在鳳姐說：「女孩兒一樣人品」後，有這樣一段評註：

（庚辰）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阿鳳真好才情。⑲

脂硯非但讀得細心，而且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他對作者、原作以及男女主角的心理的確有深刻的了解。

第二段見第三十九回，劉姥姥二入榮國府，平兒陪着她去見賈母：

「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⑳

這一段本身很平常，只有心細如髮的脂硯才會在字裏行間尋找出特別意義來，所以在這一句下有這麼一段評語：

（庚辰）妙極，連寶玉一併算入姊妹隊中了。㉑

原作這一句話很容易漏過，而且讀者很可能認爲是作者的簡筆，省畧了「寶玉和」諸姊妹中的首三字，偏偏脂硯一絲不漏，加以指出。

第三段見第四十三回，寶玉私自帶茗烟出門到水仙菴去上香：

「……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道：「一概不用。」便命茗烟捧着爐，出至後院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來。茗烟道：「那井台上兒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台上，將爐放下，茗烟站過一邊。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茗烟答應着，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茗烟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禮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茗烟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㉒

這一段寫得很妙，寶玉踢茗烟，並不是嫌茗烟說得荒唐，而是怕別人聽見笑話，可見寶玉願做女孩子這種想法連茗烟都知道很清楚。對這一段文字，脂硯非

但加以注意，而且還加以發揮，在「說畢，又磕幾個頭，纔爬起來」之後有這樣一段評註：

（庚辰）忽插入茗烟一篇流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試思寶玉之人，豈不應有一極伶俐乖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炷，則不語，紅娘則待（代）祝數語，直將雙文心事道破。此處若寫寶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誣（啞）謎如何散場。故寫茗烟一戲，直戲入寶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茗烟素日之乖覺可人，且襯出寶玉直似一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將寶玉當作一個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茗烟則極乖覺可人之丫環也。㉓

脂評這一段並沒有加重茗烟禱祝願寶玉來生變爲女孩子這一點，而注意到整段所創造的氣氛：非常逼近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紅娘代祝那一段，同時再進一步指出寶玉的神態：「直似一守禮待嫁的女兒一樣。」脂硯對原作深切的體會非任何普通讀者所能及，由此可得一證明。原作及脂評二者應合在一起看才能曲盡其妙。

第四段見第七十八回，王夫人見賈母情緒很好，就順便將晴雯生病搬了出去，預備將襲人放在寶玉房裏，但暫不明說的計劃告訴給賈母聽：

「賈母聽了，笑道：「……我深知寶玉將來也是個不聽妻妾勸的。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却是難得。我爲此也耽心。每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爲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大家笑了。」㉔

到現在爲止，這一段一直沒有人注意，主要原因是程高本已將這一段全部刪除，普通坊間的印本都缺這一段，唯有抄本系統（脂庚、有正，和全抄本）才加以保留，尤其全抄本，非但保留了正文，而且在上下用墨筆加以勾去，痕跡宛然。脂硯對這一段沒有評，可能因爲我們現在所保有的脂評自第二十九回起，數量大爲減少，有評而抄書者沒有抄錄也未可知。事實上，這一段文字極其淺顯，無須脂評加以說明。

從以上所引四段，我們可以看出原作的企圖：寶玉在心理上恨不得身爲女孩子，而鳳姐、茗烟、賈母都知道他這種看法，鳳姐和茗烟甚至當他面這樣說他，寶玉也不以爲意。

可惜的是後四十回，我們只知道：末回有情榜；寶玉爲諸艷之冠；情榜對寶玉的評語爲：情不情。除此以外，可以說一無所知。照紅樓夢的寫作方法，前八十回既已有了這麼許多伏綫，後四十回一定會有發展和交待。這裏我們不便多作猜測，只好表示遺憾了。

……了前揭上得只，住不捺按是仍，一了歇又（回七十九）

（二）

既然有人目寶玉爲女孩子，而寶玉也不以爲忤，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個問題，就是：在和其他男人的往來上，寶玉採取的是甚麼立場？在和他們交往時，寶玉喜歡以女性自居，還是以男性自居？寶玉是不是有同性戀的傾向？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紅樓夢寫作的技巧和出發點，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如明鏡高懸，人性中的善與惡都逃不過他的反照，而且永遠直言談相，從不將人

性中醜惡的一面加以掩飾或隱藏。我們不必說紅樓夢是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的小說，因爲紅樓夢並不是西洋文學的現成範疇所能容納。在這一點上，曹雪芹倒是和希臘史詩作者：荷馬相接近。小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經指出：荷馬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他有勇氣將事物的整個真相（the whole truth）全盤托出。關於「男色」這一點，紅樓夢中從不加以諱言。以下三段就是很好的說明：

（一）第九回

「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㉕

（二）第四十七回

「……因其中有柳香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作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㉖

發展下去，薛蟠因而挨了柳湘蓮一陣痛打。

（三）第七十五回

「……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這裏，故尤氏方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歲孌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妝玉琢的。……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優舅。」㉗

如果寶玉有這方面的傾向，紅樓夢不會避而不寫。

在讀紅樓夢時，我們進一步發現，和寶玉比較接近的男人，有下列三人。第一是秦鐘。寶玉第一次見到秦鐘是在賈蓉那裏：

「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强，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畧瘦些，眉清目秀，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那寶玉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有所失。」

在秦鐘眼中，寶玉則是：

「……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

結果：

「……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㉘

二人同入家塾讀書之後，引起了不少謠諑，因爲「二人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二人又是如此之「親厚，也怨不得那些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可是秦鐘在書塾中却勾搭了薛蟠的相好之一：香憐，因此引出了一場「大鬧學堂」的風波，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男孩子的表現。後來在饅頭菴中又和智能發生了苟且，更證實了這一點。二人中間的關係唯一可疑的是在寶玉捉到秦鐘與智能在一起之後，寶玉向秦鐘說：「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後來原作是這樣結束的：

「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面，秦鐘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帳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㉙

二人是否有超乎常軌的關係，我們只好套用原作：「此係疑案，不敢纂創。」

寶玉的第二個知已是蔣玉菡。當時大家對男優的看法總是把他們視爲相公。寶玉和蔣玉菡二人的關係明寫僅二十八回中一段，二人在馮紫英家宴會中相遇，蔣玉菡在行酒令時偶然引了一句：花氣襲人知晝暖，令薛蟠喧嚷起來，後來：

「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㉚

然後寶玉發現蔣玉菡原來就是聞名已久的琪官，並就此交換扇墜和汗巾，終於給薛蟠拿住。以後要到三十三回，我們知道寶玉爲了忠順親王府向賈政索取蔣玉菡而挨打，寶玉知道蔣玉菡在東郊紫檀堡置有田地房舍，這是暗寫，但二人一向有往來是無可置疑的，連薛蟠在寶釵面前都一口咬定二人間有私情。可是這方面的證據並不充份，況且我們知道無論在現存的後四十回中，或是在脂評中所透露關於原作的結局中，蔣玉菡和襲人是結爲夫婦的。當然二者的處理方法以及二人和寶玉的關係大不相同，至少蔣玉菡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則不成問題。

寶玉第三個知已是柳湘蓮。二人第一次見面是在賴尚榮家中，見四十七回。這是明寫，實際上，二人相識已久，並且同是秦鐘的好友，因爲後來在小書房中談起秦鐘的墳來。柳湘蓮的人在薛蟠眼中看來：

「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致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誤認作優伶一類。」

他和寶玉的關係則有一點比較特殊：

「寶玉想了一想道：『既是這樣，倒是廻避他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走了。』說着，便滴下淚來。」㉛

我們知道柳湘蓮爲了薛蟠誤認他爲相公一流人物而調戲他，因此拿薛蟠痛打一頓，後來又和尤三姐訂婚，可見他是個正常的男子漢，相形之下，寶玉聽說他要走就掉淚，未免太女性化了一點。可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微妙的對比，更談不上甚麼具體的證據了。

從紅樓夢中，我們可以看出寶玉三個男性知己都是女性氣味極重的人，一方面面貌姣好，一方面秉性溫柔，不論待人接物都是體貼異常，寶玉一向認爲：「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所以和他們一見就意氣相投，唯一的解釋當然是「物以類聚」了。同時，寶玉在潛意識中以女子自居，同時也目此三人爲女子，所以寶玉和他們在一起時，非常之自然，完全是一種同性間相處的關係，絲毫沒有使寶玉覺得他們是男、寶玉是女；或他們是女、寶玉是男。這一點作者當然沒有明白道出，也不必明白道出。不過如果我們試用這種新觀點去分析寶玉和他的男性知己的關係，或許會有一種新的體會和了解也未可知。（未完。）

①凡本文所引脂評均根據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六〇年新一版。這是根據上海文藝聯合版的初版重新修訂而成，本身問題很多。（詳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所出之「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五及第六輯，陳慶浩：「紅樓夢脂評之研究」一文。）但到目前爲止，還是最方便的資料，故本文仍以本書爲據。本條見俞輯「脂評」第一三五頁。

②見俞輯「脂評」第二〇八頁。

③見俞輯「脂評」第二二八頁。

④見俞輯「脂評」第二五六頁。

⑤見俞輯「脂評」第三一七頁。

⑥見俞輯「脂評」第三二五頁。

⑦見俞輯「脂評」第三四四頁。

⑧見俞輯「脂評」第三八五頁。

⑨見俞輯「脂評」第三九〇頁。

⑩見俞輯「脂評」第三九二頁。

⑪見俞輯「脂評」第四〇五頁。

⑫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第三版。）內之「後三十回的紅樓夢」一文，第二二一頁及第二二四頁。

⑬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第三版。）第六〇三頁。

⑭Wu Shih-Ch'ang："On the Red Chamber Dre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56

⑮見俞輯「脂評」第四十三頁。

⑯見俞輯「脂評」第二六〇頁。

⑰見趙岡：「紅樓夢考證拾遺」，（一九六三年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頁及第三十三頁。

⑱凡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根據俞平伯校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本段見第一四三頁。

⑲見俞輯「脂評」第一七九頁。

⑳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四一四頁。

㉑見俞輯「脂評」第四二七頁。

㉒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四六二至三頁。

㉓見俞輯「脂評」第四三八頁。

㉔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八八六頁。

㉕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九十六頁。

㉖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五〇四頁。

㉗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八四八頁。

㉘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七十七頁。

㉙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一四八頁。

㉚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二九七頁。

㉛見俞訂「紅樓夢校本」第五〇四至第五〇五頁。

張正平著　大學生活社出版

香港學生運動

目錄：

一、從學潮到大學問題的總檢討
二、全港專上學生團體組織法的商榷
三、專上學生組織的經濟背境
四、評介專上學生組織的活動
五、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
六、泛論香港專上的福利問題
七、全港專上學生研討會的歷史評價
八、再論香港學生運動的正確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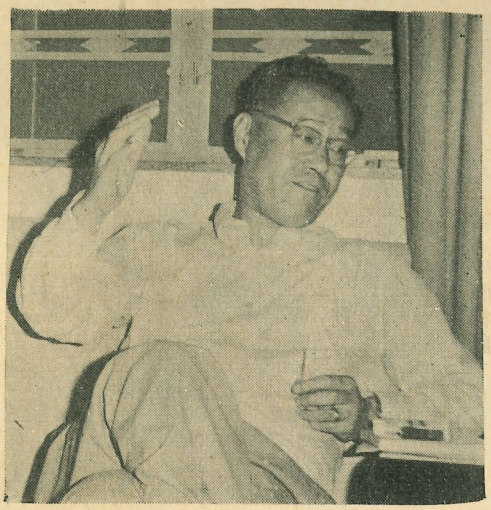
總經銷：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九龍花園街七十三號地下

五四文學與台灣當代文學

——夏志清先生訪問記

主催：明報月刊
訪問：戴天
記錄：陸離
列席：劉紹銘　胡菊人

夏志清先生係美國耶魯大學英語系博士，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中國文學教授。夏先生著作極多，作品散見於外國著名學術雜誌。他所著「中國古典小說」「現代中國小說史」名重於中外學術界，對中國古今小說的評介另開創一新局面。本刊趁夏先生伉儷訪港之便，請他談談對當前台灣文學的觀感。



「五四的時候，一方面是文學，一方面是政治，現在台灣比較純粹只是文學」。

戴天：今天晚上，我們準備用一個大題目來訪問你，就是，「五四的文學與當代的台灣文學」，請夏先生大致發表一下你對這方面的意見。

夏志清：前者已經忘了，後者還不曾唸，你叫我從何說起呢？（衆笑。）

戴天：是這樣的，夏先生，我們看過你寫的一本書，「現代中國小說史」，一直寫到一九五七，以後的就沒有再寫下去。而台灣、美國的中國學人，亦甚少批評一九五七之後這一段時期。所以我們很希望夏先生能够在今天晚上談一下一九五七到一九七〇之間，這一段時期的台灣文學，用一個比較批評的方法，就是用五四文學（包括三十年代的文學在內）來做標準，比較一下現在的台灣文學。

夏志清：大體上說，當代的台灣文學，應該比五四時代的文學進步了，特別是寫作技巧這一方面。這當然是指最有成就的台灣作家而言。但兩者比較，最大的不同，我想還是在於，五四的時候，一方面是文學，一方面是政治，而現在台灣則比較純粹只是文學，也可以說是 more dedicated to literature（熱心於文學）。五四時代的文學，却多用來傳播政治思想。

戴天：是的，我們看過夏先生一篇文章，好像也是在「明報月刊」發表，提及五四文學的時候，就說，它們大致上都有一個主題，也就是憂時傷國。從這一點去比較，今天台灣的情形，也應該算是多難之秋啦，那麽，台灣的作家，是否也有必要對國是多發表一下意見呢？

夏志清：你是說那篇叫做 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文章？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要表明，五四以後到中共統治大陸之前這一段時期的文學，與傳統中國文學有什麽不同，以至毛澤東佔據大陸之後，在老毛統治下的文學，又有什麽不同。我想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過去中國古代，一向都是文人第一，這是事實，至於是好是壞，那當然很難說，我們今天晚上也不好花時間討論這一點。總之，古代的文人，也許由於尚未有外洋衝擊的關係，好像大部份都是不大關心現實政治的，頂多是講講皇帝啦，民間疾苦啦之類。五四以後到大陸淪陷這一段時期，文人才開始大量關心中國的前途問題，雖然那個時代的文人，由於大部份都分心於政治，不論他們創作多勤，他們真正的文學修養，其實都很差。至於中共統治大陸以後一切文學均以國家爲前提，這

更不用說了。而台灣的文人呢，也不好說是不踏實，但他們好像的確不很在乎大陸的情形，也沒有要罵就罵，要批評就批評的表現，好像，他們總避免接觸到大問題。台灣的年輕人，不管寫詩的也好，寫小說的也好，似乎一心一意都放在純文學之上，在文學的領域裏，more concerned with what's going on（對文學潮流似乎很關心），而沒有顧及其他。

戴天（右）清志夏（左）

戴天：是的，夏先生那篇文章亦好像有提到，五四時代雖然有感時傷國的愛國精神，但是以文學論文學，他們却沒有接上西方文學的主流，而台灣現代文人的唯一目的，則似乎旨在接上這主流？

夏志清：也無所謂接不接啦。當然，肯多研讀二十世紀早期西方文學的大師，總是好現象，自己眼界開了，創作時總想避免淺薄和俗套。相反的，當代美國年青作家，尤其是「新左派」的，他們故意要拋棄廿世紀的「現代傳統」，自己思想非常霸道，文字也不考究，和台灣那些受過「現代傳統」薰陶的作家比起來，實在要粗糙得多。

戴天：台灣既然有一部分作家想接上廿世紀現代文學的主流，何以他們對五四文學好像不感興趣？五四時代憂時傷國的精神，何以到了台灣，竟就斷了呢？夏濟安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的附錄裏也曾提過，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爲台灣的年輕人，由於某種原因，看不到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因此跟不上，那麼除了這個原因，還有別的原因嗎？

夏志清：我想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事實，五四以後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寫於租界地區，在外洋的保護下，所以能够憂時傷國。當時在大陸內地軍閥統治之下的地區，反而就沒有真正的五四作品，那個時代的作家，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區，他們有講話的自由，亦覺得國家可救。事實上從某個角度去看，他們其實都是exiles（流亡者）。當然這一方面也是自覺不自覺的問題。總之，現在大陸由中共統治了，台灣的年輕人就也許覺得，有些大問題，不論也罷。另一方面，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存在主義對台灣青年的影響。事實上，存在主義這些年來在台灣年輕人一輩之中也的確十分流行。

戴天：爲什麼呢？爲什麼存在主義對台灣青年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夏志清：一方面，是過去三十年代一向以國家民族爲大前提的這種精神，在今天台灣，已不復存在，大陸易手就易手了，不在乎，乾脆不談這些。其次，是你們這一輩的青年，讀西方文學剛好讀到的就是存在主義大盛這個時期的西方文學，自難免受到影響。還有第三，是全世界趨勢都如此，年輕一輩覺得人生無意義，世界荒謬，一切虛無，只有個人（individual）最重要，都喜歡說，What I feel is most real，most important（我的感覺是最真實最重要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目前流行全世界的感受，就是什麼isolation（孤獨）之類。台灣青年處身在這個潮流裏，自難「免俗」。所以說，五四時代的文學，是以國家民族爲大前提，文學兼及政治。事實上當我們提及「五四」的時候，本來也是分開兩樣東西來講的，其一是「五四」的政治運動，就是青年學生示威抗議曹章陸的事件，其二，才是後來的文學發展。在那個時代，大家都認爲，文學是可以用來救國的，國家也需要文學來喚醒青年一代。大陸易手以後，老毛以及他的手下，就更有一個更大的幻想，以爲文學必須爲政治服務。但是台灣現在的文學，包括「現代文學」「純文學」，以至香港的文學，却不大談到政治，大概要談亦無從談起。台灣與香港的青年，似乎都把精力全放在純文學或者別的純藝術之上，至於「憂時傷國」（Obsession with China），則用另外的方式來表示，譬如老一輩的就講講舊詩詞啦，寫字啦，而學院派年輕的如白先勇他們，就——

戴天：懷舊？

夏志清：懷舊。抱着一種弔悼舊中國的光榮已消逝的心理去懷舊。事實上白先勇離開大陸時，年紀還輕，但他是聰明人，不可能不注意到當時大陸社會一些醜惡和不公平的現象。他懷念祖國，因爲他已聞不到大陸土地的氣息。他所寫的許多「台北人」，其實都是「大陸人」。應該可以說，他對

祖國，仍抱有相當深度的obsession（懷戀）。

戴天：台灣的文學，除了學院派，還有所謂「戰鬥文學」，學院派他們沒有接觸到的問題，「戰鬥文學」似乎或多或少都接觸到一些，你覺得，一九五四年以後，他們這種「戰鬥文學」，成就怎麼樣？

夏志清：我沒看過，不好批評啦。

戴天：那就不要講成就，只講「戰鬥文學」這一類作品，在文學上地位如何？

夏志清：我想「戰鬥文學」，凡是真正參加過戰爭，有真正的感受的人都可以試寫。戰爭表現在文學裏，當然有極感人的一面，甚至另有一種悲壯的文學上的美。但我想題材應該不是最重要的，決定一部作品成功不成功，應該是它的how，而不是它的what，也就是它的寫法，它的表現。有才能的人就寫得好，沒有才能的人就寫不好。不過，依我過去看抗戰時期這類小說的經驗，我們中國人似乎總喜歡把忠奸分得太清楚，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最後英雄出來，漢奸正法，千篇一律。這種好與壞分得太清楚的寫法，在文學創作上，就不大好。

戴天：台灣另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軍中作家特多。詩人瘂弦，小說家譬如有司馬中原。他們的成就也很大。夏先生可不可以講講，何以台灣軍人作家特別多呢？好像世界上別的國家都沒有台灣這樣多，爲什麼呢？

夏志清：美國好像也有吧？第二次大戰後，美國最受人注意的幾部小說，都是退伍軍人寫的。

戴天：有是有，但總不像台灣這麼普遍啦。

夏志清：我看他們的作品，看得不多。劉紹銘最近準備寫一本書，研究台灣的現代文學，這是很好的事情，不如待我看了劉紹銘這本書，再說吧（衆笑）。事實是這樣，我在美國教書，時間有限，每寫一篇文章，就得看好多參考書，所以很多應該看的新書，都不够時間看。反而是，五四以後三十年代的作品，過去倒看了很多，可以說把重要的作家都看了。這是很有趣的事情，五四作家，我一個也不認識，但重要的都看了，現代的台灣作家，我認識一小半，看的却不多（衆笑）。不過，我看學院派與軍人作家似乎他們自己也并沒有把界綫劃分清楚的，其中最好的幾位，寫作態度同樣的認真。朱西寧就是軍人作家中很注意小說技巧的一位。瘂弦你說是軍中作家，但他曾到美國去留學，算不算也是學院派呢？

戴天：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台灣年輕一代，他們現在長大了，對中國文化很嚮往，唸完中學，再唸大學，文字表達力也高，其中出名的譬如七等生。他們這一輩年輕作家，依你看成就如何？

夏志清：我看的還是不多。好像也是走學院派的路綫是不是？

戴天：那麼我們就談談也是世間少有，台灣特多的台灣女作家吧。夏先生可不可以講講，何以台灣會有這許多閨秀作家？少奶奶作家？

夏志清：你是說聶華苓，叢甦她們？聶華苓原是特別用功的一個，最近在美國好像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將來如何很難說。叢甦現時好像沒有繼續寫下去了，這是很可惜的事。

戴天：夏先生以爲她們成就如何？寫得比男作家好？還是男作家寫得比她們好？

攝合儷伉清志夏

夏志清：本來外國也有很多女作家嘛。這在美國尤其普遍，甚至記者、編輯、影評人，都有很多女的。也許是外國沒有把男女問題看得這麼重要，分得這麼清楚，所以沒有人特別提出來，說是女作家什麼什麼。其實我想作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也不一定特別要分開男作家、女作家。當然一大半女作家有她們的特色，譬如比較重情感，對男女愛情的題材特別有興趣，一般都感傷主義多一點。美國英國的女作家寫愛情故事也是寫也寫不完。但歐陽子、叢甦她們就不是這樣。於梨華雖然比較重情感，她對男女愛情也自有她冷靜、帶些 irony 的看法。所以我們最好不要用性別來分高下。

戴天：還有就是，學院派的作家，比較上接上了西方文學的主流，他們寫作的表現，有時就好像西方人一樣，不大像中國人，那麼夏先生以爲，他們的感受，是不是已經完全跟外國人一樣，抑或只是在模仿呢？也就是說，他們這種好像西方人一樣的感受，到底是真是假？

夏志清：這問題不好回答，不過有些人的確甚至會認爲，你如果不懂英文，那麼你的文學就靠不住。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是說，當年介紹西方文化或研究西洋文學有些貢獻的人，現在老了，都喜歡懷舊、江南啦、舊詩啦、寫字啦……而年輕的一代，當他們年輕的時候，就西方啦、英文啦、外國啦。慢慢待他們年紀大一些，由三十歲，到四五十歲，奇怪，他們又要大談「回歸」了，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年輕的一輩，當他們西化的時候，總瞧不起年老的一輩，但是當他們慢慢長大就自然會改變，後來老了，可能又與以前老的一輩一模一樣了。

戴天：外國作家，多能把個人的經驗，以及對國家的感受，放大而成爲現代人普遍的一種印象。台灣學院派的作家，在這方面亦有努力過否？成就如何？

夏志清：這很難講。這也許只是作品深度的問題。當然也許台灣作家在這方面的努力也是差一些。而說到成就，那總得與作品的好壞連在一起講，還有作品偉大不偉大這個問題。事實上就以美國來舉例吧，美國新書真正好的也不一定有很多，他們亦有很壞的學者、作家。不過說到世界心靈，一般西方人看各國的書，當然要比我們多些。但這就要說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了，其實我們中國人，寫作應該不比日本人差，可是外國現在總是看重日本作家，而不大理會中國的。也許我們中國人做事的效率的確不及日本人高，幾十年來人民生活也苦，所以一直都是生存第一，文化第二，現在日本人却是生產多，生意好，於是大家連帶都看重日本文化了。日本的文學，翻譯成英文的很多，於是，川端康成了不起，三島由紀夫了不起，其實很冤枉。這些英譯作品，我也看過一些，大概十來本，覺得我們很多中國作家的確不比他們差。但是現在在政治上，大家都對大陸有興趣，目光集中在大陸身上，大陸沒有文化，於是大家就以爲中國現在也沒有文化了，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台灣沒有被看重，這簡直是——很不對的。當然這也不是說要去爭地位或者什麼，如果真有好的作品，將來一定有人知道，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但是現在一般外國人總喜歡把台灣看作一個旅遊區，故宮博物館，而不是一個文化的地方，這就很冤枉。

戴天：台灣近年由過去的「農業社會」，轉變爲現在的「半工業社會」，將來也一定會再進展而爲「工業社會」，現在只是過渡時期，那麼，在這段時候裏，台灣作家有沒有盡自己的本份，把這種轉變的經驗表達出來呢？就是說，近年台灣已經由落後地區進步成爲現代化的半工業社會，台灣作家有沒有面對現實，描寫一下他們的社會轉變，抑或只是寫來寫去，都是寫「個人」，而且也沒有通過「個人」，去寫出社會轉變的感受？

夏志清：進步不進步，這很難說。農業社會也有農業社會的好處。工業社會也有它的優點，同時工業社會也有獨有的新缺點……

戴天：是的，但變總是變，台灣作家有沒有描寫過這種變的真象？有沒有把自己的個人經驗放大，去承接文學的主流？抑或只是拚命接受存在主義，拚命談孤獨？

夏志清：也許台灣作家根本幷沒有想及這一點。他們在台灣長大，譬如就說台北，其實過去和現在都差不多。現在台灣也是農業工業二者兼有吧？也許大陸在這方面的對比會大一些，台灣就的確沒有太明顯的對比。不過當然台灣作家觀察現實生活大概也是少些，總是寫個人的東西比較多。但是講到社會文明的轉變，這總是不大好講，因爲必然是一半一半，有好亦有壞。譬如，就這樣說吧，我們看報紙、雜誌，總是說，科學進步很好，物質生活改進，人類甚至可以登陸月球，真了不起，但是就講這個月亮，登陸月亮了，月亮本來的意義就沒有了，這都是很難講的事情。工業社會是不是一定就比農業社會更幸福，這牽涉到精神方面的問題，人的生活到底不只是物質享受。也許只有大陸，在老毛的指使下，才會明顯地歌頌他們的工業，拚命說增產多少吧。

戴天：但個人在現實的改變裏，總會產生一種感覺的吧？那麼何以台灣作家在寫個人的時候，

總喜歡寫孤獨，却不寫社會在他們身上引起的感受呢？

夏志清：孤獨其實也是個現實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潮流，一種文學的時髦。通常你看甚麼時興的書，就會忍不住要受甚麼書的影响。像歌德時代，人人看「少年維特的煩惱」，很多人也鬧失戀自殺，現在看來很傻，不過這的確是有種趨勢的。

戴天：你的意思是，即使個人也不能完全由社會孤立出來。是社會要他去孤獨？

夏志清：總之，如果講台灣社會的改變，我以爲並不太多。美國科技方面的改變更多，但是也不見得有很多人着筆於這一方面。我想主要的「變」應該是在於由大陸到台灣的整個中國的變。這個「變」更大更有意義。但是農業社會的進步問題，就見仁見智，不好講了。

戴天：現在我們好不好再講一些比較踏實的問題。譬如說台灣的作家與作品，白先勇、王文興、於梨華、聶華苓他們，你認爲誰的作品成就最大呢？

夏志清：我看是看過一些，不過看得不多。

戴天：就依你看過的範圍之內講一講吧。

夏志清：白先勇是很不錯的，他的文字很——

戴天：乾淨？

夏志清　很乾淨。作品也比較深刻。進步很快。他是大將之後，有此努力，不容易。最近一期「現代文學」刊載了我一篇「白先勇論」，想你也看過。在那裏我把他早期作品分析得非常詳盡。可惜該文下半部至今未寫，不知何時可以寫出來。

戴天：水晶呢？

夏志清：水晶也很了不起。他國文根底很好，從他的小說散文裏能看出他是個熟讀唐詩以及「聊齋誌異」這類筆記小說之人。有一篇「鐘」象徵性很重，他寫古廟、寫蛇、寫母親，描寫一下所謂「罪孽感」，很有意思。其他作品，失敗的也有，不過多半都不錯。

戴天：他早先有一篇叫做「沒有臉的人」，是吧？

夏志清：這可能是台灣作家中用意識流技巧寫小說最成功的一篇。他應該算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作家了。

戴天：於梨華呢？你替她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寫過序，最近「明報月刊」亦正連載她的小說。

夏志清：她有一個特點，好像特別心懷家國似的，喜歡寫中國人在外國的寂寞，文章也寫得很用工夫。而且她有時亦會找一些新的題材，譬如近作「兒戲」和「會場現形記」。我以爲她少寫婦女的切身問題，作者躲在文章背後，不出面，文章反而有力。她嫉惡如仇，頗有諷刺天才，這一點好像很少有人提到。

戴天：此外別的呢？你比較有印象的——

夏志清：別的——聶華苓最近嘗試過用英文寫作，刊登在「大西洋」雜誌。她早期的作品很不錯，她自己却不大滿意，改變作風後，正在埋頭寫一篇叫「真空地帶」的長篇，要出中文本，也想出英文本。

戴天：王文興怎樣？

夏志清：他那篇「龍天樓」，開頭那長段很不錯。中間一大段不少當年閻錫山部下自述從山西逃出來的經過，作者顯然要借他們的咀，啟示出一種哲學性的東西。王文興寫這篇小說，很費氣力，但可能因爲他太 ambitious，有些地方不如理想。他是專攻小說的人，最近發表了一些近似格言式的雜感，相當深刻，至於別的作家，看過的實在不多。

戴天：那麼夏先生以爲台灣之有瓊瑤這個現象到底如何？

夏志清：得罪人不大好吧？

戴天：不是得罪的問題，就由文學的觀點看她。到底，她很時興，很多人看，這是事實。

夏志清：她好像很喜歡寫男女戀愛。但一個作者總應該用自己文字的力量去表達情感，她的缺點似乎是在於太喜歡抄錄舊詩詞，這無異是請舊詩人來替她代筆了。不過中國人一向就喜歡這類東西，像那張 Waterloo Bridge 電影，是「魂斷藍橋」吧？中國觀衆就喜歡這些假悲劇。這是甚麼道理呢？是因爲中國人比較天真？心地好一點？這可愛還是很可愛的，但總是天真一點。甚麼天長地久，海枯石爛等等。一方面傳統文學這類故事也有很多，這大概是過去不了解愛情，或了解得不够深入的關係。還有外國十九世紀時代的小說，也是一樣，愛情很重要。當然愛情本身值得寫，但應該不是這樣寫法。這與作者本人以及讀者的文學修養，大概都有關係。

戴天：這在美國似乎也有這種現象，俗稱「床頭小說」，亦即是流行小說，讓家庭婦女，少男少女們，吃完晚飯，沒事情做，就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看。瓊瑤的流行小說，大概也是這一類。

夏志清：外國的流行小說，專寫色情的除外，似乎在格調方面高些。不知道爲甚麼，瓊瑤的文字、結構，外國的暢銷書也沒有這樣寫的。不過現在「瓊瑤潮」似乎已經過去了吧？

戴天：夏先生你可不可以談談台灣的文學批

評，近年來這方面很盛行，雜誌報章刋登很多介紹西方文學理論的文章，你對這類文章的看法如何？

夏志清：台灣文學批評確是一時之盛，例如姚一葦、顏元叔就專在這方面努力，他們讀書較多，有美學基礎。但說文學批評，很難有個客觀的標準，一部文學作品好不好，總是見仁見智。批評固然可以套用某家某派的理論，但西方批評家派別太多，講述他們的理論，是永遠講不完的。台灣目前的文學批評，是具體印象少——即對某一部作品某一個作家的具體批評，很少。而抽象的理論，反而很多。我們講理論，很難講得過西方大師。

不過，理論也需要講，對於不懂英文的讀者，這種介紹有很大的幫助。其實文學理論不一定是批評家來談，作家也可以談，也應該懂點理論，對創作或者有益。批評也是需要的，但有份量的作品不多，嚴肅的批評也許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過對作家的批評，有時可以用私信來談，可以比較坦誠的交換意見，對創作的進步反而有好處，比在報刋上公開來評論，或者會有用得多。

戴天：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請夏先生來個結論，究竟五四的文學與當代台灣的文學，兩者比較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再就前途來說，台灣文學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會有甚麼發展？

夏志清：五四文學與台灣的文學，時間相差不過二三十年。單就文學這一個環節來講，一般來說是有進步的，在技巧上也高明得多。當然目前台灣文壇還遠比不上抗戰前五六年上海三十年代文壇的盛況。那時一大批年青作家，來自東北、湖南、四川、廣東各地，不管他們思想如何不成熟，他們那副幹勁，就叫人佩服。現在這批作家（當年一大半都是左傾的），在大陸受盡磨折，他們過去的成就真應該有人好好去估價一下，因爲我「小說史」上所討論的還僅是特別著名的幾位。相比起來，目前台北文壇還沒有跨入當年上海那樣的全盛時代。比白先勇他們更年輕一輩的作家，已有相當好的作品問世了，他們的創作傾向我們一時無法斷定，也不應予斷定。即使白先勇那一輩作家，他們才三十多歲，他們的作品也可說還沒有定型，在不斷變化中。台灣有希望的作家愈來愈多，這是極可喜現象。至於文學本身對國家會有甚麼幫助，很難說。文學對國家若果有功用的話，最多不過是對現實使我們有多點了解。唐詩對國家有甚麼實用價值呢？很難說。我們不唸唐詩也沒有什麼關係，唸了也許又有好處。不過，也正是文學藝術的發展代表這個時代或這個國家文化上的進步，其價值僅此而已。至於說對國家建設如何，或實用意義如何，恐怕未必有。福克納的小說，對美國工業的進步大概毫無影響。工業進步還是讓「幸福雜誌」之類來談吧。不過，文學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却是不可忽視，一個國家的文化程度，言論自由的尺度，以及時代心理，都可由文學見出來。

香港文藝書屋 新書

曹禺論

劉紹銘 著

這是第一本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研究曹禺的著作：作者對「雷雨」、「日出」、「原野」等劇，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全書十萬字，現已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八元，美幣一元五角

文藝書屋地址：香港九龍漢口道**5A**

No. 4, Hankow Rd. Flat 5A, Kowloon, Hong Kong

紅樓夢新探

趙岡、陳鍾毅合著

本書分上下篇，上篇討論鈔本八十回，下篇討論後四十回續書，全書卅五萬字，是作者夫婦十年研究的心得，言前人所未言，即將出版。

定價：每冊（上下篇）港幣十六元，美幣三元

讀者服務

海外讀者凡一次匯寄美金二十元或叻幣六十元者，即可在文藝書屋開戶，每二月根據往來情形結算一次。在文藝書屋設有專戶之讀者，可委託我們代購各種書刋、代印小件印刷品（如名片、稿紙、信紙等）及一切屬於文化出版各事項。歡迎海外大學、中學圖書館配書，書目備索。

勝利者的獨白

蘇念秋

一

你敗了，你終於敗了，像狗一樣地倒在我脚前；你那柄可惡的劍也橫躺在你身旁，沉入長期奔波後的安眠；你那雙我痛恨又害怕的眼睛閉上了，像懦夫躲進了幕後；你那曾令我日夜不安的吼聲也雜在西風裏逃得無影無踪；我不再感到你的威勢了，你踏在地上使我心驚胆戰的足音也永不再會衝闖我的耳鼓。

你敗了，像一座巍峨的山頭，在我一揮之下散落在我脚前，轉眼間變得那麼渺小，整個世界也嚇得頓時目瞪口呆。

哼，你敗了，你終於敗了，倒在我脚前……

二

……怎麼？你敗了後世界怎麼這樣寂寞？我多少年來日夜渴望的快樂怎麼如此短暫？難道世上的光彩全是你的映影，你去了，它們也跟着走？

當我的劍刺進你胸膛的剎那，奇異的光芒閃過我眼前，那時我心醉神馳；可是現在，全消逝了，世上的一切都固執地沉默，對我冷冷地看；我的驕傲如同受審的罪犯，低頭畏縮，我的滿足開始蒼白戰慄，像個失風的小偷。

三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以前我天天夢想着勝利，像和尚天天貪望着涅槃，成佛，像牧師天天貪念着天堂；此刻勝利已經真地來到，爲甚麼勝利來臨後的滿足只是個一閃即逝的火花，而後面却跟着無窮的陌生，孤寂，凄冷？

難道我不該勝利？

那麼我爲甚麼要殺你？是恨你？是不願與你共存？

恨你，不恨你，究竟有甚麼區別？不願與你共存，爲甚麼我不自殺，而定要殺你？

你來到這世上是次偶然的路過，我的來臨也是一樣；誰也不是這裏的主人，憑甚麼我要趕你早走？

四

你在時，我生氣勃勃，我有要做的事——想殺你，想殺你；現在，我眼前茫茫，不知道再做甚麼。

難道仇恨你，同你爭鬥就是我昔日的一切，一旦你走了，我的寄託也跟着消失？

難道你是我途上的阻礙，使我看不到將來，一旦把你撞倒，我也跌落下你身後的懸崖？

現在我真不知道是你敗還是我敗。如果是你敗了，我的收穫在那裏？難道就是那已逝的火花？那麼難道是我敗了？果真這樣，你的勝利又在那裏？

究竟甚麼叫勝，甚麼是敗？

看來我倆都上了當。現在我覺得暗中有人在播弄我倆演戲？但那會是誰？

五

風，你來得真巧；雨，你也到得正好；呔，賣酒的，來兩杯烈酒！

這杯我喝乾，這杯洒在你身上算你飲下。

從此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是敵人，還是老友。

你的死令我清醒過來，我清醒後又悔恨殺你。我殺你因你曾是我唯一的大敵，可是現在我又感到世上誰也比不上你與我親近。

看你安詳地睡着，我活着的却要受如此的煎熬；誰能說多活定是幸福，早死是不幸？

六

我倆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啊，都已過去，讓它過去吧！從此再不管這些！讓我倆再乾一杯！

呔，賣酒的，再來兩杯！

七

風，你吹吧；雨，你打吧；此刻，這世上，只有你們才配做我心聲的伴奏！

這稿的誕生期頗久，當年韓國大動，李承晚被趕出國，李副總統恍然大悟到自己原來是全國人民憎恨的對象，於是全家自殺以謝天下國人。此幕令我深受感動，當夜難眠，草此一稿，不知不覺已有十年矣。

林琵琶

B：

我剛從雪中回來，想不到晴朗的午後，雪卻來得如此突然，一下子落了滿襟滿髮。從車站走回家，得經過幾條幽曲的小巷，和一個種滿松樹的斜坡。這一帶在平日已足流連，何況被北風攪起漫天飛雪。這是我回日本後享受到最快意的一個雪天，眞願意一輩子都走這樣飛雪迷濛的路。本來我想寫信給K，告訴他我怎樣在雪中閒蕩直至黃昏。然而他近來卻音訊杳然，我想人的交情大約也像一塲雪，突然來了，又突然融掉了。卽使氣象台也有預測錯誤的時候，何況是人，而且沒有處世的經驗。

關於詩的問題，見解不同，其實不必急於求結論。不過我說某人詩有風度，並非說他人有風度。詩文的風度，往往見於字句情韻中的瀟灑舒卷。來信引屈大均「悲落葉，葉落絶歸期。縱使歸來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遲」。認爲境界幽遠。這一點牽涉到詩詞境界分別的問題，彷彿又在考學位試了。然而單就詞而言，我還是不喜歡這樣的句子，意思全浮泛在表面。我寧願要「蓮子已成荷葉老，清露洗蘋花汀草」（李易安）。當然我不能說這個境界高，那個境界低。人的感受不同，喜愛各異。譬如「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算是千古名句，我卻總嫌它搔首弄姿，滿身小家子氣，而且說得太多了，竟不留一絲半點讓我咀嚼回味。也許你讀過東坡的紅梅，（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桃紅杏色，尚餘枯瘦雪霸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我眞喜歡這首詩，如果梅花也有精靈，一定就是這種矜才使氣的樣子。我說這樣的詩有風度有性格，希望你明白我不是指東坡本人，雖然這風度性格還是屬於東坡的。

說起梅花，此刻正是梅的季節。在香港只看過一次花瓶中的臘梅，萎靡仃伶，殊無姿致。深覺古人愛梅，大約只是附庸風雅。近來到過幾個梅林，才領畧到幽芳的情味。世上雖無不美的花，但都不如梅花雅淨。最愛白梅，襯着胭脂色的紅蕚，窗前不遠就有一株，陋巷貧居，慰我多少岑寂。我素有擷花的癖好，對梅花卻不忍下手，林下徘徊，每自傷塵濁。而林和靖卻褻以爲妻，我對他眞是加倍的不高興。

雜誌不見寄來，想是困難多多，雖九死其猶未悔耶？希望眞能出版。祝近安。

C：

兩月來三易其居，你寄來的信跑了個大圈子，前日方才收到。對我的責備，全部拜受。然而我的志向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高超，作家要跑在時代之前，我的生活中卻只有感情，沒有時代。縱喜歡嬉皮的放浪形骸，願意披着破毡子跟他們一起吸大麻，但我並不屬於這「嬉皮的時代」，我寧願屬於夢裏的蝴蝶。拍案而起的衝動，近來彷彿沒有了，因爲「起」來之後，往往無所適從，冷落孤零，倍增悲切。尋求、厭倦，再尋求、再厭倦，結果自己要尋的是什麼，也不甚了了。大概我的金色蛇夜已漸迫近，雖然較之印蒂的年齡，我是太早了一點。

至於我個人的事，沒有什麼可以再說。年前作詩，嘗有「閒暇喜高遊，有意尋荆棘」之語，有意尋荆棘五字，可作我一切行爲的註解。諒解與否全看友誼，道德經免勞再唸。

祈珍重。

沒寄出的信

沒有寄出的信，與沒有寫完的文章，常塞滿我的抽屜。文章寫不完，是因爲缺乏靈感；信不寄，却是當時的靈感太豐富了。那一剎的衝動，常使自己寫下許多無聊的話，然後停筆細思，這些話也許使彼此的交情留下難堪的痛傷，或者使一個自己並不怎麼喜歡的男孩，無端作過多的夢想。這一念的慈悲使我順手把它丟進抽屜。到那麼一天，收拾起來，重新勾起許多惆悵。人最好是白痴，活在無嗔無欲的世界裏。而我却對這些無聊的信眷戀不休，天國離我真是太遙遠了。七〇年三月東京。

Y：

這是除夕，我坐在新橋的一間咖啡店裏。希望你記得新橋，我們那晚狂歌縱酒的地方。你何時再來？到時又將是怎樣的情景？大約你不久就會結婚，婚後，在某種情況下，某些心情中，寂寞與不能完全被了解的痛苦，間或總會煩擾你。那時你或會吸着煙，苦澀地回想你的初戀，你在歐洲那位已婚的女友，以及許多曾飄過你心中的女孩。你會想起我麼？我是常想到你的，然而所得只是惘然。如果我們從前能互相了解得多些，命運是否會有所改變？——但也許因爲我們了解得太少，交情才能保持至如今？——機場別後，頗覺黯然。你說要結束浪漫的戀愛，找一個人結婚安定下來了，這話使我覺得很悲哀。說這種話的人，心理上有點老態了。你爲什麼要老呢？我只希望你有稱心的戀愛。幾乎每個人都結婚，但眞正有愛與被愛的，恐怕太少太少了。

我一切很好，如你所見到的：我比以前活潑多了。長大了而竟然活潑了，這大約是很好的現象罷。祝你有快樂的新年，而且不必回信給我。

S：

睡在榻榻米上，看天花板的木紋，一圈圈全可以化作你的臉。你走之後，隔壁的老太婆天天給我送菓點，大約怕我餓壞了。剛才吃了她的牛奶莓子，肚子一直隱隱作痛。我想，如果我突然霍亂死掉了，那怎麼辦呢。你不在身邊，死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事。

這幾天心裏很灰，獨自一個，飯都不高興燒。爲什麼總是樂少愁多，相聚時要鬥氣，分別後要懸念。兩隻刺蝟的譬喻是否已太陳舊？但卻只有這譬喻最貼切。我很担心你跟着一些不大正經的人，學壞了。但願你記得我爲誰飄零奔波，也記得自己爲什麼嘗盡愁苦。書至此早已淚珠盈睫。有時我想，倘若我在剛開始戀愛時突然死去，生命是否比現在完滿些。然而如果我能再次投生，也許還是選擇同樣的路。命運固然支配着人，性格卻更能決定人的一生，即使脫胎換骨，恐怕還保留原來的本質。蘭子說很羨慕我們，在如此困蹇的境遇中，依然值得別人羨慕，造物實在不算太冷薄。這兩天我在學結毛線帽子，你知道我素來不喜歡弄這些東西，但如果你能包着耳朵，也許不致常常着凉。我選了藍灰色，大約你會歡喜。

謝謝你夾在信裏的黃花，但願你回來時，它的顏色依然鮮嫩。連日來風吹細雨，陰寒不定，望小心保重，免我掛念。

諾貝爾獲獎人與福利經濟學

● 宋凱沙

諾貝爾基金學會在十九世紀末成立，自一九〇一年每年頒發五項獎金，獎勵具有卓越成就的物理、化學、醫學，生理學文學的學者和致力于和平的人士。但是在去年年底，該基金學會頒發了一項經濟獎學金，由荷蘭的亭伯根教授（Professor Jan Tinbergen)和挪威的佛里希教授(Professor Ragnar Frisch）聯合獲得。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金，承認他們在發展和引用精闢的經濟學模型的成就，用來分析經濟學的原理。

亭伯根是荷蘭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是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拓荒者之一。他的名字對香港的經濟學人並不陌生，原來在一九六〇年，他受了香港經濟學會的邀請，在該會的成立大會上作學術演講，題爲「『最好的』經濟制度」①。

亭伯根教授選擇「『最好的』經濟制度」爲題，以祝賀香港經濟學會的成立，是有特殊意義的，亭教授對於倡導公用事業應該公營，以發展福利經濟政策，從而與另一種經濟制度抗衡，實具有深謀遠慮的卓見，所以這篇演講至今仍有重大的意義，筆者特摘要編譯如次。

在眼前至少有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互相競爭，其中有一種正在香港的隣近地區內實行，有人認爲經濟制度的選擇，只是一個嗜好或政治的愛憎。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爲經濟科學的研究，可以使世人根據客觀的分析，從而選擇經濟的制度。

「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易遭誤解，它並不直接涉及通常對於福利國家一概念相關聯。它是企圖能够達到最理想。（The Optimun）——最好的——經濟情況。如果要想使社會福利的範圍儘可能地擴大，應該完成什麽條件呢？當遇到這類的問題時，我們應該以福利經濟學爲指南。

在過去，福利經濟學是和所謂「分權論」（Decentealisation Thesis）密切聯繫。分權論認爲：只要人人——即每家商行和每個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最好的經濟情況就會自動產生，其實這是把現實看得太簡單偏頗而不全的論斷。要證實這點，我們須得先明白福利經濟的中心概念和目標，那就是使組成社會的每一個別分子獲得最好的福利。個體的福利，就是社會總福利的指標。不過，這顯示着一切決定必須透過公開投票，因爲一部份人所作的決定，並不能保證其他人的利益受到保障，所以未必合乎社會的總利益。同一的原則也可以應用在世界的全面福利上：各個國家應該採取分工合作，相輔組成的經濟政策，而不應該各自爲政。

福利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應該建立些什麽條件，來令到社會總福利在各種限制下——例如科技上的——擴展到最高峯？市場、政府、租稅等制度並不能視作已定的限制條件，所以，簡言之，福利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透過分析天然的限制，找出一個制度，以求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要澄清這個論點，我們必須先來檢討一下某些福利經濟學的具體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將所有產品的價格劃一，以避免某些人將一些產品作不最重要的用途，而浪費資源。第二個建議是放任每個經濟單位爲本身的利益去行動，以求造成最大的福利。但是，這兩種政策，仍有可供改善之處。

要將福利擴至最大，必須施行「轉移收入」的措施，那就是說：將部份人的收入，轉移給另一部份的人，所以，某些課稅項目是擴展福利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樣地，爲了謀求最大的世界福利，國與國之間也應該實行「轉移收入」。

在施行「轉移收入」時，最好採取「總額轉移」的方式。這就是說：我們向有錢人抽稅時，不要將他們的收入比率作準備，因爲這種課稅制度，可能會影响他們的生產決定。一個人如果擴充活動而享受不到這額外活動所帶來的全部成果，那末，他就可能決定不擴充活動，因而損害了社會福利。「總額轉移」的明顯例子之一，就是遺產稅。如果我們能够用客觀的方法斷定一個人的生產能力，而加以繳稅，那也將是一種很好的「總額轉移」稅。

目前我們的主要稅收，還是來自部份人的「邊際收入」（例如所得稅和利潤稅），但按照理論，我們應該提倡「總額轉移」。

以上提及的「分權論」，如果遇到了「外部效果」，就會難以成立。所謂「外部效果」，就是除

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外，第三者所受產品的利益。例如道路的開拓和修葺，就不能由私營企業來管理，而應該由政府經營，因爲道路會給社會上各種人都帶來利益。此外，教育、治安、廣播等事業，也都帶有「外部效果」。這些事業，即使在最提倡私營的美國，也是由政府經營的。由此可見，一切事業都應該私營的說法，並不適當。

遇上了「成本漸減」的情況，「分權論」也會不適用的。如果要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應該使價格和「邊際成本」相等，而私人企業在「成本漸減」的情況下，絕不會應用這原則。這情形在發電和運輸業方面，尤其真實，所以，大部份的公用事業**應該收歸公營。**

電費和煤氣費通常採用「雙重價目表」，即消費者先依一定度數付一個固定數目的費用，然後又以超過這個度數的部份爲比例，再付出較廉的價格。這種收費制度和福利經濟學頗爲配合，值得推廣到運輸事業上去。儲蓄也是發展福利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一，因爲除了個人以從儲蓄行爲中得益（收取利息）之外，整個社會也會從這項間接投資中獲利。儲蓄所產生的社會利益，要比個人收取的利息爲大。因此，儲蓄的標準實應由政府來決定。

上面所談的福利經濟條件，主要都在「質」的方面，但「量」的方面也一樣重要。例如「轉移收入」，應該轉移多少呢？一個國家應該有個公有經濟部門，但這部門應有多大呢？某項稅額應佔總稅收的多少呢？教育應該採取津貼，抑或免費的方式呢？甚至是連學生的生活費也由當局負担呢？這些「量」方面的問題，由於長期受到忽視，至今未獲得答案，經濟學界應該多找尋「量」方面的資料，來解答這些問題。

總括來說，按照福利經濟的原則，自由貿易和企業有助於產生福利，但須得在某些方面受公衆管制，才能作出最大的貢獻。經濟的基層結構必須由政府掌握，而這包括教育和運輸等事業。「轉移收入」的政策必須實行，甚至應該推廣至國際間。福利經濟學中某些建議，和共產國家實行的相似，這顯示出：實行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雙方，應該客觀地討論事實，交換經驗，以便大家獲益。

①亭伯根授演詞的，全文在HONG KONG ECONOMIC PAPERS 第一期發表，可向財經新聞有限公司（BUSINESS PRESS LTD）詢購。

大人

創刊號五月十五日出版

記章太炎老師……陳存仁
十年來的香港製造工業……本社資料室
怎樣使股市納入正軌？（市場漫話）……陳大計
申報與史量才（滬平街懷舊）……胡憨珠
海報的開場與收場……朱子家
張澹如及其四大將……勻廬
圍棋界的南張北段……伏眼
黃飛鴻、關德興、李小龍……吉人
袁崇煥督遼錢別圖（廣東文物掌故）……林熙
張大千的兩位老師：李梅盦與曾農髯……曾克耑
賞心樂事話當年……省齋
北平的飯館子……齊如山
囤鈔記……齊璜
強詞奪理（相聲）……侯寶林
全有毛病（小相聲）……郭全寶
時代曲與電影歌……前人
「影戲大王」張善琨（銀海滄桑錄）……鳳三
我爲什麼叫蓋叫天？……蝶衣
回憶蓋叫天（草窗談藝錄）……草窗

每册定價一元●各處報攤有售

吳興記總代理

外埠定書每年連郵
美金二元五毫請填
英文姓名地址附美
金支票或匯票（其
他國家照結其他幣
值）寄吳興記書報
社收當即逐期寄奉

吳興記書報社英文地址

NG HING KEE NEWSPAPER AGENCY
11 JUBILEE STREET, FIRST FLOOR,
HONG KONG

借問「元老」何處去？

——明明輯錄。

☆五月一日晚間北京政要在天安門城樓集合，參加晚會，第二天新華社發表到會人員的名單，透露了一件重大的怪事：黨內和共軍內的「元老」十多人一起缺席。從新華社加在名單前的說明看來，這些人全都離開了北京。「元老」們爲甚麼一齊缺席呢？他們往何處去了呢？或許過些時候他們全部或一部份又會出現，但無論如何，在目前的時機發生他們一同離開北京的事，殊非尋常。

中共黨的最高統治機構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五個成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出席了晚會。次一級的統治機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中，除上列五個常務委員外，有八個委員缺席，其中三人在外地有職務，不足爲怪，另五人通常都是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之中也有一人缺席。

中共黨再次一級的統治機構是「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一百七十人之中，除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在外省有職務者外，共有十八名缺席。「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一〇九人，除在外省有職務者外，有三人缺席。這些缺席者的名單開列出來，洋洋大觀。他們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朱　德——「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元帥。

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一度代主席）、文革前的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

劉伯承——元帥。

葉劍英——元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謝富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陳錫聯——瀋陽軍區司令員、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張春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雪峯——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以上九人之中，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的缺席最可注意。葉劍英最後一次在北京出現是去年十月十六日，謝富治最後出現是今年三月十九日，這兩人大約有特殊任務在外省（謝可能在雲南調停兩派劇鬥，一九六七年七月他曾去調停一次，但他一走，惡鬥又起）。許世友以下四人大約在本省市度「五一」。

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陳　雲——「文革」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

李富春——「文革」後「九大」前一度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又降職。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

陳　毅——元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九大」前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

徐向前——元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九大」前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同上、共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副總理。

鄧子恢——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張雲逸——大將、「文革」前爲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徐海東——大將。

粟　裕——大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國防部副部長。

張鼎丞——「文革」前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曾　山——內務部長。

王　震——農墾部長。

賴際發——建築材料工業部部長。

李天佑——上將、副總參謀長。（可能有特殊任務。）

張天雲——共軍總後方勤務部副部長。

陳奇涵——上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蔡　暢——文革前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李富春之妻。

滕代遠——鐵道部長。

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方　毅——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

趙啓民——海軍副司令員。

聶元梓——紅衛兵首領之一、北京市革命

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

以上缺席的二十一人中，有少數很可能是有特殊任務往外省的，但大多數的缺席是另有原因的。

缺席情況可疑的，共達二十多人。這些人都是中共黨內和共軍內的元老，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有顯赫的地位，在「文革」期間都受到「左派」即造反派和擁護江青的紅衛兵所猛烈攻擊，都在地位上和權勢上受到損失，但都能想方設法在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佔到一席之地。他們是有實力的「保守派」或「右派」。他們同現今在各省掌握實權的軍官黨官政官有歷史上的密切關係，也有當前利害上的密切關聯。他們爲甚麼在這一年兩次重大日子（五一和十一）之一裏突然這樣一致失蹤呢？

有一件戲劇性的事，似可有助於研究這些人的失蹤之謎。去年中共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總共開過三次全體會議，即四月一日的開幕式，四月十四日修正通過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及四月二十四日的閉幕式。這三次會上，中共的最高級首領都在主席台上的前排一字排開，但明確地分爲左右兩翼，毛澤東居中而坐，右手是周恩來，在周的右邊有十人，清一色是中共黨和共軍的元老，其名字依座位次序排列爲：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這十人除李先念外，全部沒有出現於今年「五一」。毛的左邊坐的是林彪，林之左依次爲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等十一人，這些人在「文革」中權勢都增進了，可說是「新貴」，其中祇有謝富治一人沒有出席今年的「五一」晚會。

推測起來，缺席者可能仍在北京而因事或因病不能參加晚會，或完全不在北京。檢查的結果是：他們根本不在北京。因爲新華社發表的出席者名單，開頭就表明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等。而且，去年五一發表的名單還有「在京的……（除因事病未到者外）」等字樣，足證今年缺席者並非在北京告病假，而是不在北京。

全體右翼元老一齊離開北京，所爲何事？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禁止他們出席五一集會；可能的原因之二是他們自己抵制這個集會；可能的原因之三是他們担負重要任務到外省去了。

假如是第一原因，則表明他們一致不肯服從現在北京的當權者，而受到集體清算。若是第二原因，則表示他們有恃無恐，敢於公然同北京的當權集團對抗，他們在各省必有實力，有根據地，否則離北京後能在何處立足呢？

若屬第一原因，中共必定已展開或即將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清算「右派」的運動，攻擊「右傾翻案」、「右傾復辟」、「右傾分裂」。但至今沒有這種跡象宣傳出來。

而且，最近有幾個省的革命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發表的會議公報都着重攻擊「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這兩個罪名久已是大陸上的「左派」即「造反派」所專門負担的。各省「保守派」即右派既然得勢，似不會清算中央的右派元老。

第三個原因的可能性大些。假如是元老都給派出到外省去担當重要任務，則表示這些元老在中共的現今統治集團中具有强大的實力和重要的作用，儘管處於幕後。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最近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山西省電台四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會議公報，也攻擊左派。公報說，「有一個時期，由於階級敵人利用資產階級派性迷惑羣衆，干擾毛主席的戰畧部署，山西省的形勢落後於全國。……在解放軍的支持下，全省人民掀起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羣衆運動【按：即以軍隊强制人民推行命令】。各級革命委員會抓緊階級鬥爭，對階級敵人發動猛攻，橫掃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的妖風。結果，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各級革命委員會。【按：即各級革命委員會進行了清算和改組，排除了左派】。某些老大難單位的情況，一個一個得到了改善。【按：即逐個攻破左派的據點。】

☆中共駐外的大使，「文革」期間全部召回接受清洗。去年五月開始派出，絕大部份是新任的。去年七月派至第十七名後停止，隔了八個月，到今年三月才恢復派遣，至今已公布二十一個大使，大多數在亞洲和非洲。

（當然，也可能是一部份元老被清算而另一部份——如葉劍英、謝富治——負担特殊任務到外省或外國。）所謂重要的作用，是說北京現政權要藉這些元老支持。無論屬於哪一種原因，都同現政權的安危密切關聯。今後這些元老的動態值得注視。

☆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五次擴大的全體會議於四月初舉行，譴責了左派。四月十四日河南省廣播電台發表的會議公報說：「誰若是滿懷私心，搞資產階級派性，不能拋棄小山頭、小圈子的利益，就會被歷史所消滅。」

四月十五日「河南日報」發表社論說：「有些人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們對毛主席的指示學而不用；他們大談『提高覺悟』，却不緊跟毛主席的指示。這表示他們不忠於毛主席，缺乏無產階級感情，懷着資產階級世界觀。」

這一類的攻擊，在大陸通常都是指向左派的。

「熱心腸」的共產主義者——瞿秋白

夏濟安著　紫霜譯

秋白加入共黨的行動，粗看起來好像他忽畧了自己內在的需要。不過，他相信惟有如此，生活上的快樂才能實現。這個無可挽回的鹵莽舉動，如果帶有任何自私的成份，亦不過由於他急切渴望得到安寧，目標和勇氣。對於這個微妙的因素，他雖未直接道出；但我們可從他入黨前的內心矛盾體察得到。在九月發生的那段小插曲，正好及時指示他一條出路。至於其中所隱含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他寧可熟視無睹。

八月初，他首次面臨重大的危機。在八月五日他寫了以下這段傷感文字：

陰晴不定的天色，凄凄的絲雨，心神都為之憂黯……污滑的莫斯科街道，亂砌的石塊，擾擾行人都因之現出破相。街梢巷尾小孩子叫喚賣烟的聲音，雜貨鋪口魚肉的鹹味，無不在行人心理上起一二分作用。……

我同寓來覺着更不舒服。前幾天醫生說我左肺有病，回國為是。昨天不是又吐血麼？七月間病臥了一個月，[67]奄奄的生氣垂盡，一切一切都漸漸在我心神裏磨滅……還我的個性，還我為社會服務的精力來：唉：北地風寒積雪的氣候，黑麵爛肉的營養，……

萬里……萬里……溫情的撫慰，離故鄉如此之遠，那能享受。習俗氣候天色，與故鄉差異如此之大，在國內時想像之中都不能假設的，漫天白色，延長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氣壓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風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爭艷的心靈之怡養。

可是呢，南國文物豐饒也不久（其實是已經）要成完全的殖民地，英國「老爺」來了……

夢囈模糊，焦熱煩悶，恍恍惚惚僅有南國的夢影，爛黃的菜花，清澄的池水……桃花……

唉：心神不定，歸夢無聊。病深了：病深麼？[68]

「東方月」是他在九月十六日（農曆中秋日），多雲之夜寫成。全詩很頹喪，作者顯然以月亮爲雲影所蓋，隱喻他對「自己心靈的要求」的失望。

萬里奇游，飢寒之國。
聞說道「胡天八月雪」。
　可也只蕭蕭秋意，依依寒色；
只有那赤都雲影，掩沒了我「東方月」。
……
團欒夢影，燈前不堪回憶，
獨恨那凝雲掩映，希冀一綫俱絕。[69]

發熱，咳嗽，和吐血，令秋白自覺病情嚴重，不能繼續工作。另一方面，他發覺自己確無力担任報社的工作，不得不考慮向「晨報」方面辭職。他寫了「東方月」後的第九天便致函俞頌華，表示決意歸國。早在五月的時候，俞已離開

戎戈作　瞿秋白木刻像

莫京，因爲他不諳俄文，現在轉駐柏林或許較能勝任特派記者的職務。「晨報」駐蘇的三位記者，只有李仲武還打算繼續留在蘇聯。惟獨秋白自己似乎要蒙受無功而退的恥辱了。

但他並不會這樣快便承認失敗。他躊躇再三，延期離開莫斯科。表面上說是由於交通阻塞，西伯利亞鐵路還未恢復正常行走，況且他又購買了很多書籍，行李比前大增。但最後他放棄歸國的計劃。直至約十五個月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他才離開莫京。

因爲他遲遲未起行的關係，遂替中國共產黨成就了一位早期的領袖。假使他因爲心懷不滿——就算不是完全嫌棄俄國，最低限度他也是嫌棄自己——而離開俄國，我們很難想像到他如何才能恢復自己的自信心。若他按着原定計劃離開俄國，我們或許只知道瞿秋白是一位俄國文學教授，或是一位擅長刻劃內心困苦的作家。沒有瞿秋白，共產國際仍能派遣一位比他一樣能幹，甚至更能幹的人到中國搞革命。風起雲湧的羣衆運動，快要在中國爆發，而秋白也就喪失了參加革命的機會，更不會成爲「烈士」了。雖然他因肺弱及多愁善感的關係也可能早死，但他絕不可能爲他生命的最高理想而奮鬥了；不過，秋白決意繼續留在蘇聯，遂造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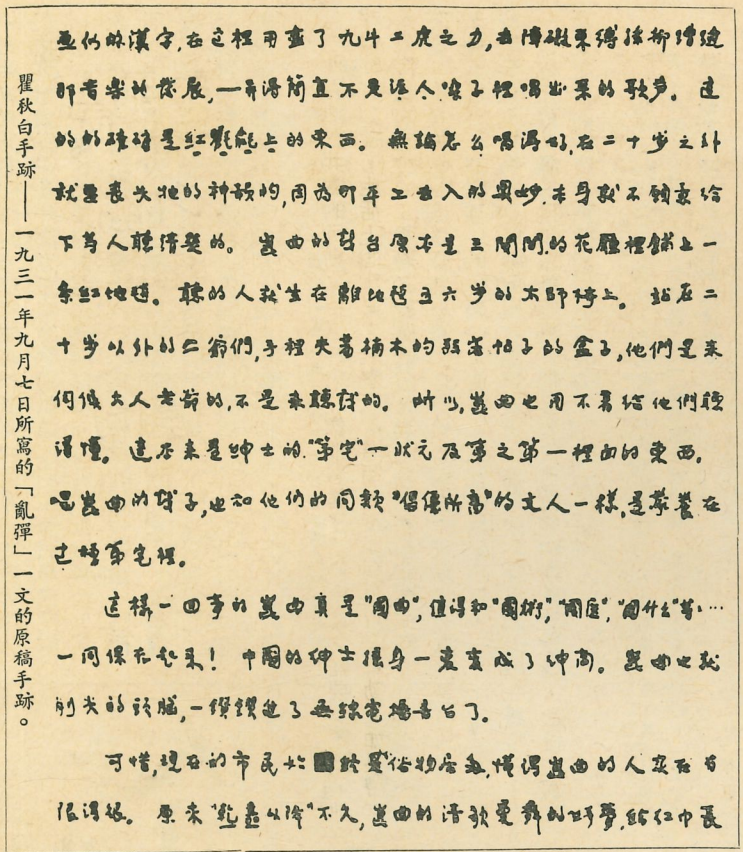
秋白何時接受東方勞動大學⑳的聘約，我們很難斷定，很可能是在他精神最沮喪的當口。往該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抵達俄國爲數約四十二名。他們是新生一代的優選分子，是革命的精英。不過，無論他們的資歷如何，皆不諳俄文㉑，因而影響他們的學習。他們聽不懂俄文講授的課程，閱讀俄文的能力也很有限。那時候還沒有一本好的俄華對照字典，在哈爾濱出版的那一本錯漏百出絕不可靠。在俄人教授講師間，只有一位哥羅哥羅夫（V. S. Kolokolov）能說華語。他在中國長大，又有一個中文名字，但依秋白看來，就算是哥羅哥羅夫也不能口譯得很好。㉒這個語文上的阻隔，可能嚴重影響整個訓練計劃；克里姆林宮原訂的世界革命步驟，可能因此而引起紊亂。爲了避免種種延誤，有人提議聘用兩位中國籍記者，因此，秋白和李仲武都獲得聘任。

除了教俄文外，秋白還要預備共產主義理論的中文課本。這份額外的工作對他的健康自是有害無益。不過，現在他毋須倚靠「晨報」的入息，也可衣食無缺。但秋白的收穫却非金錢所能計算，他和共產黨員有了較密切的接觸，包括老資格的俄人和中國的黃毛小子。有了他們作伴，也聊可減輕他的寂寞。同時，爲共產理論課程所作的準備工作，比任何其他工作更有意義。假使他偶一疏忽，有任何誤譯之處，也會被人懷疑爲主張異端邪說，故他苦心研究共產主義的各種問題，漸漸領會到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真諦。他再不是把佛家的思想，柏格森的理論，揉合於共產主義中，再不是一位業餘的馬列主義研究者，他正在接受嚴格的訓練，研究共產主義的精緻之處，作爲他日後革命生涯的必要準備。

不過，在他能成功找到馬列主義的真理前，他還要戰勝自己的弱點，克服種種的艱難。思鄉病仍不斷磨折着他，這本來是一位革命家所不應有的。半載以來，他望眼欲穿，希望收到一紙家書。對於自己的弱點，秋白感到羞愧：

> 「我」的一部份漸起變態，暗昧之中常有社會的「我」的意識冷嘲熱笑。㉓

十一月他終於收到昀弟的來信，使他淚盈於睫。郵戳日期是三月，信內有



瞿秋白手跡——一九三一年九月七日所寫的「亂彈」一文的原稿手跡。

一句話本意是安慰他的，却使他感到很大的哀痛。究竟所謂「家庭裏都還好」是什麼意思呢？難道畇弟不明白他們早已沒有「家」了。母親因貧窮的關係被迫自盡，「只有他的慈愛，永永留在我（指秋白）心靈中，——是他給我的唯一遺產。」他們兄弟各散東西，寄人籬下，而他現在的所謂「家」，就是這個餓鄉；中國過去的「士的階級」早已滅亡了。這封期待已久的「家」書，重新挑起以前困擾他的問題。不過，過去他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模糊，現在已較爲清楚了：

> 總有那一天，所有的「士」無產階級化了，那時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總有一天呵……[74]

十二月十二日，他被送到療養院休養，他的精神更是浮躁不安。他早先把自己比作臘斯哥爾尼哥夫（編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主角），對於「生存」總覺不足，「時時要想再多得一些」[75]。現在他更被另一個俄國小說裏的人物「羅亭」——一位無用的知識分子——所困擾。他發覺自己情感和理性的矛盾，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突，把他變爲屠格涅夫筆下的「零餘的人」：

> 噫：憾悔，悲嘆，傷感，自己也曾以為不是尋常人，回頭看一看，又有什麼特異，可笑可笑。應當同于庸衆。「你究竟能做什麼，不再同於庸衆的好，」理智的結論如此，情性的傾向都很違大。……[76]

在療養院安詳的氣氛下，他的心情有時也頗寧靜。不過，這並不表示他的困難已經全部解決，只是他模糊地憶起過去天真爛漫的日子，那時候，他內心的鬥爭並無今日這樣厲害。他憶起漫步北京南灣子頭柳絲下的情景，或是到他嬸母的故鄉——位於常州城北門外一條村落，江南環溪的風月。[77]一九二二年一月，他翻譯了邱采夫（Tiutchev）的兩首詩，「一瞬」和著名的「寂」。這兩首詩，表現自然的神秘和「天人和諧」，可能給他心靈一點安慰。他心靈上的疾病，比他肉體的更要嚴重。這種平靜的心情，不能維持很久，過後又是一陣痛苦的內疚。爲了避免內心的痛苦，他放棄追求這種短暫的安息。他時常發現內心不安的原因，是他的性格過於個人主義化。因此，他從屠格涅夫所學來的（把自己帶入羣衆之中），和從那卑微的紅軍軍官裏學到的（服務人羣以忘記「自我」的存在）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教訓，對秋白來說，比治療他肺病的藥物更有價值。到一月的時候，他准許離開高山療養院，出席參加遠東勞動大會[79]。他一時感到非常得意，毋須受療養院的羈禁。他對大會本身也大感興趣，寫了一篇文章，「朝霞」。此篇文章，所反映的，與其說是快樂的心情，毋寧說是過度的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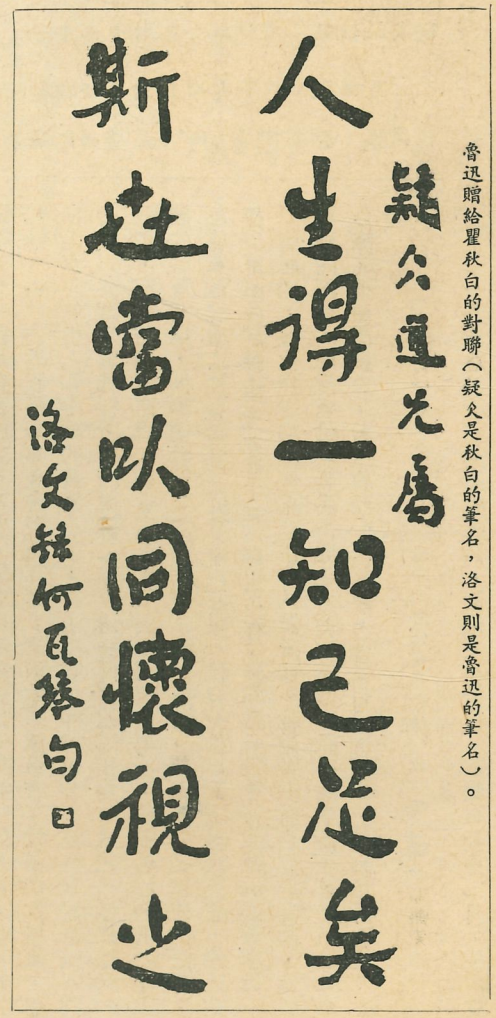
> 一望遠東，紫赤光焰，愈轉愈明，炎炎的雲苗，莽然由天際直射，烘烘烈烈，光輪犇旋，——呀，曉霞，曉霞。[80]

其後，勞動大會改在彼得堡開會，秋白也跟着其他代表，抵達彼得堡。他以如前不細察現實的筆法，描寫自己對大會的感受：

> 滿廳沉暗的燈光，赤色四射，東方人的語聲，歡呼萬歲，鼓掌喝采聲，「國際歌」的樂聲……[81]

會議閉幕後，秋白步行了二俄里（一俄里約抵二分之三英哩），在北極的「白夜」裏，他感到寒氣蝕骨，幸而遇到一位女友（很可能是出席此次大會的一位代表），一路參扶他回旅館。血痰又現，使他臥床四五天，喪失了瀏覽彼得堡的機會。二月七日他在神志昏迷中被送返莫斯科，在高山療養院重過單調的生活。

根據中共的資料，秋白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共產黨[82]，這點是令人懷疑



的。根據他個人的記述，該年二月很可能是一個重要關頭。在他昏倒於彼得堡一間酒店的前二三天，他正盡情享受療養院給他的休假。很可能就在這數天裏，他採取了這個決定性的行動。但是，我們必須留意到，他在二月裏的其餘日子是臥病在牀的，而他並不因得了這個新的身份而情緒轉佳。二月十三日，是他返抵莫斯科後的一個星期，他寫了一首詩，名爲「俄雪」。毛澤東也寫了一首「沁園春」的詠雪詩，比較起來，毛詩較爲著名，神氣活現，而秋白的詩只反映出一個受苦的靈魂，痛苦地掙扎着，哀號着，被「白茫茫一片奇夢」所困擾，而這「奇夢」，似乎是宇宙間碩果僅存的東西。[83]至三月二十日，他仍在療養院休養，漸漸康復，寫下「赤都心史」的最後一章，奇怪的是整篇文章竟表現着一片樂觀的態度：

> 世界是現實的，人是活的。
> ……務令於人生的「夢」中，現現實的世界；凡是現實的都是活的，凡是活的都是現實的；新文化的動的工作，既然純粹在現實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工作者都在生活中，都是活的人。[84]

（五）

假使秋白加入共黨以後，繼續把內心的感受記之文墨，則我們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共產運動，便會有較深的認識。但他加入共黨以後已不能這樣做了，因爲洩露自己革命性的秘密行動與賣黨無異。就是在「赤都心史」中他也非常謹慎，對張國燾、張太雷，和其他到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譯者按：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開會】的中國黨員隻字不提。就是他未能成功地驅除內心的疑惑、憂慮，和對閉適生活的一種想望，他也必須設法隱藏這些私念，以免影响自己在黨的地位。「赤都心史」裏有些段落，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馬克斯主義的成份反而很少。秋白把這書刋行時，並未刪去這些段落，充份證明他無意抹殺自己的過去。

「赤都心史」即或能成功地激發別人對蘇俄的讚美，但同時也有其反效果，因爲它助長了中國新文學以個人爲中心的感時傷情的潮流。在這書的引言裏（寫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他提出文學應抒發作者個人的感受：「況且文學的作品至少也要畧見作者的個性。」[85]在共黨看來，這種思想簡直是異端邪說，雖然他寫這引言的時候，已身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這種思想顯然必須加以「改正」，事實上他的思想已作了很大的「改正」，他以後所寫的理論性和宣傳性的作品，從這些大量的作品中已不再看出作者的性格。雖然他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仍有很多弱點，聊堪告慰的是他至少已克服了一個弱點——自我表現。

但在一九三三年由於共黨的內部鬥爭，秋白已不再是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字裏行間重現過去憂鬱的心情，他內心的痛苦，固爲我們所熟知，雖然這篇文章很短，亦可說是他「心史」的外一章，這也是和魯迅緊密合作時所寫的十三篇文章之一。因爲秋白是在「通緝名單」之內，魯迅便把這些文章，分別以自己的數個筆名發表，以掩飾原著者的真實姓名，魯迅更把這些文章放入自己的全集裏，表示對這些文章完全負責，但只有一篇「兒時」，沒有放在魯迅的著作裏，這篇文章，一定有些軟弱感傷的成份，令這位與他並肩作戰的「鬥士」魯迅也起反感。而這篇文章，竟出於一位真正的黨員之手，簡直不可思議。

> 生命沒有寄託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見了「兒時」的真正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而「浮生如夢」的人，從這世界裏拿去的很多，而給這世界的却很少，——他總有一天會覺得疲乏的死亡；他連拿都沒有力量了。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短呵！……
>
> 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願意退後幾步，替自己恢復自己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呵，這生命的「停止」。
>
> 過去的始終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麼——我問自己。[86]

更深切地透露他內心感受的作品，自然是他獄中靜待處決時寫的「多餘的話」。這也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可以讓他隨意抒發對共黨和關於他自己的意見。他既身繫縲紲，再毋須顧慮個人的安危。假使他發表任何大胆的言論，重申自己對共產主義永恒，堅定和有增無已的信心，最大的懲罰不過一死，而他已準備犧牲。另一方面，他對於黨內戰友對他的觀感，也毋須介意，監獄的圍牆早已把他們隔成兩個世界。他大可憑自己的標準，而非黨的標準，來檢討過去的一切。「多餘的話」是一篇內省式的「自傳」，作者並非維護馬克斯主義，只是對過去的一生下一自我檢討。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妄下斷語，謂秋白已經完全覺醒過來，很可能直到死的一日，他仍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馬克斯主義者，雖然他未必完全滿意馬克斯主義的理論。

（未完）

⑥⑦ 第三國際的第三次大會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二日至七月十二日舉行。參看 Georg von Rauch,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New York: Praeger, 1959)。瞿於六月六日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導。參閱「赤都心史」(「文集」第一冊，一二八至一二九頁)。接着他可能便臥病了。

⑥⑧ 同上書，一二九至一三〇頁，

⑥⑨ 同上書，一三六至一三八頁。

⑦⑩ 王鴻助曾提及此大學是在夏季成立的，秋季便開始上課。他所指的秋季，可能是九月。參閱「紅旗飄飄」第四卷。

⑦⑪ 曹靖華以翻譯俄文作品著名。他寫過一篇頗有興趣的文章，談及他在遠東勞動大學時，因不諳俄文而遇到種種的不便。參閱「點滴憶秋白」(「文藝報」，第十一期，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版)。

⑦⑫ 他的中文姓名是郭質生，當秋白初次來到莫斯科的時候，他獲得郭的協助，因為郭是蘇聯外交部所委派的官方傳譯員。瞿以為郭的翻譯並不很好，但他們很快便成了至友。見「餓鄉紀程」(「文集」第一冊，八十八頁)。

⑦⑬ 「赤都心史」(「文集」第一冊，一六一頁)。

⑦⑭ 同上書，一六四頁。

⑦⑮ 同上書，一六六頁。

⑦⑯ 同上書，一七一頁。

⑦⑰ 同上註。至於有關瑾溪的情形，參閱前引上官艾明書。

⑦⑱ 「赤都心史」(「文集」第一冊，一七五至一七八頁)。

⑦⑲ 參閱 X.J. Eudin and R.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1957), p.p.45-46;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in Irkutsk [held in November, 1921] its delegates traveled to Moscow and then to Petrograd, where they were joined by new delegates. Their deliberation continued from January 21 to January 27, as the First Congress of Toilers of the Far East, sometimes spoken of as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Far East" 雖然瞿出席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開的會議，但他顯然沒有到伊爾庫次克。對於瞿當時的身份，我與溫濟澤的論點頗有不同。

根據溫所謂：「一九二二年二月初，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張太雷同志從中國到了莫斯科，由張太雷同志介紹，瞿秋白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溫濟澤：「瞿秋白同志戰鬥的一生」，載於「紅旗飄飄」第五卷第九十頁)溫文謂：「瞿秋白同志在入黨以後，受黨的委派，和張太雷等同志一起，出席了一九二二年春天在彼得堡召開的遠東民族代表大會」(同上頁。)

溫的論點有數處是頗成疑問的：(一)根據上引 Eudin & North 一書一三九至一四七頁所述，一九二一年間張太雷在蘇俄非常活躍。參與是次大會的名單是他草擬的。在伊爾庫次克他又和遠東大會的秘書協商，在第三國際的三屆大會上他曾和 M.N. Roy 辯論。瞿秋白一定在第三國際大會的場合上見過張太雷，但在「赤都心史」中沒有述及。瞿和張曾經談過甚麼？是否那時張繞設法介紹瞿入黨？(二)如果瞿竟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這麼晚才入黨，則根據蘇俄的資料(見 Eudin and North 書)，遠東民族代表大會是在一月開會，故瞿入黨時在大會閉幕之後，並非開幕之前。(三)如果瞿是二月入黨，他是以「非共黨代表」的身份(或可能以傳譯員的身份)，參加是次大會。故此，他不會與張太雷共同担任官方的工作，因那時張已是中國共產黨一員。在中國代表團內，共有十四名「非共黨」的人員。參閱 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2 99.

蕭三對以上數點也弄不清楚，他說一九二二年春天(那一月？)遠東民族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秋白同志及其他中國革命團體的代表積極參與活動(見上引蕭三書九十八頁)。根據「赤都心史」(「文集」第一冊一六六頁)：「我自是小卒，我却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裏，他將開全人類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復四千餘年文物燦爛的中國文化。」這是瞿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寫的，這是否表示瞿並非一小卒，已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呢？

⑧⑩ 同上書，一七八頁。

⑧⑪ 同上書，一八一頁。

⑧⑫ 參閱楊之華⑳及溫濟澤⑲。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於一九五五年瞿氏的逝世紀念儀式中，說瞿在一九二二年加入共產黨，但他沒有列出詳細的日期(參閱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瞿對此事並未有詳細的記述㊴，只謂他會見張國燾、張太雷和其他黨員以後，他便加入了共產黨。雪華(他是錄寄「多餘的話」的人)提出另一日期，似有可信之處：「[一九二一年]五月，張太雷由華到莫，介彼入共產黨，九月，任東方大學繙譯，始為正式黨員。」(逸經雜誌第二卷二十五期，十九頁，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版)。

⑧③ 「赤都心史」(「文集」第一冊，一八二至一八三頁)。

⑧④ 同上書，一九四至一九五頁。

⑧⑤ 同上書，九十七頁。

⑧⑥ 「文集」第一冊，四四一至四四二頁。至於這十三篇文章，參閱同上書，第四五六頁之註釋。

多餘的話

瞿秋白遺著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有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綫，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綫，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綫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綫和國際路綫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綫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爲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覺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却辨別不出來。事後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錯誤的路綫，不過不致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着立三路綫的責任。

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萬担。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爲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担負一部份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却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畧爲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爲馬克思主義奮鬥，爲蘇維埃革命奮鬥，爲着黨的正確路綫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綫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看來，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接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〇

「文人」

「一爲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游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正因爲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爲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

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游民罷了。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够創言或修補一點什麼，只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糾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爲着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知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閒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知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來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裏。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爲着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着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却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洶洶的大家認爲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彷彿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末，不是認爲「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絃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鍊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革命者，僅僅爲着「體面」，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來。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爲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爲「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是扮得還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爲什麼？因爲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牠做好的時候，你也會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裏，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

、蝘蜓、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着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大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件，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着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羣衆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够！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着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着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佔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的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的水平綫以上的境界，不至於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够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繙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告別

一齣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却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鬥爭中勇猛精進着，我可以羡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趣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自己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够早些聽到我這裏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爲「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够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爲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

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够，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爲烈士却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上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爲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爲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爲我始終不能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麽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便應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鍊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脚步。否則，不免是「捉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齣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

我留戀什麽？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着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上生活裏，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着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裏，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祇覺得十分難受，因爲我許多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於她也終究沒有澈底的坦白，但願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麽？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麽好的花朵，菓子，那麽清秀的山和水，那麽雄偉的工廠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的一個軀壳。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壳，我願意把牠交給醫學校的剖解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的那一次，我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後把這軀壳解剖開來，對着照片研究肺部狀態，那一定可以發現一些什麽。這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麽留戀也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壳，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最後……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下）

一九三五・五・二二

轉載自「逸經」雜誌二十五、二十六期

精神饑餓的時代

司馬長風譯

譯者按：本文是日本著名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及哲學家梅原猛的對談紀錄。湯川氏一九五九年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被尊爲日本「最高的頭腦」。梅原氏則爲當代日本最淵博通達的思想家。兩人所談的原題是「科學與人類」，探其內容則着重近代文明的反省與批判。

湯川氏雖爲物理學家，但對社會和人生皆有深刻的見解，文中提到的「生命的節奏」，「人與自然」的循環和平衡關係，皆屬前人所未發，促人深思。梅原氏強調孤獨的人，對永恆的祈求亦具卓識。兩氏談鋒甚健，議論風生，讀來興味津津。

以對物態度對人

湯川：科學技術文明的弊害，現在還祇是開頭，好多事情可以看出來，今後問題會越來越深刻。

梅原：是的。例如因爲自己的孩子身體不好把他殺掉，然後去拐盜別人的孩子，竟發生這種事件；這種事是從來沒聽說過的。如果是自己的汽車破了，偷換別人的汽車還有情可說。對於物質也許可以這樣作，把人與物的關係換置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使人感到這是人與人世界中的倫理之崩壞。我感到會發生很多像這類的事情。

湯川：這就是所謂的「物」。如問十七世紀甚麼東西發達了，首先是近代哲學的出現。隨着是數學及物理學。換句話說不是有生機的東西，是無機物——物質。對物質的研究有了驚人的進展。二十世紀前半期是物質研究飛躍的時代。所謂科學文明，是把有生物放在後面，先從物質的研究開始的。反之對生物學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才有迅速的發展。可是重點在於遺傳的體系。例如某一遺傳因子，它在生物的生殖上起急劇的作用，會發生甚麼遺傳現象等等。也還是當做物質來處理。這種研究現在正在大有進展。出現很多試驗管的嬰兒（按：指人工生殖）的說法。從近代開始到二十世紀最近所發達的科學，還是未脫物質——無生物的脉絡。以對無機物的方法處理生物，如此徹底推行下去，將非常可怕。我們人類將變成非人。

梅原：正如所說的，歐洲中世紀的文化會研究神和靈魂，研究數百年之後，最後連究竟作了些甚麼都搞不清了。於是停止對神和靈魂的研究，開始想研究物質了。我認爲在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的意識中有這種想法，由於了解的性質，人類可以支配物質，由於這種支配，可以建立更自由和更幸福的國度。可是笛卡兒所說的自我或精神，是很奇怪的東西，沒有生命。所有的生物皆有死，笛卡兒的自我可以不死。結果，在笛卡兒的思想裏沒出現生命的概念。不單是笛卡兒，在西洋文化中並沒有所謂生命的思想。也可以說因爲沒有生命的思想才有近代科學家的進步，因此現在變成阻害生命的原因。我認爲再一度要求恢復生命權利的時代將要到來。

湯川：現在談到生命，近代科學這個東西，其基本方向是竭力將所謂生命當作無機物—物質—來理解，由這而有可以無限度將生命延長等種種的想法。例如內臟移植發展下去，除掉腦以外，其餘的人體部分却可以人造。因此有這樣的想法，只要有人造的人體部分，無論是心臟或是別的部分都可以更換移植，那麼大腦就可以永久活下去。這樣的話就會發生「生命」究竟是甚麼的問題。因爲生命是與自我結合在一起的，所謂自我，首先因爲有腦，祇要有腦能使自我意識繼續，身體以外的部分皆可以變換，或使之返老還童，如此就能夠長生永恆。這樣一來生命就變成可笑的事情了。

梅原：例如湯川先生的大腦，因爲需要保存，便將其他的年輕肉體移植到身上，那麼這個人還是不是湯川先生呢，這是極大的問題。將生命作機械分析之結果，那麼就必究問，生命是甚麼，個人是甚麼了。我感到這種情況將會很快到來，我担心人類的思想對此是否能够跟得上。

湯川：我認爲人類的思想短期內一定發生大混亂。我的看法很簡單，把人切碎和拚湊起來，即使能造成更高等的東西，也是不可以的事情。科學朝這個方向進展下去，某種場合造出與受遺傳率支配的人不同的東西，某種場合或可造出賢明的人，總之却是非人，對人類是困惑的，絕不可以使非人大事猖獗。人無論怎麼變，變成與我們那麼相違的東西就太不成話了。無論如何人都必須保持人所固有的感情，愛情以及羣體感。

梅原：童年時代所看的漫畫如「野良畔」、「冒險男吉」等都非常富於人情味。可是今天的漫畫多是非人的機械人、化種巨獸等最爲盛行。因爲兒童很敏感，我想他們會預感到那種東西，那種文明的前兆。因爲這些漫畫暗示着非人類將支配人類的危險性。就此而言我認爲已到重新檢討人是甚麼的時期。

湯川：我也這麼想。人的思考雖然盡可能應該自由，但是對於在實際影响上引起的行動必須慎重。這就是人類的進步。可是有一種想法認爲思想與行動必須立即一致。這是不當的。經種種思考之後才決定去作。可是也可以不作任何決定。例如人到夜裏睡眠，青蛙冬眠，那也是智慧。不能終年不停的動。

汽車終年盡可能以最快速度在行駛。但是不如不求快速，並使它不排出廢氣。必須與相反的想法取得平衡。所以，我認爲今後所說的文化，必須是含有休息的文化。日本人反正是勤勉的，勤勉是第一美德。

梅原：日本人在明治初年接受歐化。以東方精神，西洋科學的方式發展下來，說明治時代的日本人精神是東方的，更簡單說是天皇主義。在精神方面受修身教育的壓抑，其他方面則行西洋主義，物質主義；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迄當時爲止的精神主義已完全破產了。剩下來的祇有科學。同時在戰後我們變成空無所有，吃飯都感困難。

日本人從這些事情發覺，絕對不能依恃廉價的精神主義，於是陷於不信一切精神的觀念，認爲物質是無欺的。於是在物質上努力下去。戰後的日本人，是比歐美人更徹底的物質主義者。多虧埋頭苦幹，竟成了可驚的經濟復興。歐美人看來是了不得的奇跡。可是在奇跡的背後，在苦幹的同時却對精神抱持嘲笑。我認爲因爲忘了精神，才祇能完成這個程度的復興。這樣幹了二十五年，電視機增加，汽車也增加，我想今後必將更爲富裕。富裕之後更向哪裏去呢？物質慾望其次的是甚麼呢？是不是「情」呢？

要想滿足性慾是沒有限度的。其結果，整個來說餘下來的是甚麼呢？於此才開始瞭解精神飢餓的現代。我認爲這同樣也是近代文明的頭緒。我看精神飢餓感將越來越深刻。

人類生命的節奏

湯川：精神飢餓或變得非常强烈了。說來似嫌太保守了，推敲一下現代派，例如只主張戀愛。其餘的一概扔棄不要。

梅原：不是戀愛，是性。

湯川：實際上連戀愛也消失了。現時的人對於愛情，雖然認爲戀愛是好的，如果進而談到夫婦愛，人類愛，就被認爲退回古時道學家去了，便絕不能同意。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實際上沒有那些東西是不行的。

其次，有回到自然這句話。雖然並非單純回到自然的意思，是說，人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接近自然就不能過健全的生活。

梅原：笛卡兒曾說過，環繞自己的自然如能變成像僕人一樣工作，人類該多幸福。今天，環繞我們的自然都改造過了，都在爲我們服務。可是近代代替宗教的是甚麼呢，結果是所謂進步，生活不斷的進步代替了宗教的信仰。

可是單是生活的進步，人太寂寞。因爲人是走向死亡的，無論怎樣進步，對死仍是無可如何的。因此要求某種永恆的可寄托的東西。人只要有死亡的問題存在，便當然會有上述的心情。

在這種心情中，有人所以爲人的必要的東西。我認爲宗教使用種種的教條

和象徵，就是爲了滿足人的要求的那種絕對的東西。我想孤獨的人，要求永恆的東西與愛密切相關。

湯川：我常說做爲一種生物的人類，生命應有它的節奏，如太過速度化，本身的節奏便不可能了。光速每秒鐘三十萬公哩，超級噴射機一小時飛一千公哩飛，機器能這樣甚好。人跑得多快，一秒鐘也不過十咪左右，百咪要跑十秒、十一秒。像我這樣的人要二十秒。這就是人。一秒鐘跑二百咪，我想那就不是人了。人有自己的步調，或者拍節。如果脫離人的節奏太遠，人就不會幸福。頭部的運轉，也不能太快。與電算機比較，我卽使拔羣，電腦也要比我快百萬倍。這沒有關係，還是我聰明。因爲電腦轉得快，我也要轉得那麼快，那就糊塗了。這是極端危險的，同時科學文明如搞亂人的節奏太甚，人類就不免陷於不幸。

回到自然這件事，是在非常廣泛意義上說的。我最近在想循環的問題。有大循環，有小循環，例如人由自然界而生，製造機械等物過很好的生活，因爲要排出很多廢物，因此改變了自然的狀況，破壞了平衡。破壞了平衡，自然雖也受難，如果做得太過立刻就會傷害人類自身。循環的結果，人類自己也要受難。這一點，在最近是非常顯著的現象。

人文主義的盲點

梅原：我想這是人文主義的問題。人文主義在尊人。這本是好事情，可是另一方面是確立人支配自然的思想。任意的改變自然，對人以外的動物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還有這種想法在內。也就是人對馬和鳥等怎麼做都可以的一種文明。在尊人的文

彌蓋琅琪羅作　亞當之創造

明之背後，存在着上述重大的盲點。

人類要改變自然，其他的動物等必須服從人的意旨。這樣，一種顧慮卽清楚的顯現，那就是破壞了自然全體的和諧。因此，單憑人文主義並不能拯救今後的人類。湯川先生說到拍節的問題時，我想到宇宙應是大和諧。

湯川：並非祇有人是生物。生物之間有互相的關係。在進化論出現之前，它們經種種的進化和共存的發展，成爲今天的這個世界，我們也生存其中。這樣說來，對其它的東西我們不能有怎麼對待都可以的想法。不願多殺害生命——本是人所固有的感情。卽使爲了醫學解剖出於必要，雖然這麼說，在解剖時如存有憐憫的心情那就不大相同。

梅原：雖是同樣的行爲，想法非常相異。

湯川：在這裏有人類的苦惱，我認爲有拯救的方法。這麼說起來似嫌太陳舊，其實古今並無二致。

梅原：我想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巨大的文明的試練場。今天的文明在所謂爭奪或競爭，還是以知能扮演重大角色，到了那時候還能有多少自由的思考將是個問題，有壓抑研究自由的可能性。今後日本的發展，不應屈從任何一方的壓抑，自己的未來要看能夠自由的發展多少真理。並非從前的「實踐知能論」，有必要重視爲知而知的希臘人的思想。

湯川：我想笛卡兒不一定是實踐知能論者。清楚作此表現的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是非常戲劇化的想法。笛卡兒因是偉大人物，影响力雖然較大，在他的思想中仍留有相當多的希臘精神。就是說想要了解世界。可是因爲從物質、空間、精神這個路向推求，自然就朝機械文明的方向發展下去了。

明報月刊叢書 ④

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

（第四卷）

• 吳晗與「海瑞罷官」事件 •

主　編：丁　望
出　版：明報月刊社
發　行：明報月刊營業部
電話H616683

字　數：720,000
頁　數：750
定　價：平裝本港幣24元
（美金4元）
精裝本港幣30元
（美金5元）

【五月中旬發行】
【外埠限購精裝本】

目　錄

第一輯　歷史故事・歷史事件

古人讀書不易……
唐順之論明代刻書……
古代的農書——「齊民要術」……
「農桑輯要」……
木棉的廣泛種植和傳入朝鮮……
談煙草……
古代的服裝及其它……
古代的戰爭……
鬥將的武藝……
陣圖和宋遼戰爭……
明代的火器……
詐降和質子……
臥薪嘗膽的故事……
刺配……
度牒……
宋元以來老百姓的稱呼……
勞動……
論老當益壯……
談骨氣……
人和鬼……
再談人和鬼……
反對繁文……

第二輯　歷史人物

論赤壁之戰裏的魯肅……
論赤壁之戰裏的周瑜、諸葛亮、張昭
孫權勸呂蒙學習的故事……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運……
談曹操……
況鍾和周忱……
文天祥的骨氣……

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見……
——在南開大學科學討論會上的講話

第三輯　歷史與歷史劇

喜看話劇「文成公主」……
從歷史劇「武則天」談起……
從歷史方面來看戲……
歷史的眞實與藝術的眞實……
談歷史劇……
論歷史劇……

第四輯　海瑞罷官

論海瑞……
海瑞罵皇帝……
海瑞罷官……

第五輯　明史札記

明代的科舉情況和紳士特權……
明代的奴隸和奴變……

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朱明王朝的恐怖政治 ……
【朱元璋傳　第五章】

第六輯　投槍集

說士……
論貪污……
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
論晚明「流寇」……

第七輯　燈下漫談

清華雜憶……
我克服了「超階級」的觀點
我憤恨，我控訴……

第八輯　文化大革命與「三家村」事件

一　關於吳晗的歷史問題

吳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全國主要報刊展開討論的綜述
【羊城晚報整理，羊城晚報1966.5.3】
請看吳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 ……
【王正萍、丁偉志，人民日報1966.4.12】
揭露吳晗的反革命眞面目……
——吳晗家鄉義烏縣吳店公社調查材料
【齊力、孟進，浙江日報1966.5.21】
歷史上的吳晗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史紹賓，光明日報1966.4.18】
胡適與吳晗 ……
【史紹賓，人民日報1966.4.13】
爲什麼替吳晗打掩護？……
【史紹賓，光明日報1966.6.4】
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
【史紹賓、人民日報1966.6.3】
四十年代吳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活動年表 ……
【光明日報輯，光明日報1966.5.6】
剝開吳晗「民主鬥士」的畫皮……
——評吳晗在解放戰爭時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
【丁偉志、王正萍，人民日報1966.5.3】
吳晗是「三家村」反革命集團的急先鋒
【閻興軍，文學評論1966.6.14#3】

二　關於「海瑞罷官」的評論

「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逐步展開…
【文匯報輯，文匯報1965.12.6】
吳晗同志寫「海瑞罷官」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人民日報輯，人民日報1966.4.8】
武漢學術界展開「海瑞罷官」的討論
【史文犇，羊城晚報1966.1.15】
廣州學術界對「海瑞罷官」的一些看法
【羊城晚報整理，羊城晚報1966.1.15】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文匯報1965.11.10】
「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
【戚本禹，人民日報1966.4.2】
「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毒草
【關鋒、林杰，人民日報1966.4.5】
評「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的幾個問題……
【史紹賓、光明日報1966.1.19】
海瑞是吳晗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工具……
【馬澤民、王鋭生，光明日報1966.1.29】
從「海瑞罷官」幾個稿本的比較看它的反動本質……
【楊金亭，北京日報1966.4.8】
「海瑞罷官」是一齣較好的歷史劇 ……
【李振宇，北京日報1965.12.9】
不能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
——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金興，光明日報1965.12.15】
「海瑞罷官」基本上應該肯定……
【羽白，文匯報1965.12.17】
怎樣評價「海瑞罷官」……
——與姚文元同志商榷
【朱熙，光明日報1965.12.20】
不要鋤掉「海瑞罷官」這朵花
【王鴻德，文滙報1965.12.26】
「海瑞罷官」沒有積極意義嗎？……
【陸雨、人民日報1966.1.19】
替「海瑞罷官」喊冤……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何正祥、酈先瑜，光明日報1966.1.29】
對批評「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
【時漢人，人民日報1966.2.10】

※

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吳晗，人民日報1965.12.30】

三、關於其它問題

吳晗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
【王正萍、丁偉志，人民日報1966.4.9】

吳晗的「春天集」「燈下集」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北京大學中文學院64級4班，新建設1966卅4】

「明代民族英雄于謙」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朱紹坤等，新建設1966卅4】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運」是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招魂的讴歌
【集思，新建設1966卅4】

徹底鏟除吳晗的「朱元璋傳」這株大毒草……
【洪潮，光明日報1966.6.15】

※

評吳晗的「投槍集」……
【史紹賓，光明日報1966.4.29】

附件

吳晗一九五九年編的「投槍集」是怎樣「作僞舞弊」的？……

※

評吳晗同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馬岩，紅旗1966卅2】

※

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問題的討論介紹
【岳華，北京日報1965.12.18】

與吳晗同志在道德問題上論戰的簡介
【林芝集，羊城晚報1966.4.19】

評「關於道德討論的自我批評」……
【林杰，光明日報1966.3.18】

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
【關鋒、吳傳啓，光明日報1966.3.19】

明報月刊叢書

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

第一卷 • 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 •
【1967.9出版，經已售完】

第二卷 • 鄧拓選集 •
【1969.5發行，精裝本港幣24元】
——詳細目錄載本刊1969第6期第9頁。

第三卷 • 彭德懷問題專輯 •
【1969.5發行，精裝本港幣24元】
——詳細目錄載本刊1969第6期第13頁。

第六卷 • 中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七卷 • 華東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八卷 •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6卷至8卷，在1970年內陸續出版，每卷750頁，精裝本定價港幣30元（美金5元），歡迎預約訂購。

【各卷發行日期，將刊於本刊廣告中，敬請留意】

一群列為「黑幕」的藝人

——三十年代電影工作者簡介

• 康里

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陣綫，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中，該佔甚麼地位？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雖然，我們不能說，沒有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陣綫，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功，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缺少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陣綫，不會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同情或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

在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和大中學生，往往是背向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抱着種種幻想，對所謂「美滿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遠景，充滿了信心，這無疑是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藝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很懷疑，三、五個統率十萬大軍的解放軍將領，是否可以抵得上一個夏衍或田漢或蔡楚生？

若論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陣綫的社會影響，那些長期以文藝「喚醒羣衆追求光明社會」的作家、演員、導演、編輯，應該算中共的功臣，他們應該受到中共當政者的尊重和愛護。可是，在不斷製造殘酷鬥爭的共產社會中，文藝工作者的榮哀，都隨其本身的政治利用價值而轉移，當政者毫不留情地殺害或清算「功臣」、「親密戰友」及同路人，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斯大林就藉着堂皇的「革命」口號，迫害了對蘇維埃革命有卓絕貢獻的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魯曉夫用「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處死了與他同甘共苦的貝利亞；毛澤東則以各種藉口迫害了在絕路中扶救他的劉志丹、高崗、彭德懷……。因此，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工作者，受到毛澤東、江青的清算鬥爭，實在是用不着我們大驚小怪。

當然，我們對那些受迫害的文藝工作者，有所懷念與同情。因爲，他們畢竟在現實生活中覺醒過來，他們同極權政治作了不同程度的鬥爭，他們用文藝作品揭露了許多不合理的黑暗面。毫無疑問，他們在近十年間所創作的「毒草」作品，對教育羣衆認識共產黨專制社會的本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受清算的文藝工作者中，電影演員、導演、編劇的處境特別可憐。他們中間，有的是爲海外觀衆和讀者所熟悉，如白楊、趙丹，也有的是大家所陌生的。在這裏，我們特地介紹下列一些電影工作者，希望這些資料能幫助讀者對當前大陸影界「大批判」運動的一些瞭解。

鼓吹「電影創新」的瞿白音

寫過許多電影劇本的瞿白音，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一位。他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瞭解與認識非常深刻，他對政治教條束縛文藝創作的罪惡，有切實的體驗。所以，他在一九六一年的上海文代會上，曾一針見血地批評了中共當政者製造了陰森迫人的恐怖氣氛。他說：

> 近年來，真話是極可貴的。一位著名的演員，是黨員，曾經在酒後說過一句話，他說他很想見毛主席，請求發一塊牌牌，上面寫一個「免」字，就是免除「鬥」，讓他想說甚麼就說甚麼。可見有許多人想說真話。

瞿白音有感於黨的行政領導給電影創作製造了種種框框，於一九六二年寫了一篇題爲「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的文章。這篇哄動中國大陸文藝界的論文，極其中肯地指出了，陳腐的政治教條，使電影創作陷入了死胡同裏。

他鄭重地說：

瞿白音

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吳晗，人民日報1965.12.30】

三、關於其它問題

吳晗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
【王正萍、丁偉志，人民日報1966.4.9】

吳晗的「春天集」「燈下集」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北京大學中文學院64級4班，新建設1966卅4】

「明代民族英雄于謙」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朱紹坤等，新建設1966卅4】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運」是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招魂的禱歌
【集思，新建設1966卅4】

徹底鏟除吳晗的「朱元璋傳」這株大毒草……
【洪潮，光明日報1966.6.15】

❊

評吳晗的「投槍集」……
【史紹賓，光明日報1966.4.29】

附件

吳晗一九五九年編的「投槍集」是怎樣「作僞舞弊」的？……

❊

評吳晗同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馬岩，紅旗1966卅2】

❊

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問題的討論介紹
【岳華，北京日報1965.12.18】

與吳晗同志在道德問題上論戰的簡介
【林芝集，羊城晚報1966.4.19】

評「關於道德討論的自我批評」……
【林杰，光明日報1966.3.18】

評吳晗同志的道德論……
【關鋒、吳傳啓，光明日報1966.3.19】

明報月刊叢書

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

第一卷 • 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 •
【1967.9出版，經已售完】

第二卷 • 鄧拓選集 •
【1969.5發行，精裝本港幣24元】
——詳細目錄載本刊1969第6期第9頁。

第三卷 • 彭德懷問題專輯 •
【1969.5發行，精裝本港幣24元】
——詳細目錄載本刊1969第6期第13頁。

第六卷 • 中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七卷 • 華東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八卷 •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

——第6卷至8卷，在1970年內陸續出版，每卷750頁，精裝本定價港幣30元（美金5元），歡迎預約訂購。

【各卷發行日期，將刊於本刊廣告中，敬請留意】

白　楊

珠、舒適、王丹鳳、白楊、夏天為首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六二年組成的赴山東演出隊所放的大量毒素。

還有一份紅衛兵報紙，指責白楊在重慶時代是戴笠的情婦，進行過反共活動。

儘管紅衛兵對她的指責，未必符合事實，但他已遭鬥爭，脫離了銀幕生涯，那是千真萬確的。

白楊，原名楊成芳，湖南人，在北平長大。她和姐妹楊沫，都是中共文藝界的大紅人。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是一九五八年的「十大名著」之一，後來改編成電影，很受觀衆歡迎。可是，由於影片歌頌以劉少奇彭真領導的一二九運動，作者便也成了「黑幫」人物。

白楊家貧，十一歲就到電影界混飯吃，在聯華影片公司的「故宮新怨」，担任過小角色。一九三六年，白楊剛滿十六歲，進入了上海的「明星」公司，主演了第一部影片「十字街頭」，這部影片奠定了她在電影界的基礎。

現居住台北的著名演員龔稼農，在他的回憶錄裏提及「十字街頭」時，說：

……「十」片在金城大戲院公映後，白楊這個名字像出現在黃昏天際的北斗星，着實給了觀衆一個很大的驚奇。因為，凡是看了「十字街頭」的觀衆，幾乎沒有一個不為她豐富的魅力所眩惑。她會表演，她懂得藝術，也會寫作，她簡直是一位八面玲瓏的新女性，而且，她的美麗富有磁性，所以她從此也開始了多采多姿的銀色生活。

白楊很有藝術修養，凡是看過「一江春水向東流」或是「祝福」的人，也許可以發現她的藝術修養，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拍了「十字街頭」之後，白楊主演了許多影片。抗戰爆發後，白楊在重慶還演了許多舞台劇，由於演技優秀，她與舒綉文、張瑞芳、秦怡，被人合稱為中國四大名旦。她主演的舞台劇，有「天國春秋」（陽翰笙編劇）、「家」（曹禺編劇）、「屈原」（郭沫若編劇）、「花濺淚」等。

抗戰勝利後，白楊在上海、香港電影界很活躍，替「崑崙」、「永華」等公司主演不少影片。「八千里路雲和月」（史東山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蔡楚生、鄭君里編導）、「新閨怨」（史東山編導）、「山河淚」（唐漠編劇、吳祖光導演）、「火葬」（陳西禾編劇、張駿祥導演），便都是她的代表作。

三十多年來，白楊飾演過各種各樣的角色，不管是「十字街頭」的青年教師、「一江春水向東流」裏被遺棄的女性，或是舞台劇「日出」中的陳白露，白楊都賦予他們藝術的生命。她的戲為甚麼那麼令人喜歡？那是因為她確有藝術技巧的磨練以及特有的演員氣質。她寫過「電影表演技藝漫筆」一書，她在這本書裏說：

> 演員確實很需要在「化」字上下功夫鍛煉。……有時在鏡頭面前放塊木頭，你要想像地化它為心愛的愛人，這有甚麼辦法，你就得無中生有去豐富想像。……演員的化，把自己化入角色，這部戲是黨委書記，那部戲變了交際花，見人化鏡，這個鏡頭是第八場化入，下一個鏡頭是第三十場化出，化得來，化得去，拿得起，放得下，放得開，收得住。……明明在演戲，但要你演來沒有演戲的痕迹，這也是要化，要你像一件玉雕的藝術品，刻劃得栩栩如生，而絕不留半點斧鑿的痕迹……

白楊的話很對，但必須加一個前提，即演員除了要具備藝術天才之外，還需要一定的創作自由的環境。不然，爲甚麼以「一江春水向東流」哄動影壇的白楊，演「冬梅」或「春滿人間」的人物便乾巴巴的？電影劇本若是政治概念化的貨色，演員有再高的天才，也無法把索然無味的機械化的人物，「化」爲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

白楊，會演戲，會講話，會寫文章，自然也很會過浪漫的生活。從演「十字街頭」到「一江春水向東流」，白楊不知換了多少「親密朋友」和丈夫，不過，二十年來一直留在大陸而又是電影界著名人的老相好，只有張駿祥和蔣君超。

張駿祥是三十年代著名電影編劇與導演，與白楊合作過許多影片，近幾年是上海「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文革期間亦遭清算。蔣君超的名氣，遠不及張駿祥，他在一九五七年導演過「乘風破浪」，不久挨整，便不常導演影片了，他是張的「接班人」，爲白楊的最後丈夫。

秦怡——一位優秀演員

看過謝晉導演的「女籃五號」的人，一定會喜歡片中的主角秦怡。她像白楊一樣很能演戲，她在「女籃五號」中，極其細膩地刻劃了青年戀人悲歡離合的情緒，給人物灌注了豐富的感情。

秦怡演過許多戲，「青春之歌」、「北國江南」、「浪濤滾滾」、「鐵道游擊隊」、「兩家春」、「摩雅泰」、「疾風勁草」、「馬蘭花開」、「農家樂」，便是她在一九四九年以來主演的影片。前三部影片，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均列爲「毒草」清算，其中的「北國江南」是江青集團重點清算的對象，該片編劇爲陽翰笙，導演爲沈浮。

當然，秦怡在一九四九年前主演的影片，留給觀衆較深刻的印象。從抗戰初期到國共內戰期間，秦怡替重慶的「中製」、上海的「中電二廠」、「國泰」等，主演了不少影片。較有代表性的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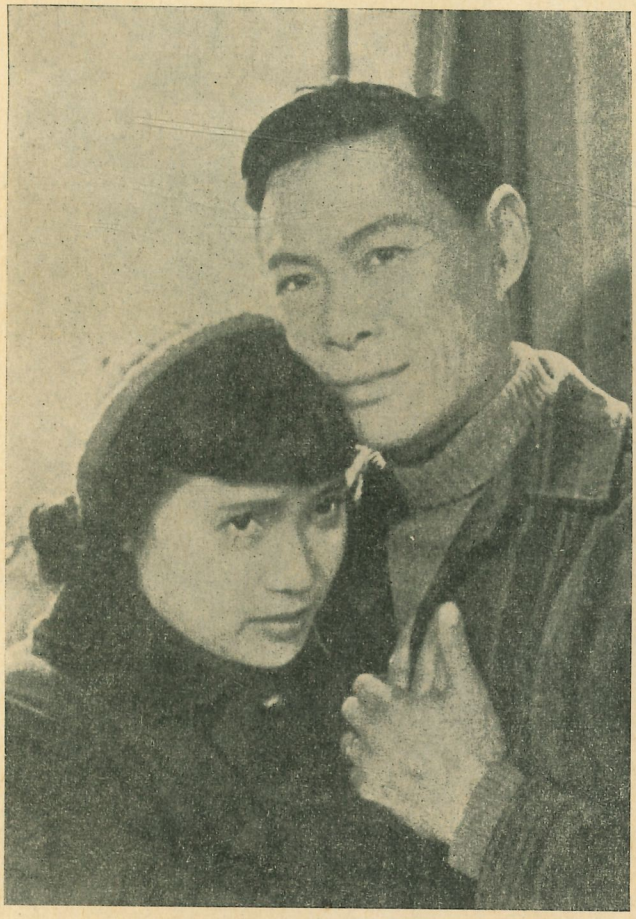
「好丈夫」——由史東山編導，舒綉文、劉犁、井淼、沈若男、秦怡等主演。

「日本間諜」——陽翰笙編劇，袁叢美導演，陶金、羅軍、王豪、秦怡等主演。

「遙遠的愛」——陳鯉庭編導，趙丹、秦怡、吳茵、呂恩等主演。

「無名氏」——于伶編劇，應雲衛導演，秦怡、姜明、周峯等主演。

「失去的愛情」——劉以鬯編劇，湯曉丹導演，金燄、秦怡、周伯勛等主演。



（怡秦與瓊劉）照劇「女籃五號」

毛澤東接見海電影界人士（一九五九年）。正面自左至右排一第為：鄭君里、趙丹、黃宗英。

秦怡不僅會演電影，還是一位出色的舞台演員，她與舒綉文、白楊、張瑞芳，是重慶時的舞台劇界的四大名旦，其演技向爲觀衆所讚賞。

秦怡不像張瑞芳那樣，很早加入了共產黨組織，也不跟着白楊跑，在黨的旗幟下作其「進步」狀，她很少參加中共的政治活動，倒喜歡參加藝術代表團到外國去遊山玩水。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她到過芬蘭、日本、捷克、蘇聯、埃及等國。由於出國太多，她在文革期間，便多了一個罪名——「勾結帝修反」。一篇清算秦怡的文章說：

電影界一些所謂「權威」、「明星」，借着「交流經驗」、「電影是可比的藝術」，或參加甚麼「電影節」為名，大肆出國進行罪惡活動，像趙丹就出國五次，鄭君里出國五次，張瑞芳出國九次，秦怡出國七次。這些烏龜王八，上跳下竄的反動「權威」，扛着「大明星」的招牌，頭戴法國小帽，身穿阿飛西裝，點紅畫眉，油頭粉面，和資、修、反的頭面人物吹吹捧捧，勾勾搭搭，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犯下了滔天罪行。

秦怡，今年四十八歲，生於上海，她開始銀幕生涯的時候，只有十六歲。她從小就愛戲劇電影，還在上海華東女子中學唸書的時候，就參加了業餘的戲劇活動，她的父親對他的興趣甚爲不滿，曾在她的作文本上批了這樣的字：「藝人者，伶人也，生女如此，不可教也，咄，是亦慘哉！」

秦怡從拍「好丈夫」，到替「國泰」拍「失去的愛情」，雖然拍了許多影片，但影響却不及她的舞台戲。她在重慶時代主演過陳白塵的「大地回春」、歐陽予倩的「桃花扇」、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夏衍的「愁城記」，都是哄動劇壇的創作。

秦怡的丈夫金戩，也是一個著名的演員。他原籍朝鮮，近十年來不曾導演或主演甚麼影片。

「不老的小生」——趙丹

三十多年前，趙丹和葉露西，唐納和藍蘋（即今日的毛皇后江青），從上海一起跑到杭州去搞甚麼「集團結婚」的玩藝兒，給當時黃浦灘的小報增添了許多花邊新聞。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唐納在歐洲開其中國餐館，江青成了北京發號施令的皇后，而趙丹呢？却倒霉得可以——江青正發揚「狠打落水狗」精神，唆使打手把趙丹「搞臭批倒鬥垮」。

一篇由江青打手寫的文章，直指趙丹「違背江青同志的教導」，在電影界「大放毒氣」，而且生活甚爲腐化。這篇文章說：

混世魔王趙丹，利用出國機會，更是如魚得水，重溫資產階級糜爛生活的舊夢，把臭「明星」和盤托出。一九六二年，他在訪問日本時，和蘇聯駐日大使黃德林眉來眼去，重溫故交。甚至去飛機場「迎接」蘇修宇宙飛行員加加林夫婦，幹盡了失節的醜事。趙丹在日本還處處恬不知恥地把他在新疆自首變節的可恥行為，當作「英雄歷史」來吹噓，儼然一副「正人君子」面孔。

就是這個「正人君子」，有一次却瞞着代表團去看日本下流淫蕩的裸體舞，唾延不已，真是無恥透頂！趙丹在捷克參加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時，竟和一個墨西哥的黃色「女明星」大拍其低級庸俗的照片，裝瘋賣傻，醜態百出。

趙丹之被列爲電影界「大黑幫」，除了生活上可以被人攻擊的地方太多之

外，主要還是因爲主演了「毒草」影片「海魂」、「聶耳」等。

趙丹爲山東人，今年五十六歲。年紀雖然大了，但前幾年，還在一些影片飾演年青人，故爲人稱爲「不老的小生」。

這個很有演戲經驗的「小生」，似乎是與周璇主演「馬路天使」成名的。該片拍於一九三七年，編導者是頗有才華的袁牧之（陳波兒的丈夫），與趙丹合作的有周璇、魏鶴齡、趙慧琛、錢千里等。影片圍繞樂隊的吹鼓手、水果小販、剃頭佬、下等妓女，描寫了上海社會底層人民的貧困生活，由於演員有出色的演技，影片公映後頗受觀衆歡迎，由田漢作詞、賀綠汀作曲的影片插曲「四季歌」，因周璇的演唱而大爲流行於一時。

早在「馬路天使」之前，趙丹就在「明星」公司的許多影片中演出，在沈西苓導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時」，李萍倩導演的「時代的女兒」（夏衍編劇）、沈西苓編導的「鄉愁」、「十字街頭」、張石才導演的「熱血忠魂」、程步高導演的「夜來香」、歐陽予倩編導的「清明時節」，趙丹都担任過重要角色。

在抗戰和國共內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趙丹替「中電」、「中電二廠」、「崑崙」等影片公司，拍製了不少影片。較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幾部：

「中華兒女」——沈西苓編導，與藍蘋、施超、陳依萍、白楊等合演。

「遙遠的愛」——陳鯉庭編導，與秦怡、吳茵、呂恩等合演。

「幸福狂想曲」——陳白塵編劇、陳鯉庭導演，與顧而已、黃宗英，張翼等合演。（陳白塵在「文革」前爲「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副主編，「文革」期間被指爲「變節分子」。）

「關不住的春光」——歐陽予倩編劇、王爲一導演，與王人美、鳳子、王蘋、中叔皇等合演。（王爲一很久前從香港回廣州，担任「珠江電影製片廠」廠長，「文革」期間被指爲「陶鑄的黑秀才」而遭鬥爭，王人美及其丈夫葉淺予亦被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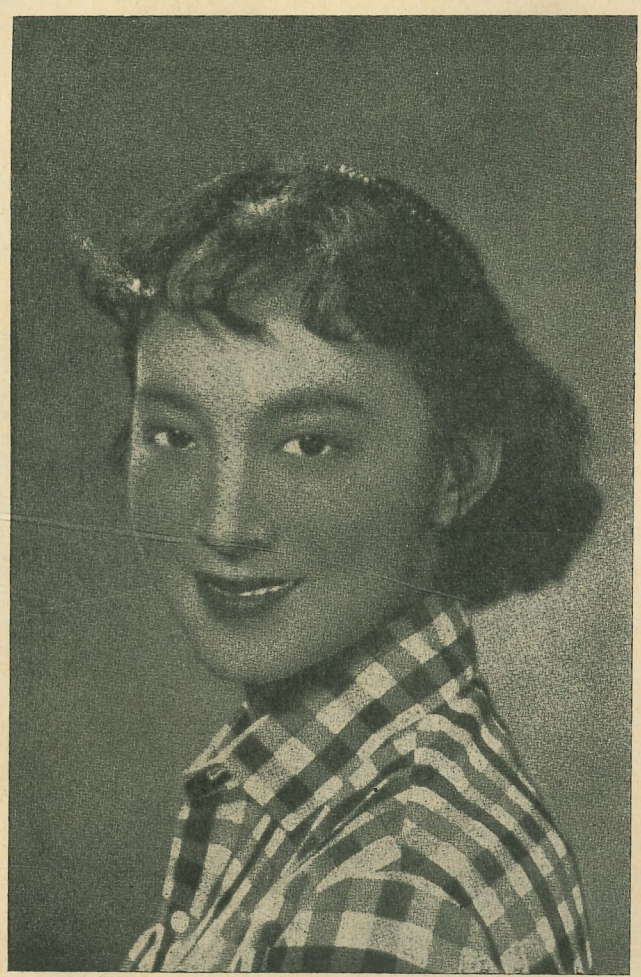
「麗人行」——田漢編劇，陳鯉庭導演，與黃宗英、沙莉、上官雲珠、藍馬等合演。

「烏鴉與麻雀」——沈浮編劇、鄭君里導演，與魏鶴齡、黃宗英、孫道臨、吳茵等合演。

趙丹比較有上進心，對電影表演技巧的磨練下過功夫。不過，他有舞台劇的根底，對他參加電影工作大有幫助。在抗戰前，他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重要分子，曾參加舞台劇「大雷雨」、（與江青合演）、「娜拉」的演出。

在進入影劇界之前，趙丹早有演戲的經驗，他在江蘇南通中學唸書時，同錢千里、朱今明、顧而已（現在都成了電影界的黑帮），就組織過「小小劇團」，演過田漢的「蘇州夜話」、「南歸」。後來，他轉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唸書，便又加入了「美專劇團」、「振聲劇團」的活動。

像白楊、秦怡一樣，趙丹在一九四九年後也主演過不少影片。其中有：「李時珍」、「爲了和平」、「海魂」、「聶耳」、「青山戀」。「聶耳」一片



王丹鳳

，在卡羅維•發利的「國際電影節」（捷克主辦）獲「傳記片獎」。

趙丹加入中國共產黨比張瑞芳、黃宗英晚，他是與白楊在一九五八年入黨的。當時，中共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和演員入黨，郭沫若、梁思成、白楊、趙丹，就是在「大躍進」中「躍」入黨裏面的。

趙丹入黨後處處表現「積極」，惟恐不够「緊跟黨走」。於是，他成了「全國人民代表」，當了「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寫過不少歌功頌德的文字。可是，這樣一個自命「聽黨的話」的「進步演員」，終歸還是逃不了江青的羅網。

王丹鳳主演「桃花扇」倒霉

王丹鳳因主演「桃花扇」而闖禍。「桃」片是根據歐陽予倩的同名話劇所改編，江青集團認爲，它是一部鼓吹國民黨復辟的「毒草」，而王丹鳳則通過李香君的藝術形象，配合台灣的「反攻大陸」的活動云云。

一篇批判「桃花扇」的文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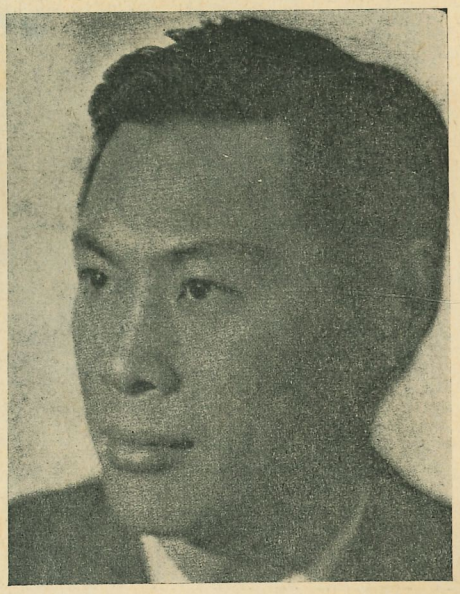
> 影片「桃花扇」是一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妄圖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的反革命影片……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惡毒咒罵我們的社會「國破家亡」，「民不聊生」，污蔑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朝政腐敗」，「陷害了多少忠良」。他們還嘔心瀝血地塑造了一個反動知識分子的典型——妓女李香君，為一切不甘死亡的牛鬼蛇神樹立黑「樣板」，竭力鼓吹反動的「東林精神」，拚命叫喊「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公開號召一切反革命分子起來進行反革命暴亂。

王丹鳳即使不主演「桃花扇」，也過不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因爲她的出身，她過去演的戲可以挑剔的地方太多了。江青集團主持的「電影戰報」，就說他「一生骯髒」，過去曾在香港灣仔某大飯店的賭博場當侍女，與商賈大亨有許多曖昧關係。

還有一篇文章指責王丹鳳，參加中共藝術團到北越戰場訪問，竟唱起軟綿綿的電影插曲來。

在大陸電影界，王丹鳳的名氣遠不及白楊、秦怡、張瑞芳，政治地位也低得多。不過，她主演的影片却不少，其中以「護士日記」和「家」，最富影響力。

「護士日記」，是陶金導演的一部名片，該片描寫一對青年醫務工作者的愛情生活，如何與黨組織的要求相衝突。由於影片渲染了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情調，頗受青年觀衆歡迎，但也招來了一條罪名——「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王丹鳳在這部影片中扮演護士簡素華。在「家」一影片（巴金原著，陳西禾導演）中，王丹鳳飾演高家丫頭鳴鳳，深獲影評界的好評。與他在此片中合作的，有著名演員孫道臨、張瑞芳、黃宗英等。



劉瓊

除了「護士日記」和「家」，王丹鳳還主演了下列影片：

「海魂」——徐韜導演，趙丹、劉瓊、崔嵬、王丹鳳等合演。

「春滿人間」——柯靈編劇，桑弧導演，白楊、衛禹平、王丹鳳等合演。

「你追我趕」——黃宗英編劇，葉明導演。

「女理髮師」——與韓非、顧也魯等合演。

「桃花扇」——梅阡、孫敬導演，王丹鳳、馮喆合演。

王丹鳳參加電影工作，是從抗戰中期開始的。她替「國泰」、「中電二廠」、「大成」等電影工作，拍了許多電影。朱石麟導演的「千古恨」、方沛霖導演的「青青河邊草」、屠光啟導演的「月黑風高」、岳楓導演的「鸞鳳怨」、袁叢美導演的「無語問蒼天」，便是其中的一部份。

「阿飛導演」劉瓊

一九五二年前後，從香港回去的電影工作者，在「文革」期間幾乎全倒下

去了，劉瓊、韓非、孫景璐、舒適，便是代表人物。

「文革」前劉瓊導演過好幾部影片，影響最大的有：「阿詩瑪」和「五十一號兵站」。它們均被江青集團列爲「大毒草」。一篇清算劉瓊的文章說：

> 「阿詩瑪」是宣揚以美人征服世界、鼓吹愛情至上主義，抹殺階級鬥爭的一部典型修正主義影片，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瞿白音鼓吹「創新獨白」的黑樣板。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廣田（引者按：雲南大學校長、散文作家）是這部片子的「文學顧問」。編劇葛炎、劉瓊，導演劉瓊。
>
> 劉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著名的阿飛導演。……在夏衍、陳荒煤以及文藝黑綫總後台劉少奇的包庇下，「阿詩瑪」竟與「早春二月」、「林家鋪子」等毒草片在港九搞「優秀」影片展覽映出。

劉瓊同江青（藍蘋）合作演過戲是一九三六年的事。當時他們都爲「聯華」影片公司的演員，合演了費穆導演的「狼山喋血記」。這部影片，作爲「國防電影樣板」而被左翼文化界大力推荐，劉瓊和江青也因這部影片出了風頭。

拍了「狼山喋血記」後，劉瓊還替「聯華」主演了「陌生人」（譚友雲編導，鄭君里、宗由等合演）。以後爲「華新」「華成」主演了下列一些影片：

「金銀世界」——顧仲彝編劇（顧氏前幾年爲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已去世）、李萍倩導演，劉瓊與顧蘭君、白虹、尤光照等合演。「隋宮春色」——楊小仲編導，陳燕燕、劉瓊、姜明、陸露明等合演。「花魁女」——吳永剛編導，陳燕燕、劉瓊、黃耐霜、韓蘭根等主演。「杜十娘」——李萍倩編導，劉瓊、陳燕燕、陳娟娟等合演。「亂世佳人」——張善琨編導，陳雲裳、劉瓊、姜明等合演。「生路」——李萍倩編導，顧蘭君、劉瓊、王獻齋等合演。

若論藝術影響力，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劉瓊，是不及主演「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陶金，亦不如以「夜半歌聲」哄動影壇的金山。

一九五二年以來，劉瓊一直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當演員與導演，他同秦怡合作主演「女籃五號」，他還導演了十一部電影，「四進士」、「女駙馬」、「喬老爺上轎」，便是其中一部份。

劉瓊導演的影片，原都沒有攻擊共產黨的意圖。即如「五十一號兵站」，是歌頌共軍如何英勇機智地同敵人作戰，「阿詩瑪」取材於民間故事，亦無諷刺「社會主義」的痕迹，江青集團却偏偏對它們毫不留情地進行清算。

大陸電影界的創作環境太差了。編劇、導演、演員，除了在影片中演釋毛澤東的教條之外，很難不受到當政者的非難與清算。電影創作的框框太多，北京、上海、廣州的電影製片單位，已陷於停頓狀態中，新拍製的影片只有江青指揮下的「綱琴伴唱『紅燈記』」，以及若干重要集會中毛澤東接見羣衆的紀錄片。這對取得政權二十年的中共來說，實在是很可悲的。

黃永玉 作

布織——圖插「阿詩瑪」

這張漫畫刊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美國卡通雜誌「淘氣鬼」（Puck）運用誇張手法極其深刻地暴露了八國聯軍攻打中國時期帝國主義的嘴臉以及當時中國的處境。八國聯軍是英、俄、德、法、美、意、奧、日全是野獸的嘴臉，最惡的是熊與獅，因為當時俄英兩國侵掠中國利益最多，紅鷄法國及兀鷹德國來勢洶洶，而雙頭鷹奧國也不落後，老虎日本及豺狼意大利也窺俟着。因為作者是美國人，代表美國那頭鷹畫得很公正的樣子，其實美國當時進攻中國絶非像畫裏那裏站在仲裁似的地位。龍中國在被瓜分躺在地上垂死，雖有一點人形，但作者顯然亦有醜化成份。這種次殖民地的日子現在已經過去了。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南無阿彌陀佛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故般波羅蜜多說若咒

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婆訶

故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無明無亦無明盡

乃至無老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識

舍利子

色異空異色不空不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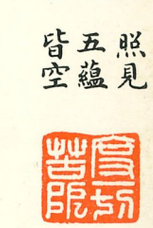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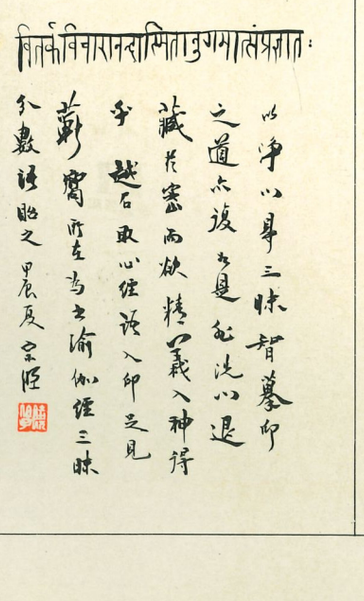


度一切苦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吾師康同僧居士于皈依太虛法師後積數十年之心力刻成多心經一卷全文計四十四石存亡未十余携原拓孤本留海外念載晨夕研究金石篆刻因藉事日進遂將遠窩秦漢章法者易刻多方雖然變化已集諸家之大觀但因經文有字無篆者必須以偏旁拼合成篆入印因此攻憲多年未予付梓甲辰夏承饒宗頤先生為題瑜伽經梵文於後見者咸促付印傳誦謂兼可欣賞篆刻藝術清末黃牧甫亦曾刻心經一卷未經印行而失散余走海外百物蕩然無存惟此心經孤本完璧未遺似有神護今願以此功德除一切衆生苦厄其篆體章法亦復如是無雅與吾已盡吾師與余數十年之所學也

己酉初夏　易越石謹識并書



老舍在昆明

● 宣恩承

滿洲三傑

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類，三百年中滿洲人有三位傑出的小說作家，可稱爲滿洲三傑。第一個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第二個是「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第三個當推老舍。這三個人都是北京滿洲人。第二相同之點是三傑全爲窮愁所困。在南京的家沒被抄以前曹雪芹少年時還過着一段富裕艷麗的生活。而李汝珍和老舍則始終在貧困中掙扎。他們三人的題材是不同的。曹雪芹寫言情小說，李汝珍寫諷世小說。老舍的題材是窮苦大衆，不寫女人。老舍的文字是幽默的，但是內容嚴肅。

老舍的文字是創時代的，以純白極俗的字「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纔算本事，不加醬油味精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當時在英國寫小說不過是寫着玩，沒想到二十年後他的作品作爲教科書的文典文範。然而事業沒有偶然的。老舍作品的成功是他時時努力，時時刻刻的留心觀察。「對甚麼也感到趣味，然後寫作的時候纔能把不相干的東西聯想到一處而創出頂好的比喻。」

他用三便士練習簿作稿本。另外他把寫錯了壞了的零頁撕下來，放在口袋裏，遇見甚麼可記的景物或可記的話，便寫在這零頁上，以爲參考。幾次我們到倫敦城外郊遊他均把一些景物記下來，點滴的寫在他那零頁上。有一次我同他坐船沿泰晤士河到漢謨吞故宮去，那是亨利第八的皇宮，雄踞河上，古堡春深，十分優美。他全記下來。又一次到瑞屈港（Richmond）正是日落，我們坐在山坡上，靜看太陽西下，紅霞晚照，泰晤士河水溶溶，清風拂面。他掏出他的零頁紙片，一一記下來以爲他日寫景物的材料。所以他寫的景物不是粗製濫造的，不是隨便胡謅虛構的。「二馬」中的泰晤士河的紅霞日落，是經過一審實際體驗工夫的。

老舍的文字很像年輕的旗人貴婦，天然的脚不纏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細腰之美，均呈現出來。文言文像從前民裝女人，穿了許多褂子、裙子，上邊有許多繡花，纏着足扭扭捏捏，失了自然美態。一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文白雜錯很像放了足的女人，扭扭捏捏，去不掉纏過足的笨拙。這種「改足派」比不上天足落落大方。老舍的小說不用文言，不用詩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雜的句子，不受纏足的限制。天然的旗裝是他獨樹一幟的創造。

羅文幹由英國牛津回國以後不穿洋服西裝，穿中國布鞋，戴瓜皮帽，徹底漢化。他說穿長衫戴呢帽不倫不類。穿中國衣服另加洋服褲子和皮鞋，不中不西尤其沒道理。老舍的純京白，地道北京話，或者合於羅文幹的徹底中裝的邏輯吧。

老舍和女人

詩酒風流，「文人無行」，一些文人或冒充的文人總和女人扯不清。和這個女人講戀愛，和另一個人同居，三三兩兩，前前後後有了三個五個女人纔够文人派頭。外國人也說「音樂，酒和女人」（wine, women, song）是名士的三大要件。按這個標準，老舍不够稱爲文人。他守身如玉，處世謹嚴。他沒有女友，沒有任何風流案。在英國六年中，與女人絕緣，中英女人一概謝絕。經濟上的限制或者是一個因素，與女朋友往來至少須有請吃飯和看電影的游資。如果進一步上旅館，開房間更須資本雄厚。老舍的月入二十多鎊此路不通。然而主要的原因還是他持身嚴肅，舊道德觀念極强，責任感極重。他主張男女兩方均要從一而終。最不贊成始亂終棄，胡攪八攪。「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嫉惡如仇的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捨命的熱情同樣發達。」⑤

兒時他曾眷戀過一個小姑娘，那是一段單相思的故事。羅常培先生曾自告奮勇代他去和那位姑娘說親去。可惜杜牧尋春已晚，那位小姐的父親已當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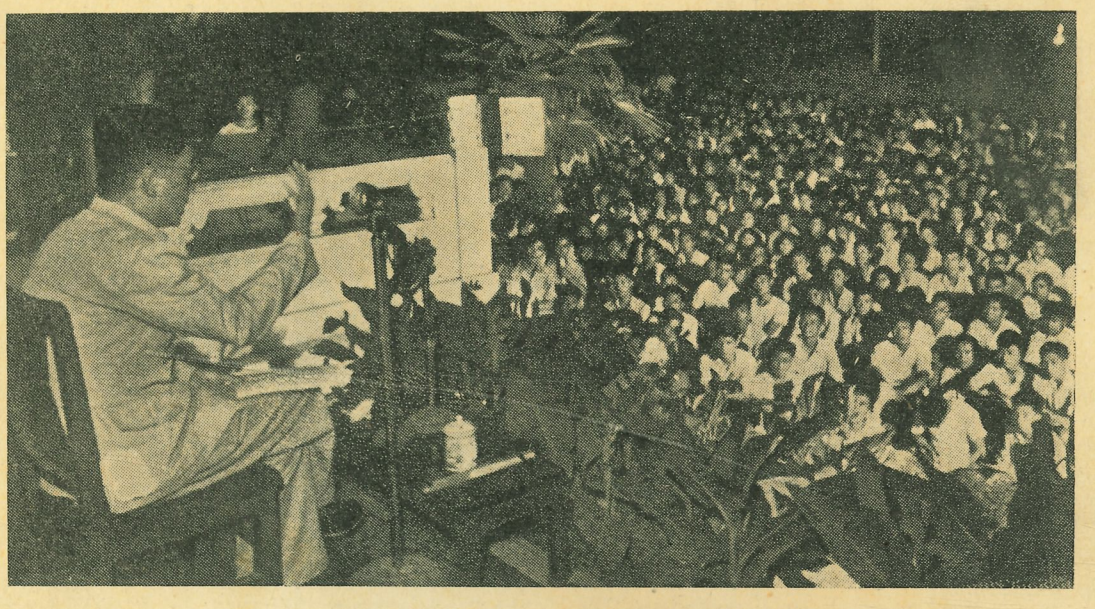
尙，累得女兒也帶髮修行，終身不嫁，棄絕塵緣了。這件單相思的故事對老舍有多少影响，但他諱莫如深，向不提及。這實有別於一般男人，一般男人三五成羣在一處聊天，談話半小時以上而不談及女人和性，是絕無僅有的事。老舍是例外，他向來不談女人。他較早幾部小說中幾乎沒有女人。他小說中的女角都寫得不靈。他自供道：

「我怕寫女人；平常日子見女人也老覺得拘束。在我讀書的時候，男女還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時候，終日與些中年人在一處，自然要裝出穩重。我沒機會交女友。也似乎以此爲榮，在後來的作品中雖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來，而加上一切我所看到的女人舉動與姿態；設若有人問我女人真是這樣麼？我沒法不搖頭。趙子曰中的女人沒露面，是我最誠實的地方。」

那時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中，男人多女人少，沒機會交女友，也是原因之一，英國的留學生，包括蘇格蘭威爾斯，不過三百人。女學生不過十分之一，不足二十人。而男學生也是少年老成，老氣橫秋，哭喪着臉，預備考試念學位。例如劉攻芸、吳定良、朱光潛等均是，沒有留東外史那類花絮。英國天氣壞，住處壞，飲食更壞。不念學位的學生，不必在英國受洋罪。買一張車票渡海到巴黎花都吃吃喝喝，玩玩笑笑，飲食起居，交女朋友，全好，全方便。法國人也不像英國人的冷面孔，假道學那樣討厭。老舍和我在英國五六年所知講戀愛的學生只有羅隆基一人。他由美國來英一年，在美國他學會美國人打快拳的辦法、速戰速決，追上張舜琴。後來回國不久又以打快拳的方法追上另外一個女人，把張舜琴硬是真的打散了。真是用拳打。胡適之說羅張是性變態虐待狂，願打願挨，那是後話。羅隆基這樣輕浮之人，不齒於當時的留英學生。尤不齒於老舍這樣古板的人。

老舍的小說沒有任何黃色氣味。回國以後所寫的是出名的「駱駝祥子」，其中的虎妞仍是清描淡寫，虎妞在褲腰上塞了個枕頭，假裝有了孕，威脅祥子和他結婚。至於女人心理，兩性方面的描寫，仍是像對打八卦拳，一碰即走。

回國以後經羅常培先生介紹，老舍和胡潔青結婚。對於女人當然瞭解多一點。例如月牙兒小說以女人爲主角。可是，仍以社會問題爲主。「不敢放胆寫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激不起讀者心靈上的震顫。」



十多年前，身為北京文聯主席的老舍，除了寫作和事務之外，他經常還要出席許多演講會和討論會，這是北京圖書館邀請老舍在館內講演寫作問題的情形。

在英國的六君子

留英學生三百人中大部份是來自大英帝國殖民地的華僑。以由香港、新加坡、南洋羣島、南美殖民地來的廣東福建人居多。例如何世禮、關祖堯、林鳴鳳等均是由殖民地來的。中國大陸華人較少，北方人更少。其他由美國學成歸國路過英國的人，多是遊客性質，最長一年半載就走了。前邊所述的羅隆基及于俊吉就是這樣短期居留之人。他們既是短期就走，所以很少與長期的留英學生有來往。國內來英國攷察的政客學者更是來去匆匆。例如徐志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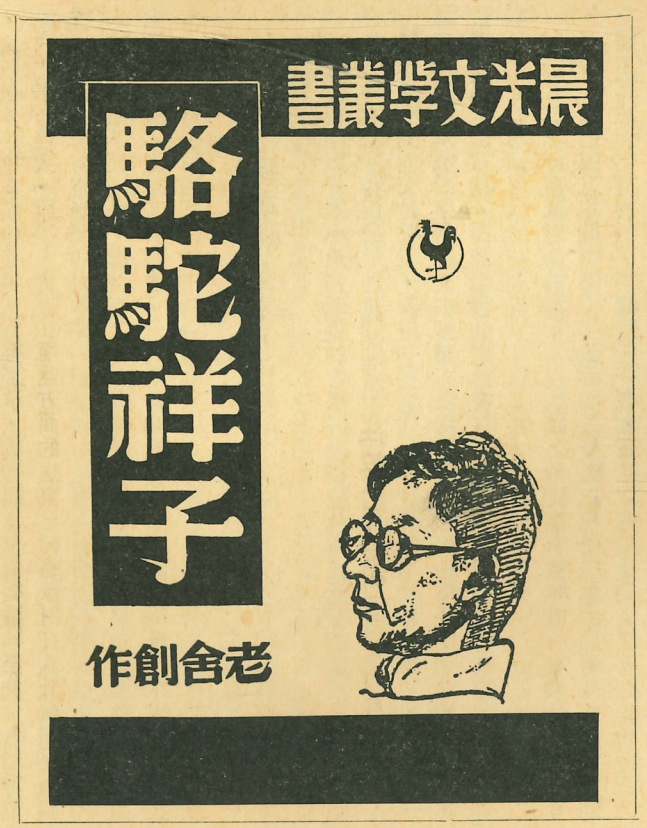
章士釗、鄭振鐸均是幾個月就走了。除鄭振鐸和老舍稍有往來以外，許地山（落華生）在牛津一年，他和老舍在國內就是朋友，所以有往來，老舍很少和其他人交往。雖然他住在學生羣中，他究竟不是學生。他不參加學生會和基督教學生協會，也不參與學生運動一類活動。

公使舘的人——那時還沒有大使——七零八落，潰不成軍，是最慘的時代，正是國內大亂的時候。奉直戰爭，五卅慘案，國民黨北伐，武漢南京分家，上海大屠殺，均發生在這時代。使舘欠薪，零落不堪。公使無米爲炊，一國的堂堂代表抬不起頭來，見不得外國人。先是顧維鈞作公使，他作不下去了，無聲無息的走了。交朱兆莘作代辦，不久代辦也代不下去，辦不了事，也走了。只剩下一位參贊陳維城博士看守門戶。這位參贊可真慘了，應寫成「慘站」。

陳博士，北京人，是個老實好人。娶了一個英國女人爲妻。因此就入贅英國永不回天朝中國了。據傳說他在北京還有一個中國太太，正等着他，要和他清算。那是婦女們的閒話，無從證實。他黑黑的一張臉蒙在一個很大的頭上。頭下連在一個肥胖短短的身子。永久穿一套外交禮服：袖上有花，但屁股發亮，很像古董店的老闆。有一次在牛津大街追巴士，燕尾服隨風飛舞，風吹帽落，一下子把他的高帽吹掉了。他一方面趕帽，一方面大喊大叫追巴士，其滑稽鏡頭勝過卓別靈的電影。他那追巴士、落帽、趕帽的故事在學生羣中轟傳一時。有些學生以爲追巴士的陳博士有失國體，應提嚴重抗議。有些以爲公使舘一貧如洗，是沒法子的。中國話中「沒法子」三個字最有用，可以應付一切難問題。一個學生說現在有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北京政府、國民政體、共產政體、軍閥政體，所謂失國體是失了哪一個國體？向誰抗議？誰去抗議？一連串的問題，把這追巴士趕帽的故事結束了。這件故事可能是小說中的好材料，可是老舍沒採用在他的小說中。他以爲無論什麼國體也吧，總是中國人的一體。

「學然後知不足」，老舍每願求師訪友求進益。他愛交朋友，對朋友熱心，而且有組織能力。經他的推動乃組成一個六人讀書會。這個會沒有名字，也沒有什麼章程、政綱、黨綱，更沒有揷血爲盟，金蘭譜拜把子的一套。只是好朋友相聚，以文會友。每一兩週聚會一次，貢獻讀書所得，各抒己見，談談天下大事。最末吃一頓「雜碎」，皆大歡喜。

只有六個人。除我和老舍以外，有酈堃厚、吳定良、邱祖銘和吳南如四人。我開玩笑說應稱六君子。邱祖銘說戊戌政變六君子，全在菜市口砍了頭，不吉祥。大家只是笑笑而已，那時沒用任何會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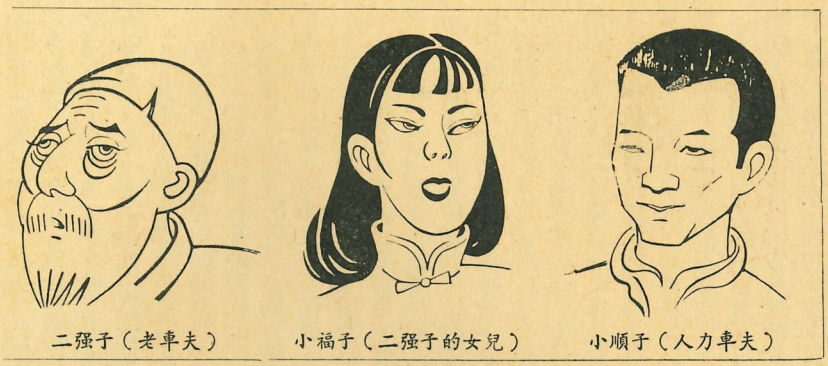
「駱駝祥子」可說是老舍得意之作，此書在七七抗戰那一年寫成的，先在「宇宙風」上連載，但未刊完，戰事即起。後來，此書在廣州印成單行本，又在四川印行過土紙本，其後正式由生活書店發行，一九五〇年再由晨光發行新版本。此書已有德、法、意、捷克、瑞士、西班牙、英、日等國文字的譯本。

酈堃厚在帝國學院學化學，他和我都是南開學生。老舍在南開作過教員。人不親土親，「大家全在一個鍋吃過飯嘛，」雖然稍不了學派，但學校紫領帶，好像有點什麼特殊關係似的。老舍寫完一本小說找我和酈堃厚給他看看，挑挑錯字。說實在的，在南開時代老舍在中學作教員，酈堃厚和我是在大學作學生。中學大學是兩個部門，校舍也不在一處。中學在天津城的西南角，地名南開。大學部在天津南郊的八里台。吃飯的鍋可能是同一個鍋，可是時間有先有後。老舍到南開中學教書時，我已上了台——八里台——了。

吳定良在倫敦大學唸人類學博士學位，對於人種分類，人類進化等，很有研究。邱祖銘是公使舘的三等秘書，對於中國哲學很有根底。他說「中國人嘗

說以儒立國，尊經重道，以孔子爲尊，實在統制一般中國人思想行動的，不是孔子，而是黃老之學。中國人的婚喪嫁娶，養生送死的種種儀式，及一般人所信奉實行者，多是黃老之學，很少有孔子思想。幾千年控制中國人思想行爲的不是孔子，而是黃老。」這種獨立的見解，四十年後記憶猶新。

六君子沒有政治上的主張，沒有政治行市。舉一例可以爲證，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北伐，英國報上常說 General Shek領兵如何如何。我們莫明其妙。這 Shek 是什麼人？莫不是阿拉伯酋長（Sheik）？字音與Shek相似，只短少一個字母。老舍說「此人不見經傳，可能是阿拉伯酋長領兵北伐？元朝時馬可勃羅作過中國官。英國人戈登帶領長勝軍打過太平天國不是嗎？後來找到了中文報，——那時沒有航空版，中國國內報紙須四五十天方到達英國，——纔發現了原來是蔣介石。他的名字用廣東音，採用廣東拼法，把「石」拼爲 Shek。他的全名蔣介石爲 Chiong Kai Shek，外國人習慣於把姓放在名之後，誤以爲蔣介石姓石。這種誤會一直到今天，還有許多外文報紙記者以姓爲名，以名爲姓。例如阮文紹總統稱爲紹總統，是司空見慣的外國報道。那時蔣介石是後起之秀。一九二七年以前在廣東範圍以外很少人知道這個人的姓名。實在說，蔣當時在廣東也是剛剛開始冒頭。蔣在上海無聊多年，一九二四年作了黃埔軍校教育長廣東方面纔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我們在海外的人孤陋寡聞或可饒恕。



老舍有熱情，對於那時的國民黨寄有極大的希望。因爲當時的國民黨，代表一種希望，代表改革的一綫曙光。這和後來國民黨腐化了，人們以爲共產黨是一種希望，同是一樣的幻覺。他在創作經驗中說：「我們在倫敦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却了，懊喪。」就是那時我們這個讀書會的心情。老舍要求改良，主張革命，廢除社會上的不公平，在每篇小說中均有流露。後來國民黨腐化了，他纔越積極。由於「對國事的失望，使一個有些感情而沒有多大見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憤恨而失望。失望之後，想規勸，而規勸總是婦人之仁的。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能在糞堆上找粮食；一個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將就堆糞。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維持這堆糞，而去勸告蒼蠅：『這兒不衛生』，我居然去勸告蒼蠅了。」⑥

這種天南地北亂說亂談的讀書會，因爲各有專長，各有一個行道，道不同，志也不合，每個人說一種術語，其他的人聽不懂。六個人所念的書是六個樣，路數根本不同。吳定良的人類進化、人類風俗，外行人還可聽聽。鄺堃厚所說的化學方程式、原子、電子，不是行外的人所能欣賞的。邱祖銘的哲學也只有一兩套。任何有學問的人不能一兩星期中就有一套新的哲學。這種所讀不同的讀書會讀不到一處，維持不了長久。後來我上了牛津，吳定良學成歸國，這六君子就潰不成軍了。再後，六人分散到六處，求同死在一地也不可能了。榮市口的六君子還同死在榮市口一地呢。

表弟的文章

老舍創作第一本小說「老張的哲學」脫稿後他寄給北京的羅常培先生，轉交魯迅給看看。魯迅的批評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⑦第二本小說他交給我看，改正一些字句，推敲一些小問題。第三本「二馬」寫了二年他寫幾段便對朋友去朗讀。我和鄺堃厚、祝仲謹是他朗讀的聽衆。鄺堃厚浙江人說官話，對於老舍的京白有些不甚欣賞，只是湊合着聽。我和祝仲謹是他的好聽衆。

一九二六年夏天老舍的「趙子曰」脫稿，他把原稿交給我，要我給他看文章。我帶了他這四五本練習簿——他的稿子全用三便士一本的練習簿寫的——到英國東部納佛克郡的亞茅斯海附近一個鄉下住了四個星期。逐字逐句的推敲文句和筆誤，全記在一個本上。回倫敦以後和他討論這許多問題。有些問題立即解決了，有些疑問到今天仍存在。當時他寫小說「只爲寫着玩玩」，沒想到二十年後他的文字可爲文範，可爲教科書。而且我又不是文字學專家，所以經過幾次討論以後也就交差了。

（櫃掌的廠車力人）劉四爺　（兒女的爺四劉）虎妞　（夫車力人）子祥

「駱駝祥子」的人物造像，王樹忱、徐景達畫

他的小說文字流利暢快，談笑風生，很有狄更司的派頭。他的寫作以新形式、新字句，純粹北京話寫出，是創作中的創作。有許多語音一向未見諸文字。許多有音無字的北京話，應採那一個字纔合於這方言土音的真意，很費斟酌。例如「甘脆」是否應寫「乾脆」；「什麼」或「甚麼」；「雜宗」或「雜種」；「腮幫子」或「腮梆子」；「含混一點」或「含忽一點」；「別打馬虎眼」或「別打模糊眼」；「賠上倆錢」或「賠上兩兒錢」；「別在眼前顯白」或「別在眼前顯擺」等等字句，當時是討論的對象，到今天尚未確定。中國語言，音少字多，是極大的困難。康熙字典上有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字，現代又加了許多新字，如鈷、鈾、氟、氧、牠、她之類。而中國語音，只有五百十三個音。每一個音代表九個以上的字。因此同音字太多。所以小學生們常常張冠李戴，以此易彼，把字寫錯了。一個大學畢業而不寫別字的中國人並不太多。新聞記者作家靠文字吃飯的人也不免筆誤或別字。在舊文字中這問題不難解決，有本可查。有疑惑時，查查本就知誰是誰非了。新創作的字句，無本可查，就費了思量。

有些筆誤錯字容易改正。例如：「從打鼓另開張」，「從」應作「重」；「巡警詐他的錢」，「詐」應作「榨」或「搾」；「管賬先生把賬殺好」，「殺」應作「煞」；「他平日非常勤緊」，「勤緊」應作「勤儉」或「勤謹」；「無因無故」應作「無緣無故」。另有一些字存疑到今，仍待檢定。例如孫偵探採窩子」是否應用「踩窩子」。「咱們抄土道走吧」，「抄土道」是否應作「朝土道」或「剿土道走」；「闖開胆兒幹」應作「撞開胆兒幹」？「悶了半天沒接碴」，這「碴」字是否應作「楂」，或「槎」，或「碴」？如果國語必須採用北京話，這些字早晚必須經過審察檢定，採用一標準正字，小學生纔有所適從。這個檢定工作尚沒開始。

有些新創的字，例如她、牠，「不用」合一字「甭」，現在已通行採用。但是四十年前這類字是不通的。文字的形成本是先有音後有字，「約定俗成」，大家唸出來某一個字的某一個音，經過一道普及流傳的階段就成爲正字了。然後國文先生纔有一個標準。

始終保持「俗」與「白」，自創一格不是老舍的毛病。魯迅批評老舍的小說「地方色彩頗濃」，似乎忘了北京話已成了國語，不是地方話。紹興話是地方話，潮州話是地方話，天津話是地方話，而北京話是正宗，是標準話，不是地方話。正像英國人的英文沒有怪腔（accent）一樣。美國人有美國腔，蘇格蘭英文有蘇格蘭腔，英國人無腔。老舍的語言是國語不是方言。魯迅所說的浙江話纔是方言。至於小說的故事內容以某一特定地點爲根據，方能情景逼真，繪影繪聲，真山真水。「地方色彩濃厚」正是好處。反之，憑空杜撰虛無飄渺，沒有固定的地點，沒有確定的人物，就不足以創造甚麼情景人物。那就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了。魯迅批評「地方色彩濃厚」是隨便胡說的。

老舍的文句、語法，及文體構造組織也頗有討論的餘地。白話文通用了四五十年至今無確定的規格。以前文言文時代學生背誦五經四書，唐宋八大家，古文辭類纂一類文章。之、乎、者、也、已、然、哉，有個規格，有一定的安排，國文老師改國文有所依據。白話文是新玩樣兒，無例可援，無法可守。甚麼句子爲對，怎麼安排就不對，許多國文先生感覺頭痛。新的作品用白話寫的文章，七咀八舌，百家爭鳴，尚沒有一個標準格式。不錯，語文隨時代變化，文章作法不能永久不變，不能永是八股，多一股少一股就不行。然而語言文字是交換意見，傳達思想的媒介，必須有一共同瞭解和一致的形式，彼此方聽得懂、看得懂對方所說所寫是甚麼意思。假如每一個人自創一種語言，像卓別靈在「城市之光」中那種有音無意的胡謅，誰也不懂，他自己也不懂，那就失了言語文字的功用了。人們每說文章通不通。所謂通，最初的意義是作者和讀者兩方共同瞭解之謂。如果作者與讀者不能瞭解，至少有一方面不通，不是作者不通就是讀者不通。有時候兩方面全不通。

老舍小說的基礎建在英文小說上。他讀的英文小說極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不覺中文句出現了英文筆法。可是中文並不是按照英文文法作的。

倉頡也不是英國人，中文語法不可太歐化。老舍極力避免歐化，結果仍有歐化的字句。例如「想像確定經驗，經驗豐富想像」把豐富二字用爲動詞，在英文是有的，在中文就有點生硬。「他的話，所以，都留給祥子聽」。把「所以」放在主詞之後，是英文的寫法。「他的話不够帮助說完了他的意思」。「不够帮助」好像是由英文中楞譯出來的。「小得勝——爸爸老得勝在河南正了法——特別的客氣」？在主詞後加一句類似英文的相關代詞的子句，是中文中所沒有的。因爲中文語法沒有相關代詞子句的辦法。

以上的幾句例子不是由「趙子曰」小說中提出來，是由老舍其他小說中隨便摘拾的。「趙子曰」不在我手邊。可是「趙子曰」中也有類似這樣歐化字句我曾提出來和他討論。

當時我另一個提議是每章的分目標題。我提議每一章有一個標題，以便醒目，有綱有領，當然不必用排筆對襯像舊式章回小說那樣：「賈寶玉初施雲雨情。劉老老一進榮國府」。「法性西來逢女國。心猿定計脫煙花。」我以爲應採用狄更司小說的那樣分目標題：「我的姑媽下了决心」；「暴風」；「一個來客」等等，這樣有了分章標題，至少比一氣呵成從頭到尾，一二十萬字堆在一處來得清楚些。他不贊成章回小說的排筆標題，而每章尋一好標題，生動有趣，談何容易。難得每一章全有好的字句作標題。與其畫虎不成，不如甘脆不要。因此他的小說沒有分目標題。至於每章冠一號碼如「七」、「九」、「廿四」等，也是後來的事。

標點符號也是未决的事項之一。中文原來只有句讀，「三字經」上說「明句讀」，沒有其他標點符號。最近五十年纔引用外文的標點。可是中文不是按照英文編造的，英文中標點，用在中文裏很像咖啡泡飯，不是味。何況英文標點也是較近代的創造。三百年前，英文也沒有標點。時至今日英文標點在英文中尚有一些疑問和未定的地方。把洋玩兒移植到中文裏，有些地方像非洲黑女人把英國人所按裝的銅電綫偷下來作爲裝飾品戴在耳朵上一樣。

關於標點符號我們討論了許久。同是無結果而散。

拿破崙的隨從副官一輩子沒發現這小小的拿破崙，有甚麽偉大的地方。每天跟着拿破崙，見他吃飯，睡覺，辦公事，追女人，和其他平常的人一樣。偉大是陌生人的想像。常常相見的人沒有偉大。老舍也是小小的格子，白白的臉，用三便士練習簿寫些回憶，寫着玩玩。在熟人當中想不到，有甚麽立德立言的地方。後來老舍成了名，那是早晚行市不同，當時是沒想到的。抗戰時期，老舍在漢口，有一天來我家裏閒聊天。那時他已有文名，提起在英國時的舊話。我借一個冬烘先生的故事自吹一陣。

一個紹興冬烘先生好自誇。他作一首打油詩：「天下文章數三江。三江之中數吾鄉。吾鄉之中數我表弟。我表弟請我看文章」。相與一笑。

後話

四十年前老舍在英國開始寫小說的零星故事，據現在所能紀憶的，到此「打住」。以下的餘興是簡述他何以走入共產黨的營陣。

老舍離開倫敦東方研究所那年我介紹我的好友林漢甫去接他那教國語的職位。他離開英國到巴黎和新加坡各住一個短時期，在新加坡一個中學教書，凑足了旅費，纔回到北京。在北京的一段大事是結婚。新娘子胡潔青是羅常培先生介紹的。老舍的婚姻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現代文人中很少見吧？

一九三一年他帶着新婚太太到濟南齊魯大學去教書。他的太太也在濟南一個中學教書。夫唱婦隨，在濟南三年中恐怕是老舍一生較好的一段時光。已結了婚結束了三十年光棍生活。有一固定職業，固定收入。在國內已漸有文名。而且年富力强，三十五六歲正是有爲之年。一九三三年我過濟南，他夫婦到車站接我到他家吃飯。他滿面春風。按照老舍的標準就算心廣體胖了。可惜好景不長，蘆溝橋的炮火震動全中國，他把家小送回北京，一個人走上流亡的旅途。

在漢口時，抗戰之始，他忙於組織全國文藝協會，協助抗戰。他有熱情，有組織能力，很快就組成了全國文協。但是他不是國民黨黨員，又不肯巴結任何權貴要人。無錢無勢，困難重重。光桿兒一個人苦幹，幹不出甚麽奇蹟。僅憑兩條麻桿細腿跑，也跑不來甚麽成果。有時他到我家來喝兩杯酒，吃點花生米，聊聊天。聊不掉心中的苦悶，好在組成了全國文協，對於抗戰總有點貢獻。雖然沒有理想的那樣好，總算盡了力。

一九三八年日軍逼近武漢。我們流亡人全溯江西上到了重慶。抗戰時重慶的艱苦凡參與者皆知其味。流浪文人尤是苦中之最苦者。老舍住在望龍門十八梯附近一個破亂地方，破亂房子。白天跑警報躲飛機，夜裏和老鼠鬥爭。老鼠清算老舍，老舍反抗老鼠。我勸他何必老和老鼠找別扭呢。搬到鄉下我的家去住總好點，他不肯。他說南山的鄉下太遠，要爬一個大山坡，進出太不方便。仍願守着他那全國文協。捨不了自己所生的孩子——文協。

逼上梁山

老舍在重慶時代最大的一件事是一筆三十萬元的生意。不幸，這意外之財，帶來災害。使他的生命有個大扭轉，帶來厄運。全國文協時代老舍已寫了十多本小說，大有文名。因此有人打他的主意。一個黨裏要人向他接頭，請他寫一本小說，主意要擁護領袖。本着中央訓練團牆上所貼的總裁言行分析「繼先聖之絕智，開萬世之太平」一類意思作文章。代價是稿費三十萬元。那時法幣尚未十分毛荒。三十萬元法幣約值今日港幣兩三萬元。這一筆肥豬頭門，意外之財，在其他文人看來，以爲是福自天來，天官賜福，不接受，還等甚麼？老舍却冷冷淡淡拒絕了。這位黨老爺自討無趣，碰了一鼻子灰。他看錯了人，不明白老舍是一絲不苟不介不取的。不給要人寫壽文作壽詩，「君子有所不爲」。他不願意說的話你不能勉强他說。他所不願意作的事，你不能勉强他作。他「天生洒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蓄在裏面而不輕易表現出來。被老師打斷了籐鞭，疼得眼淚在眼睛裏亂轉，也不肯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⑧」。他的骨頭越窮越硬，「貴賤不賣」。那位黨老爺不識貨，亂喊價錢。結果生意沒成，老舍因福得禍。他的「金不換」變爲「不識抬舉」。得罪了當道就難於在當道以下過日子了。他主持的全國文協遂也被目爲左傾。本是愛國組織現在有了「叛國」的陰影。中國的朝代制度君主、和國家、民族是三位一體的。君主就是民族，就是國家。和上帝、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邏輯一樣，永久不滅。不說話的自由就等於反叛。

岔路上的分手，越走越遠。接着有第二步的演變。那時馮玉祥是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可是名爲副委員長，實在受他自己的軍事委員會看管監視，不能離開重慶市區。這位基督將軍也是貧苦出身，原是目不識丁。後來在軍隊中，自己苦學，認識了許多字。他愛上了老舍的小說，也深佩服老舍的爲人。展轉求人介紹，認識了老舍。英雄識英雄，相見恨晚。三日一小筵，五日一大筵，把老舍捧如活神仙，恭維備至。三十萬元買不動，三五句好聽的話是聽得進的。馮玉祥善於辭令奉老舍爲老師。就把這「老房子」搬到歌樂山⑨上去了。基督將軍本是當局的反對黨。老舍搬到歌樂山馮公館，就是等於加入反動陣營了。在當局的看法，老舍所上的歌樂山，不是歌樂山，而是梁山泊的梁山。

共產黨佔領大陸以後，一九四九年冬，老舍偷偷由美國經香港返回大陸。他原是前一年應美國國務院「文化交流」之請到美國研究考察的。假如他願意留在美國的話，大可以不返大陸。他回到北京以後是蜜月時期。共產黨愛上了老舍，老舍也捧共產黨。卿卿我我，好不親熱，共產黨分配給他一所小小四合院房子，在王府井大街北頭一個小胡同名豐盛胡同。並冊封老舍爲滿洲人民代表，參與北京市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滿洲人在哪裏？他如何代表？在共產黨統制之下，還協商甚麼？你不要問我。你問上帝，假如你相信上帝。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問問喇嘛活佛或狐黃大仙也許有個答案甚麼的。

他寫一本「龍鬚溝」劇本頌揚共產黨的德政。龍鬚溝是北京天橋附近一個臭溝，原是洩水的地方。明清兩朝人們在溝裏倒垃圾，年積月累，水洩不通成了大大的臭堆。共產黨到了北京，把垃圾清除了。溝是恢復了，可以流水。在中國不能不算德政。老舍讚揚這德政。偉大、偉大，彼此偉大。老舍說共產黨偉大、共產黨捧老舍偉大。偉大的階段過去了。共產黨可讚揚的題目減少了。共產黨對於老舍的讚揚也減少了。

形勢比人强，人是環境的產物。老舍接近左派的原因，除了上述逼上梁山的情勢以外，就他的個人環境來說，他大概自覺和共黨是同路之人。他從小兒就窮，共產黨聲言代表窮人。按階級說他是無產階級。而且他是燕趙慷慨悲歌之士，具有極大的熱情，主張革命，主張社會公道。他說「在今日而想明白甚麼叫作革命只有到東方來。因爲東方民族是受着人類所有的一切壓迫；從哪兒想，他都應當革命。」「說到將來呢，人類顯然的是朝着普遍的平均發展走去。……人類這樣發展下去，必會有那麼一天，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誰也不比誰高，誰也不比誰低。大家各盡所長，爲全體的生存努力。」⑩

他的夢想、願望，和一般書生之見相同，太幼稚，太天真，太不符實際。中國實際政治仍是在改朝換帝的惡性循環之中打圈子。一個朝代太腐敗了，引起了暴動。新皇帝是窮人無賴出身，知道窮人的要求。也學了一切流氓無賴的騙人辦法：任何鄉下一個老太婆全稱爲「老大娘」。同時拉攏失意的文人爲軍師給他作宣傳。可是一旦得了政權，登上了金鑾殿「老大娘」放在一邊兒不用說，四十年生死同志，救命恩人，一律殺害，賜死。前朝的錦衣衛、宦官、太監皇氏制度一律恢復。「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一套老說法全保存。廢除一點舊的陋規積弊但同時加添了許多新的苛政，新的鎮壓，新的逼害。那些具有天真想法幫閒的文人們不承認無賴就是天神上帝，乃逃不掉清算遺棄被殺之列，古如此，於今尤甚。

老舍習於自由思想，住過自由世界太久，尋實求真的態度不合共產黨的胃

口。「譬如說革命吧，青年們只要有點知識，有點血氣，哪個甘於落後？可是，把一位革命青年寫成一舉一動全爲革命，沒有絲毫弱點，爲革命而來，爲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麼完美……天下沒有這麼完全的人。藝術的描寫容許誇大，但把一個人寫成天使一般，一點都看不出他是由猴子變來的，便過於騙人了。」⑪

這和「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十全十美的東方大救星的說法，自然不相容。你說大救星是猴子變來的，豈不是瀆聖犯上，罪該萬死？

「讚詠個人的偉大與成功，於今似覺落伍。」老舍說過這類話自然難逃紅衛兵的棍棒。

在英國時老舍最羨慕英國人的狗。英國狗養尊處優，錦衣玉食。吃得好，住得好。還有人把遺產留給狗承受。有些英國人愛狗遠超過愛他們的父母。老舍說他下一輩一定託生爲一條狗。那時他沒想到今日中國大陸的狗也全被殺光了。

革命是瘋狂的行動，政治上的腐敗積弊和社會上的不平，把老百姓逼瘋了，起了暴動。暴動是殘暴的。以暴易暴，殺死了許多壞人。同時也殺死許多好人。如果老舍真的被打死了，他是被殺在好人那一堆裏。（完）

⑤「中國人與中國文」一一七頁⑥「老牛破車」四二頁
⑦「中國人與中國文」一一九頁⑧「中國人與中國文」一一六頁
⑨歌樂山在重慶西郊⑩「老牛破車」九六頁
⑪「老牛破車」一〇五頁

一九七〇年寫於美國破落拉圖城。

英國與英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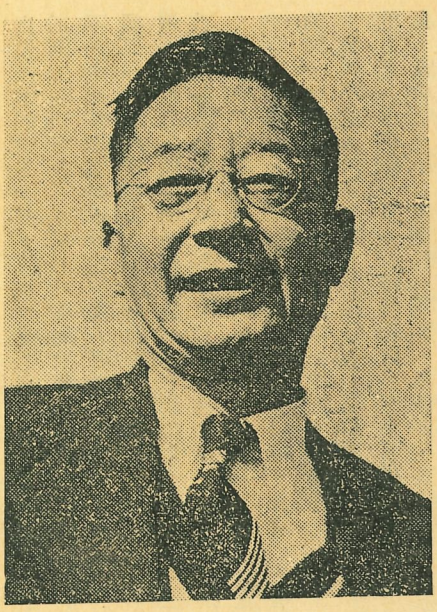
老舍

老舍在英國的那段日子，他自己記述的不多。以下幾篇文字是從絕版雜誌上搜來的。這些文章不祇寫出老舍在英國的經驗和他對英國人的看法，也可以欣賞到老舍乾淨淺易的文筆。這種筆調是上一代中國文人散文的特性，信筆而寫，讀起來一點不吃力，頗合於所謂輕靈自然的格調，現時的港台年輕作家，很少再寫這類文字了。

英國人

據我看，一個人即使承認英國人有許多好處，大概也不會因爲這個而樂意和他們交朋友。自然，一些有金錢與地位的人，走到那裏也會受歡迎；不過，在英國却會比別國多些限制。比如以地位說吧，假如一個作講師或助教的，要是到了德國或法國，一定會有些人稱呼他「教授」。不管是出於誠心吧，還是捧場；反正這是承認教師有相當的地位，是很顯然的。在英國，除非他真正是位教授，絕不會有人來招呼他。而且，這位教授假若不是牛津或劍橋的，也就還差點勁兒。貴族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英國國產貴族纔能算數兒。

至於一個平常人，儘管在倫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半載，也未必能交上一個朋友。是的，我們必須先交代明白，在資產主義的社會裏，大家一天到晚爲生活而奔忙，實在找不出閒工夫去交朋友；歐西各國都是如此，英國並非例外。不過，即使我們承認這個，可是英國人還有些特別的地方，使他們更難接近。一個法國人見着個生人，能够非常的親熱，越是因爲這個生人的法國話講得不好，他纔越願指導他。英國人呢，他以爲天下沒有會講英語的，除了他們自己，他乾脆不願答理一個生人。一個英國人想不到一個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國的規矩，而是一見到生人說話行動有不對的地方，馬上認爲這個人是野蠻，不屑於再招呼他。英國的規矩又偏是那麼多！他不能想像別人可以沒有這些規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國的一切；設若別處沒有那麼多的霧，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氣！



老舍

除了規矩而外，英國人還有好多不許說的事：家中的事，個人的職業與收入，通通不許說，除非彼此都是極親近的人，一個住在英國的客人，第一要學會那套規矩，第二要別亂打聽事兒，第三別談政治，那麼，大家只好談天氣了，而天氣又是那麼不得人心。自然，英國人很有的說，假若他願意：他可以講論賽馬，足球，養狗，高爾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許不大曉得這些事兒。結果呢，只好對楞着。對了，還有宗教呢，這也最好不談。每個英國人都有他自己開闢的到天堂之路，乘早兒不用惹麻煩。連書籍最好也不談，一般的說，英國人的讀書能力與興趣遠不及法國人。能念幾本書的差不多就得屬於中等階級，自然我們所願與談論書籍的至少是這路人。這路人比誰的成見都大，那麼與他們閒話書籍也是自找無趣的事。多數的中等人拿讀書——自然是指小說了——當作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證。一個普通的少女，長得有個模樣，嫁了個駛汽車的；在結婚之夕證實了，他原來是個貴族，而且承襲了樓上有鬼的舊宮，專是壁上的掛圖就值多少百萬！讀慣這種書的，當然很難想到別的事兒，與他們談論書籍和搗亂大概沒有什麼分別。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識見了，可是很難遇到啊。況且有些識見的英國人，根本在英國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們連拜命，雪萊，和王爾德還都逐出國外去，我們想跟這樣人交朋友——即使有機會——無疑的也會被看作成怪物的。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談，怎樣成爲朋友。自然，也許有人說：不常交談，那麼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幫忙，便丁對丁，卯對卯的去辦好了；彼此有了這樣乾脆了當的交涉與接觸，也能成爲朋友，不是嗎？是的，求人幫助是必不可免的事，就是在英國也是如是；不過英國人的脾氣還是以不求人爲最好。他們的脾氣既是這樣，他們不求你，你也就不好意思求他了。多數的英國人願當魯濱遜，萬事不求人。於是他們對別人也就不願多伸手管事。況且，即使他們願意幫忙你，他們是那樣的沈默簡單，事情是給你辦了，可是交情仍然談不到。當一個英國人答應了你辦一件事，他必定給你辦到。可是，跟他上火車一樣，非到車已要開了，他不露面。你別去催他，他有他的穩當勁兒。等到辦完了事，他還是不理你，直等到你去謝謝他，他纔微笑一笑。到底還是交不上朋友，無論你怎樣上前巴結。假若你一個勁兒奉承他或討他的好，他也許告訴你：「請少來吧，我忙！」這自然不是說，英國就沒有一個和氣的人。不，絕不是。一個和氣的英國人可以說是最有禮貌，最有心路，最體面的人。不過，他的好處只能使你欽佩他，他有好些地方使人不便和他套交情。他的禮貌與體面是一種武器，使人不敢離他太近了。就是頂和氣的英國人，也比別人端莊的多；他不喜歡法國式的親熱——你可以看見兩個法國男人互吻，可是很少見一個英國人把手放在另一個英國人的肩上，或摟着脖兒。兩個很要好的女友在一塊兒吃飯，設若有一個因爲點兒緣故而想把自己的菜讓給友人一點，你必會聽那個女友說：「這不是羞辱我嗎？」男人就根本不幹這樣的傻事。是呀，男人之間讓酒讓烟是極普遍的事，可是只限於烟酒，他們不會肥馬輕裘與友共之。

這樣講，好像英國人太別扭了。別扭，不錯；可是他們也有好處。你可以永遠不與他們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事情是兩面的。英國人不願輕易替別人出力，他可也不來討厭你呀。他的確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氣，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說，英國人很正直。他們並不因爲自傲而蠻不講理。對於一個英國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的價值；他要是像塊石頭，你頂好像塊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會承認他的弱點。他能够很體諒人，很大方，但是他不願露出來：你對他也頂好這樣。設若你準知道他要向燈，你就頂好也先向燈，他自然會向火；他喜歡表示自己有獨立的意見，而應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必須知道，他的態度雖是那麼沈默孤高，像有心事的老驢似的，可是他的心中很能幽默一氣。他不輕易向人表示親熱，可也不輕易生氣，到他說不過你的時候，他會一笑了之。這點幽默勁兒使英國人幾乎成爲可愛了。他沒火氣，不吹牛，雖然他很自傲自尊。

所以，假若英國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們可是很好相處。他們該辦甚麼就辦甚麼，不必你去套交

情；他們不因私交而改變作事該有的態度。他們的自傲使他們對人冷淡，可是也使他們自重。他們的正直使他們對人不客氣，可也使他們對事認真。你不能拿他當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得拿他當個很好的公民或辦事人。就是他的幽默也不低級討厭，幽默助成他作個貞脫兒曼（gentleman），不是弄鬼臉逗笑。他並不老實，可是他大方。

他們不愛着急，所以也不好講理想。胖子不是一口吃起來的，烏托邦也不是一步就走到的。往壞的說，他們只顧眼前；往好的說，他們不烏烟瘴氣。他們不愛聽世界大同，四海兄弟，或那頂大頂大的計劃。他們願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走到那裏算那裏。成功呢，好；失敗呢，再幹。英國兵不怕打敗仗。英國的一切都好像是在那兒敷衍呢，可是他們在各種事業上並不是不求進步。這種騎馬找馬的辦法常常使人以爲他們是狡猾，或守舊；狡猾容或有之，守舊也是真的，可是英國人不在乎，他有他的主意。他深信常識是最寶貴的，慢慢走着瞧吧。蕭伯納可以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可是他們會說：「他是個愛爾蘭的呀！」他們會隨着蕭伯納笑他們自己，但他們到底是他們，蕭伯納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些，可只是簡單的，大概的，一點由觀察得來的印象。一般來說，這也許大致不錯；應用到某一種或某個英國人身上，必定有許多欠妥當的地方。概括的論斷總是免不了的。

我的幾個房東

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離「城」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裏。房主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傻氣，腿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死後，把麵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餘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家庭教師。可是因爲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還得答覆朋友的信，讀一兩段聖經，和作些針綫。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着麵包房，到聖誕節才送給妹妹一塊大鷄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鷄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髮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在她那裏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爲二房東都勉强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爲學些道地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爲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爲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依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爲工人們預備的。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甚麼地位，可是實利並不壞；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分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爲來倫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廳，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

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烟，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遇見了他，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英文，豈不甚好？爲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停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裏蒿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攥着點錢，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爲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爲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閒着沒事，他只爲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閉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爲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爲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够三個人住的房子，是不大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裏有够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澈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裏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會給他們買些東西。在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裏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爲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寓裏，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甚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只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彷彿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家設計作傢具。他身邊常帶着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鑽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兎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甚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道地英國的小市民，有房產，有點積蓄，勤苦，乾淨，甚麼也不知道，只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是因爲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斯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才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

吃完晚飯便借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爲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甚麼外史一類小說的材料；其實，裏面的意義豈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東方學院

從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爲獨立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甚麼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系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係。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爲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面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學系，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甚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系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系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揹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倫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及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只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系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限制。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丈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甚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爲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甚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髮雖白，心却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才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甚麼，他們就得教甚麼，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

老舍短篇創作之一「微神集」的扉頁飾畫。

，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系裏只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裏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着與否，只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後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後回到英國受試驗，試驗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操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文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秘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言語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言語的初級試驗，才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人那樣的規矩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只爲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只是希望，並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的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數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爲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麼多，功課這麼複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閒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週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爲三學期，每學期只上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願意上課，學生願意，先生自然也得願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裏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於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後，不是在休息室裏，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爲此外別無去處。這裏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裏吸烟，沒別的事可作。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甚麼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裏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任何儀式，只有茶點，隨意的。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纔有彼此接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處，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纔看出來，學生並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纔看到成羣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裏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着，讀書的人可也並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裏寫的，因爲這裏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裏。校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裏並聽不到甚麼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着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裏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麼說——相距很遠，所以館裏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啃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與·大·專·學·生·談·讀·書

沈宣仁

本文上篇刊於本刊四十九期，現續刊下篇，談論一般的閱讀方法及讀書進修應注意的要點，供一般大學生及有志青年參考。

三　閱讀技能及領會對象

閱讀是一種高級技能，涉及各種生理條件和學習心理因素，這種技能與人類其他的心智活動一樣，要經過相當長久的訓練才能運用自如，才能逐漸地、不斷地提高效率。較高階段的學習如大學程度，讀書更是一種藝術，成爲個人學問造詣的主要部份，甚至是思想、人格養成的自然表現。因此，每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應掌握最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而這方法亦應該是個人經過長時期的讀書經驗揣摩出來的。

在未討論讀書方法之前，應先對閱讀技能本身和領會對象有所認識。本節先說閱讀技能的兩個主要方面，速度與領會或瞭解；其次討論領會對象。閱讀的效率在乎閱讀速度與領會的增進，閱讀的純技術目標在於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精力，獲得最大的效果。任何技能的運用都是這樣，閱讀亦不例外。

先說速度（speed）。閱讀的速度一方面固然爲閱讀資料的性質和內容所限，而另一方面實與眼球活動的習慣有關。據專家的觀察，效率低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眼球的活動顯得相當呆板、遲鈍。譬如，他的眼在一行字間所停頓的頻率很高——有時逐字讀，甚至同一個字或同一組字要反覆多次閱讀才能領會，有時更讀錯字行——以致花費很多時間。反之，效率高的讀者沒有這類壞習慣，他的眼球比較靈活，在每一行字間停頓的次數很低，而每次停頓那一瞥間所攝取的字數比較多；同時，對入眼詞句的解釋也相當地準確和迅速。⑩

閱讀效率低的讀者另外一個壞習慣則是朗讀或閱讀時無意中嘴唇移動（默讀）。這樣「口到、耳到的閱讀」，不一定能幫助理解，反而拖慢了眼球的活動。相反，效率高的讀者，閱讀時通常不牽涉到發音器官，直接將文字的意義由視覺傳入腦中，閱讀的速度自然因此提高了。

前面說過不同性質的資料需要不同的閱讀速度。看報紙自然比讀專科論文容易，而看小說也比讀理論書籍迅速。並且閱讀同樣性質的讀物，甚至同一頁書，也因內容的淺深輕重，與讀者的知識程度等差異而有不同的閱讀速度。大致說來，同一種類的讀物可測驗閱讀速度能力的高低，而閱讀速度愈高領會能力亦愈大。譬如同一本理論書，高年級的學生自會比低年紙的同學讀得快，領會得多；知識程度有別，閱讀能力也就不同。假定閱讀速度比較慢的學生每分鐘平均只能讀上二百至二百五十字，效率高的則可快至二倍或三倍。⑪

爲了逐漸增進閱讀效率，學生可嘗試有系統地或經常地計算自己的閱讀速度——如果可能最好同時測驗領會程度——看在某一情況之下對某種類某程度的讀物究竟讀得多快（即平均每分鐘讀多少字）及領會多少。這是對自己讀書活動的一種紀律，可以藉此督促自己；若發現有阻礙，則可對症下藥，設法增進效率。譬如效率降低，可能並非由於讀物內容的困難，而是因爲環境不適合，或注意力不能集中等等。

領會（comprehension）是指閱讀後能準確充分地把握全篇或整段文字的主旨大意，以及融會貫通的瞭解（understanding）能力。閱讀主要的、直接的目的，都是在於領會文字的意義。速度只不過是促成此任務的功能而已，不能當作閱讀本身的目的。雖然一般情形是領會能力高速度亦高，讀者却不能忽視領會與否而勉強提高速度。

一般的瞭解能力是由讀者本身的經驗及教育程度而定，至於經常閱讀範圍和用字範圍（vocabulary）則更爲重要。經驗或詞彙較豐富的讀者，他的一般瞭解力自然較高。對於進一步比較專門的讀物，則需要有相當的知識程度與豐富的術語（technical terms）詞彙才得領會。

領會最少有三重對象：語文、內容、和組織。以下畧述之。

在語文方面，如上面所說，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對字詞的認識。生字生詞在

所必有；初出現時不懂，以後多見幾次也就漸漸熟悉，並可以從其用法或上下文(Context)推敲其意義，這是一般學習字詞的程序。不過爲了避免誤解，尤其是當生字生詞是屬關鍵性的字眼時（譬如需詳加界說的術語），還是查閱字典比較妥當；必要時甚至要進一步去翻檢專科詞典或百科全書，以獲得確實或詳盡的解說。但是另一方面，爲了避免打斷閱讀過程，最好把遇見的生字生詞暫時打個記號，或者另外記錄下來，積聚成表，待讀到一個段落之後才去查考字典、詞典、百科全書等；必須時亦可把詞的意義在表上註明，增加字詞的明確性。

其次，要注意語文的運用，認識文章的辭藻、風格，領會作者表達的方式。語文不但傳達知識、思想，並且傳達作者的意志、情感、態度、立場等等，有時甚至把作者的整個人格或文化背景都顯露出來。對這些語文的種種作用，讀者都會作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反應。能力較高的讀者，則作有意識的領會及適當的接受或批判，藉此理解作者文章的主旨大意，甚或認識作者的個性。這種理解和認識最深入時便達到讀者與作者之間心靈上的溝通，是領會功夫難得的境界。

文字是傳達的工具，所傳達的內容比傳達的方式更爲重要；以傳達知識或思想爲主要目的的書籍文章尤其如此。讀者不是爲了語文本身的欣賞和研究而閱讀，而是爲了領會作者藉着文字表達的意義，這是十分明顯的。

任何一篇有意義的文字，不論長短，必定有其確定的內容與範圍；範圍包括的材料，根據作者的目的和方法，經選擇整理，並依照一定秩序陳列出來供讀者閱覽。換言之，一篇文字必有其題目和主題、材料和組織。

題目（topic）是內容和範圍的指標，有時亦點出材料的性質和組織。除了有些書名或篇名爲了修辭或種種考慮比較含蓄以外，其他均有上述功用。至於較詳細的內容、範圍等，則需進一步參閱書籍的目錄、以至序言、緒論等部份。

伏羲之始。號符寫書有國中是，事記繩結古上了代取卦八畫義

一本書因爲材料多、範圍大，必須分章，有時更需分節、分段等等。每一個章、節、段，自成一有意義的大、中、小單元，與其他部份有層次或程序上的分別和關係，成爲同一結構中不同的部份。事實上每部份，不論大小，均有其題目、主題、材料、和組織。比較大的部份（如章或節）前面附有標題（如章名、節名）；比較小的部份則從畧；但通常每段之中有題目句（topic sentence）以介紹或概括該段的內容。

在文章結構中，與全篇及各部份的題目相照應的是主題（theme）。主題是全文內容意義的中心，比題目更重要。題目只不過是在前面標明內容的名目而已，並不足以說明全文主旨大意。而主題則是貫通全文各章、各節、各段的中心觀念（Central idea），基本命題（basic proposition）、主要論據（main argument）和綱領（thesis）等等。

正因爲這樣，主題與題目不同，而並無明顯的、固定的表現方式，雖然原則上是可以用一兩句話概括的。此外，主題並沒有固定的位置，而是隨處都可以發現。不過在比較嚴格的議論文中，主題則應該在開始（卽導論）及結束（卽結論）的部份中先後說明，並且也在其他部份中依照程序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中反覆表述、闡釋。有時作者若不用一兩句話精簡地概述全篇或任何部份的主題，可能因爲無此必要；譬如在比較

小的部份，主題已包括在題目句之中，不用多贅。假若讀者覺得需要，可以另自點出主題，或者加以補充說明。總之，不論作者有無專句表達主題，對主題本身的把握，却是領會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功夫。

不同的書籍文章有不同的材料和組織方式。一般地說，以傳達知識或思想爲主的文字（即學術著作），至少包括兩種相關連的材料，即事實的（factual）和理論的（theoretical）材料；現在稍爲說明。事實和理論可以說是知識的兩面、思想的經緯。前者多涉及具體的個別現象（如人物、事件），後者則常關乎抽象的普遍原理（如事物的性質、意義等）。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像知識與思想一般，是不可以分開的。可以說，沒有理論解釋的事實，是無意義的純資料（data）；而另一方面，毫無事實根據的理論，只不過是空洞的純概念（concepts）而已。對任何事實的理解需要概念；而相反地，理論則要靠事實的資料爲例證來說明，否則很難成立。並且，事實與理論之間似乎沒有固定的界說。在一個討論範圍內的事實可以作爲另一範圍之內的理論；同樣地，某個層次的理論亦可成爲另一層次的事實。

大部份學術性讀物，事實和理論都有，然而並不一定同樣的顯著。譬如參考書（reference books），似乎屬「純事實」的蒐集；而數學的著作則近於「純理論」的探討。有些文字，如歷史，以事實的敘述（description）爲主；有些，如哲學，則偏重於理論的分析（analysis）；然而前者不免涉及對事實的分析，而後者亦自然包括對理論的敘述。敘述與分析，像事實與理論一樣，是不可分離而相輔相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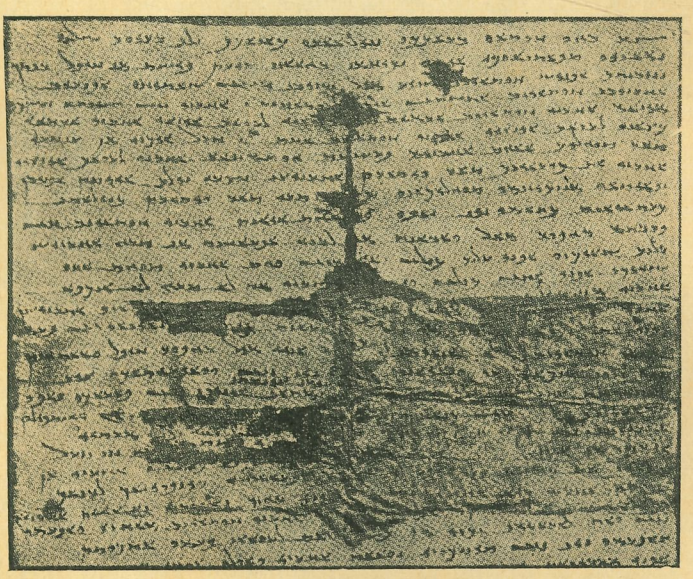
就讀者領會的需求上說，事實的材料應該具有準確的報導及清晰的說明。譬如對什麼事（what），應敘述清楚其有關人物（who）、發生的時間和地點（when and where）等，並分析其過程和狀況（how）、發生的原因和結果（cause and effect）等等。這幾個因素的說明，都顯然包括理論的分析或適當概念的運用，並不單爲敘述而已。

至於理論的材料，目的在於啟發或指導思想，故需具有合理的闡釋（rational explanation）、有效的論證（valid argument）、引證的實例（illustration）等。讀者應運用適當的概念和推論規則（如邏輯學），去領會此等材料，或更進一步解釋甚至批判作者的理論。

領會的對象，除了語文及內容之外，還有作品的組織。組織指內容陳述的秩序，可算是內容的一部份，特在此畧加解釋。

廣泛地說，一篇文字，不論其長短或性質，總得有開始、正文、及結束三部份。這是最粗畧最起碼的秩序。此外，更需根據主題的性質與材料的類屬，加以適當的編排處理。編排的方式和處理的原則就是組織。對文章整體的領會，必然涉及全文的秩序或組織。

上面說過，比較長的文章（如書）在結構形式上分章、節、段落各大小部份；各大少部份都有其一定位置及主要意義，通常由其題目或題目句表明。各部份的意義是彼此關聯的，同時直接或間接與全文的主題或中心意義有關。這雙重（部份與部份、部份與全體）的關係就是文章的結構所在。把全文的主題和各大小部份的題目或題目句抽出就可以構成該文的大綱（outline）；該文的主旨大意、理論架構，都可以由此顯露出來，一目了然。讀者的了解力愈强



迄今世界上所發現最古的紙張，約在公元 105 年。此件是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碉樓廢墟中、與中文幾簡及拉利文的書信八封同被發現的。發現時，所有的信都封在紙和布所製的信封中。

，則愈能迅速、準確地掌握全文的主題大綱。領會的要務，實不外乎此。

以上的討論，主要在分析領會的對象，即閱讀資料方面——如語文、內容、組織等，現在就領會過程或瞭解活動方面，作一簡畧說明。

閱讀的目的，在於瞭解文字、文章的意義。這是讀者有意識、有目的、有紀律的心智活動，要憑着自己的興趣、需要、及決心去自動地尋找、探求新的知識、思想等。讀者原有的經驗、教育程度、及語文能力等都是領會的一般條件（此點前已提及）。就領會學術性的讀物而言，由於內容常爲新的知識與思想，讀者的知識程度和思考能力就更爲重要。

所謂瞭解或領會，並不是消極地接受傳達過來的文字資料，而是積極地去獲取、選擇、且吸收文字資料所提供的內容。如前所述，讀者需要領會的是文字的意義，文章的結構，各大小部份之間的關係等。比較廣泛地說，大凡有知識或思想價值的資料，總具有各方面知識與理論的關係。這些關係決定資料的內容及意義，爲認識和思考的對象；讀者必須加以辨明、比較、分析、綜合、審查、估價等等；並且進一步根據自己的需求或目的，加以評判、揚棄、及改造、整理，才可以豁然貫通，融會成爲自己知識思想的一部份。這是對瞭解活動或領會過程深一步的看法。

根據以上的看法，閱讀資料就好比「精神食粮」，待讀者去尋找、選擇、及吸收、消化，成爲心智的滋養品。「有些書要嘗，有些要吞，有些書則要咀嚼消化」（培根語）。這是指讀物的性質與讀者的需求或目的而言，同時亦涉及讀者的知識程度與思考能力。

因此，每一本書、每篇文章，都應該適當地閱讀；並無一成不變的讀書方法。甚至在同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之內的不同資料，亦不應該一律看待，而需變通處理。例如不涉及讀者興趣、需要、目的或能力範圍的讀物，自然無閱讀的必要；讀者已經完全熟悉、或者對他的知識思想全無增益的資料，則大可置之不理，以免浪費時間精力。此類資料，在陳舊的教科書及所謂通俗或流行讀品中常見，有見地的讀者自不用去品嘗吞嚥。

反之，有高度知識思想價值的文章書籍，假如適合讀者的需求或目的，則需要適當的咀嚼消化。比較熟悉的或淺近易明的部份自然比較容易、迅速地吸收、消化。比較新鮮、深奧的資料則自然需要多精力和時間去領會和瞭解。這樣的閱讀，不但是適當地運用和訓練閱讀技能，同時也是讀者知識思想增進的過程，及心智的培養與成長。

四　讀書方法

以上一節討論閱讀技能，主要是分析閱讀活動和資料的性質，至於有關讀書的方法則在本節補充說明。

上面提過，雖然閱讀的性質大致一樣，但却沒有一成不變並且適合各種資料或所有讀者的方法。任何有效的方法，都是要經過讀者個人長期的經驗揣摩出來的。因此，本節只能討論廣泛的原則和技術問題，仍以大專學生的需要爲主。

（一）讀書習慣

讀書的技能，是由長久的訓練和正確的習慣養成的。對大專學生而言，應該如何適當地分配一週每日的各項活動（如上課、圖書館、實驗室、備課、寫作、社交、體育、娛樂、膳食、起居出入等等），完全是學生自己的責任，應該清楚交代，秩序井然。在大學生活中，可以用作讀書的時間最多，所以應該特別珍惜，並注意讀書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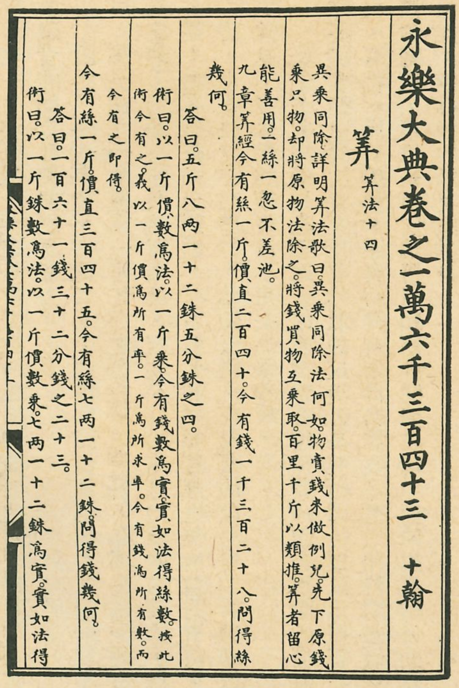
讀書應該在經常的時間與安靜的地點（如圖書館、讀書室）進行，與其他的活動隔絕，以便聚精會神、專心一致。較長的時間（例如晚上一連四、五鐘頭）固然可以不輟地多讀，較短的時間（如日間上課前後）也應該加以利用。問題完全在於能否集中精神和注意力，不一定在乎時間的長短。有些人早晨精神最好，最容易專心做事；有些人則入夜之後才精神奕奕。這是生理和習慣使然。學生應有自知之明與自律的決心，經常用最適宜的時間讀書，以獲得最大的效果。

讀書的地方應有適合的桌椅、光綫、溫度或空氣調節等等。紙筆、參考書等工具應隨時齊備。嘈雜的地方不易集中精神；車裏、床上、收音機或電視機旁均非理想讀書之處。

讀者的視覺健康很重要。書面與眼球之間的距離及角度都不能忽視。其他如字行的大小、紙張的顏色與反光程度等亦有影响。眼球不停盯住書面字行太久，則易引起疲勞，應常常往遠處眺望。讀書過久生倦時，可作片刻休息，或轉換其他活動，以爲調節。

（二）讀書紀律

讀書紀律一方面由習慣養成，另一方面在乎有目的、有中心的計劃。大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十翰

筭　筭法十四

異乘同除詳明筭法歌曰。異乘同除法何如。物賣錢來做例兒。先下原錢乘只物。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里千斤以類推。筭者留心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池。

九章筭經今有絲一斤。價直二百四十。今有錢一千三百二十八。問得絲幾何。

答曰。五斤八兩一十二銖五分銖之四。

術曰。以一斤價數爲法。以一斤乘。今有錢數爲實。實如法得絲數。按此術今有之義。以一斤價爲所有率。一斤爲所求率。今有錢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絲一斤。價直三百四十五。今有絲七兩一十二銖。問得錢幾何。

答曰。一百六十一錢三十二分錢之二十三。

術曰。以一斤銖數爲法。以一斤價數乘。七兩一十二銖爲實。實如法得

永樂大典是中國一部規模最宏大、卷帙最繁重的大類書。這部大書是明成祖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特命解縉等人，仿照「韻府羣玉」和「回溪史韵」體例進行編輯而成。圖爲該書數學卷的第一頁。

學生的讀書計劃自然由選修科目的課程決定，閱讀資料大部份是課內的指定參考書及推荐讀物；學生得依照預定課程進行閱讀。不過，各科目課程，只說明科目的大概內容和範圍及對同學的一般要求；其目的在指導學問途徑，引發本科知識的興趣。至於具體的進行計劃，仍然是學生自己的責任。學生應根據個人的需求能力、讀書經驗，對本科的期望和認識等適當有效地處理科目課程，以符合大學教育自覺、自主、自動自律的原則。

在大學讀書求學，應有持久的目的，一方面實現治學的志願，另一方面則維持個人特殊的知識興趣，否則教育無從深入，學問不能進展，而一切科目課程，亦只不過是外界的條例而已，根本與個人內在的心智需求不能配合。

因此，每個大學生應該在共同的科目課程要求或容許之下，釐訂適合自己的具體讀書計劃，培養個人的知識或理智興趣（Intellectual interests，參閱第二節）。這興趣可以與科目課程的閱讀配合，歸納在約定範圍之內；或超越此範圍而涉及各方面有關的資料。事實上，大學各科目課程大部份是一種權宜性的約定制度，爲行政、教學或研究的方便而設。較爲重要的則是學生本人有沒有貫徹始終的求學目的，及濃厚的理智興趣；換言之，有沒有自己一套的讀書計劃、方向及步驟，可以把各科目和課內外的閱讀資料貫串起來，在自己心中構成特別有意義有價值的知識思想系統。

其實理智興趣通常是以問題或觀念爲中心，科目課程猶在其次。譬如中國近代或現代史，初步的讀書計劃自然包括本科要籍與基本文獻，在得到概括認識的同時，就會發現種種重要的有關觀念（例如「現代化」、「革命」等）或進一步產生問題（例如：「中國的現代化是否非經過外來的刺激不可？」、「辛亥革命與中共革命有無可比較的文字宣傳條件？」等）。其中具有關鍵性或特殊興趣的觀念或問題，在進一步的讀書計劃中就可以成爲探討的基礎或學術研究的對象（例如：「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比較」、「現代報業與社會變動」等等）。

到了這個階段，學生的興趣可能已經超越了原來的科目範圍（如上例，涉及世界史、社會學等）；而所發現或產生的問題或觀念，也許可成爲相當專門的學術論文或專題研究題目了。在這種專題討論研究之中，都可以看出學生或學者本人的思想路綫與方向，甚至治學爲人的宗旨。

（三）讀書目的

在學校裏，最普通的閱讀目的是爲了準備功課。等而下之的則是爲了應付考試。比較高尚而並不限於學生才有的閱讀目的則是爲了學識的增進、心思的啟發、意志的誘導、情感的陶冶、行動的指標等等。一切正當讀品，都是爲了滿足這些正常的需求而撰作及出版的。

在未開始閱讀之前，讀者應首先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麽，其次要認清讀物本身的性質和用途，是否適合自己這個需求。讀者對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明確，則根本無從開始；另一方面，性質和用途不同的讀物，亦需要不同的讀法，不能一概而論。

大部份讀物本身的性質和類屬是相當客觀易明的。譬如文藝作品、學術論著、參考書（工具書）等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很容易分辨，並且各各有不同的宗旨及作用。至於個別的學術論著或參考書的特殊目的及用途，則不要輕易臆測，須先查看其序文、導論、或其他說明部份之後才能清楚明白。

閱讀的目的，大致上應該與讀物本有的宗旨及作用相符合，否則難免誤解或誤用。譬如讀者想要解答的問題，應該是作者提出討論的問題；否則牛頭不對馬咀，思想無法溝通。

此外，爲了充份地了解作品的意義，作者的寫作目的、背景、過程等亦需考慮。這方面的資料，在序文中有交代，因此讀者首先要讀的是序文。這一點是初學者時常忽畧的。

假如讀者的目的在增進學識，則閱讀的範圍並不能只限於傳達知識思想爲主的「純學術」性作品。譬如很多上乘的文學著作，就具有相當出色的哲學、宗教、政治、社會等思想，並提供有關這些方面的知識，常爲學者所重視。「純文學」性的作品雖然不能當作學術論著看待，但是其中不少都富有學術價值，而且大部份都可以成爲學術研究的對象。

如上所述，大學中的閱讀大都根據教學或研究的具體需要與計劃而定。除了課內的指定或推荐讀物之外，學生必須按照適合自己的讀書計劃或一時的需要去尋找讀物。通常最簡單的需要是查考某方面或屬某題目的事實資料；這可在適合的參考書中找到。

比較深入的理論材料，則須由專家或書目的指導，在有關範圍的文獻或代表作中尋找。閱讀的目的愈簡明，工作愈易完成。

比較複雜的任務是寫學術論文。學生要依照自己的理智興趣，自主自動的去擬定適當的題目，據之尋找、選擇、理解、及運用種種有關的事實和理論資料，對問題加以探索窮究，求出結論，並且把研究討論的要點與結果記錄下來，以便報告和進一步的討論研究。寫論文是併合閱讀、思考、寫作等方面能力的高級紀律，因此高年級的大專學生或受過多年訓練的人方能勝任。

技術問題

以下提出幾種常用的閱讀技術，以供讀者參考。

（一）速讀法。速讀方法有幾種，大同小異。原則在於把同一頁書或同一篇文章重要的部份從不關緊要的資料中迅速的分辨出來；重要的則留意閱讀，其他的可掠過不理，或稍得印象即可。

譬如在字典中查字，或在電話簿裏找一個號碼，讀者必須迅速瀏覽書頁，以便尋獲對象；這種速讀法稱爲「掠讀」（skimming）。又譬如看報紙，只讀標題或第一段；或讀長篇小說，跳過冗長無聊的部份；或在課本中遇見相當熟悉的資料，不必花費時間再讀，寧可把精神集中在比較生疏或難懂的部份。這種速讀法與掠讀差不多，稱爲「跳讀」（skipping）。

又譬如檢閱文件或廣告，或瀏覽陌生者來信，或翻開數頁新書，查看有無重要、精彩之處（例如標題、題目句等），只求得大概，必要時則再從詳閱讀，這種速讀法稱爲草讀或掃讀（scanning）。「畧讀」一詞亦通用，但有時兼指上述的跳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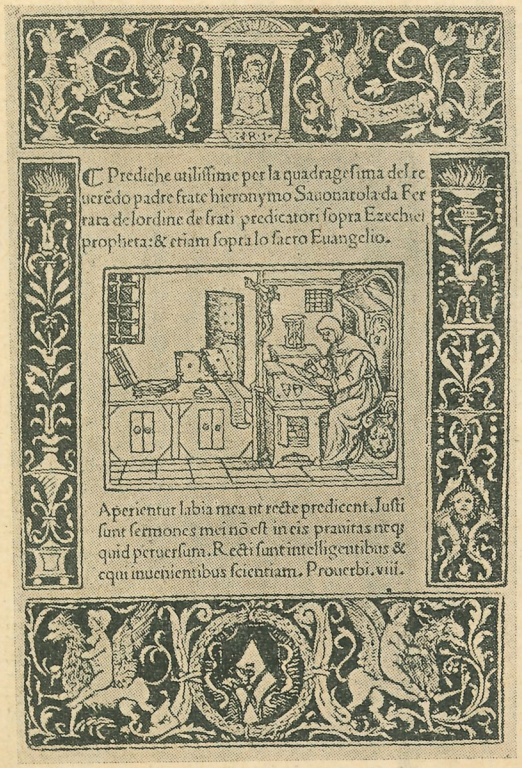
以上幾種速讀法，功用在節省時間。在速讀的時候一樣要聚精會神，否則不能分別輕重，反而違背了原來的宗旨。速讀法對閱讀資料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和感受性，與漫無目的或懶惰疏忽、糊裏糊塗的閱讀根本相反。

（二）劃綫、筆記。劃綫與筆記是輔助領會與記憶的功夫，主要目的與畧讀一樣，在於分辨閱讀資料的輕重意義，把重要的劃分出來或另行記錄，以備查考或應用。另外一個目的在記錄讀者在閱讀時的各種反應，譬如對其中某部份的疑難、欣賞、解釋、或批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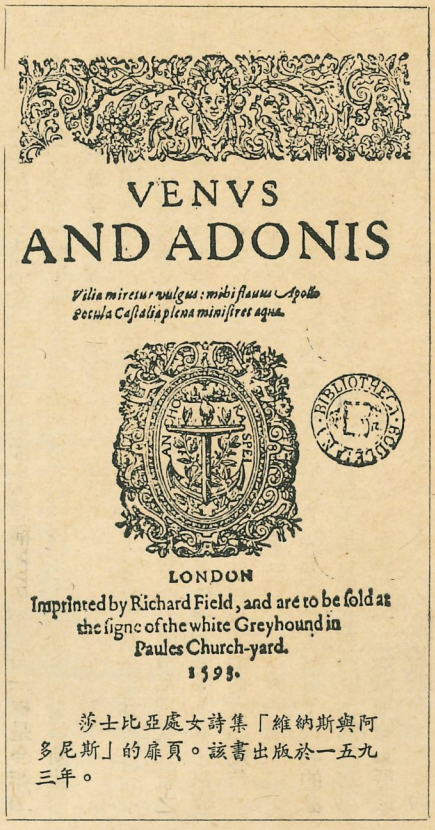
因劃綫、筆記是純私人的事，故只可在個人私有書籍上行之，絕不能在他人或公共的書頁上進行。

劃綫貴在精簡醒目，太多則失去效果，劃綫習慣，隨個人喜好而不同。簡畧的筆記，如各段的主要詞句、題目、意義總結、綱領等，可以寫在書頁旁邊；甚至解釋性或批評性的反應亦可在適當的空白中記錄下來。太長的筆記則宜另紙記錄。

筆記內容無限制，取普通的要點、大綱、和讀書心得之類。不論內容如何，筆記在形式上總要清楚一致，秩序井然。內容精彩、自成風格的筆記是讀書



一五一七年在弗羅棱斯所出版的書籍、配有精美的配圖。



莎士比亞處女詩集「阿斯與納維」於一五九三年出版。該書扉頁的「多尼斯」三字。

人的一種成就，價值往往可與學術論文相提並論。

書的精讀

大多數的讀物，速讀一次取其大意即可。但是一本好書，尤其是學術價值或理論成份高的書，則需要加以精讀，多讀，藉以鍛練閱讀與思考的能力。精讀功夫，通常有下述幾個層次。

在未精讀之先，要速讀一次，旨在獲取全書的概括觀念。其程序是：先讀序文，了解作者寫作的宗旨、期望、過程、背景等；其次翻閱書的目錄、引得（索引），知其大概範圍、內容、資料、組織等；下一步是畧讀導論與結論，目的在探察其主題大意；最後則掃讀或跳讀全書各主要部份，取得初步輪廓之後，便可開始精讀。

精讀的第一層功夫，是尋求全書的內容結構，其中心思想（主題）與理論架構（大綱）。讀者應留意作基本觀念的形成和問題的擬定及發展，書中特有的術語詞彙，各種事實與理論資料、命題、論據等等。這是「結構式讀法」（structural reading），着重整體與部份、部份與部份的雙重關係，由大入小、由小出大。讀者可能要多讀幾次才能充份地掌握作品的結構內容（這方面在上節已有詳細討論，可參閱）。這是讀書最基本的瞭解功夫，亦是所謂精讀的主要意義。

第二層的功夫是「解釋性讀法」（interpretive reading）。這是由讀者對該書的領會、瞭解，用自己的觀念、言語重述作者的意思；旨在融會作者與讀者的思路、觀點，及達成二人知識思想上的「交流」的目的。

第三層的功夫是「批判性讀法」（critical reading）可與第二層功夫並行，但性質有別。這就是讀者提出自己的主張，用自己的立場和思想知識與作者辯論問題，較量長短得失⑫。讀者必須經第一層次對書本內容的澈底了解，以及第二層次對作者的深切體會，方可進行第三層的批評。

三層的精讀功夫，可以分別比較如下：首先，讀者要客觀地認識：作者到底說了些什麼、怎樣說、那個時候那個場合這樣說，又爲什麼這樣說而不那樣說？其次，讀者要同情作者，闡明作者原本想要說些什麼，本來的意思如何？並且對讀者應該有何意義，又可以怎樣解說才可爲吾人明白或接受？最後，讀者更要獨立地判斷：作者應該說什麼，或不應該說什麼，少說了什麼，多說了什麼，是非何在？

總之，同一本書可以讀三、四次：最先速讀，求其大意；其次精讀，求其結構；再次解釋，敘述讀者所得；最後批判，定作者是非及作品價值。由速讀開始，至批判完畢，是精讀一書較爲完整的過程。透澈的閱讀，實不外乎此。

⑩關於眼球活動與閱讀效率的關係，見 Manya and Eric De Leeuw, Read Better, Read Faster (Harmondsworth: Perguin, 1965) PP. 78-83；參看 G.G. Neill Wright, Teach Yourself to Study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5) PP. 187-189, 190-193; Sir John Adams, The Student's Guide (Same Publisher, 1938) PP. 139-141.

⑪閱讀的速度很難有「個標準的數字。未定任何「標準」之先，需要相當廣泛而精確的調查。據 Manya and Eric De Leeuw, Read Better, Read Faster PP. 28-29 記錄，英文普通讀者每分鐘可讀230-250字，速度高的則550-650字。Francis P. Robinson, Effective Read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P. 65-66 說500字是最快速度；普通學生速度大約250字而已。Eugene H. Ehrlich, How to Study Better and Get Higher Marks (New York: Bantam, 1963), P. 31 則謂好的大學生一分鐘平均可讀約325字。這要根據閱讀的資料性質，領會的程度，讀者的目的等等因素而定，不可能有確定的數字。參見 Owen Webster, Read Well and Remember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P. 31-33.

⑫關於中文的閱讀心理，可參閱艾偉著「漢字問題」（台北國立編譯館 1955；1947 原版）「與國語問題」（上海中華 1948）；可惜調查大半只及小學中學程度，亦未有關於閱讀速度的統計。

上述的三種讀書法，借取於 Mortimer J. Adler 在 How to Read a Boo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0) 中的說法。

美國「亞洲學研究」風雲激蕩

AAS和CCAS的對壘

歐陽心清

今年四月間在舊金山舉行的「亞洲學研究」大會，重點是研究中共問題，兩個機構列陣大唱對台戲，反映了美國研究亞洲問題的年輕學者思想和態度上的激變，也可以說是新一派的學者思想上的一種革命。要而言之，一種是站在美國政府立場和美國利益來作出發點的，一種是自命站在客觀立場而對亞洲有休戚與共的心情來作出發點的。這種對亞洲研究思想態度上的變革，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特請歐陽心清先生予以報導。

——編者

四月初美國「金元國」文化、政治、金融重心的東部，還在風雪交加之中，中西部的工商業區，還是積雪盈尺，一切縮伏在冰凍裏，但明媚的春天却已光臨了舊金山，天氣晴和、明朗、溫暖，到處是笑盈盈的花朵，到處是輕裝怡然自得的遊客。即使是美國南方的天氣，也不能與加州相比，因爲加州靠近太平洋的東岸，東方早陞的「紅太陽」給加州帶來溫煦的海風，吹醒了百花百草，而舊金山就是春風裏的大花園。舊金山近年來文化大盛，各種思想頗有百花齊放的形勢，因此舊金山也可以稱爲文化的大花園。

今年春天，四月三至五日舊金山這個大花園裏，產生了兩株大「花樹」，這是文化之花而不是植物之花。一株是每年開一次的「美國亞洲學會年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簡稱AAS）；另一株是今年纔第二次開放的CCAS。前者像久經培養出來的富貴之花大牡丹，後者像新生的火紅的玫瑰，鮮艷奪目，帶有銳刺，一不小心就會給扎了。

AAS是「四十年代」的美國文化結晶，今年是第二十二次年會。它的出生與中國「政局」頗有關係。在它之前有「太平洋學會」，因爲第二次大戰之後，中國內戰繼起，政局移轉，美國朝野認爲中國政局逆轉，深受太平洋學會影響，故對該會指責甚多，於是AAS便應運而生。可是AAS剛成立那幾年，並不是一株「太平之花」，因爲「麥加錫」議員要「清共」，紅帽子滿天飛，AAS也受到若干牽連。但不久風平浪靜。稍後，美國因爲冷戰以及韓戰的激刺，要大事研究東方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於是基金會、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都紛紛拿出大把錢，支持學者們研究亞洲問題。各大學的東亞研究院、中國研究所等，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AAS的會員逐年增加（現約四千人），會刊「亞洲學季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也出成厚厚的一大本，成爲名重一時的「學術性刊物」，份量壓倒了「太平洋季刊」。沒份量沒來頭的文章，當然登不上，即令有份量的也不容易擠上去。

以往想作「亞洲學會」的會員可不太簡單，要有相當的「功名」（學位）、著作、還得一兩個會員的推荐介紹，另外還得十五——廿元美金的「年費」。學生可作學生會員，年費雖僅五元美金，但必須是「榮譽」高材生，否則，後補博士才有資格參加。

年會都是三月中到四月初舉行，地點在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舊金山每個一流城市輪流召開，會議場當然是一流大旅館，因爲小城、小旅館、容納不下三四千會員。（加上觀察員、眷屬、記者等在內當然人數更多。）

以往每年年會上的學術演講和辯論，固然是引人注目的節目，但更要緊的是這個會議可以作爲爭錢、拉人、找工作、弄研究費、摸索資料的門徑。因爲各種錢源多透過此會幾十個分組委員會分配，如：哲學、史學——古代史、中古史、現代史，文學、經濟、政治、社會、人類學、科學技術等。又再以地區劃分、中國大陸、台灣、日本、蒙古、西藏、印度、韓國、東南亞各國等等單位。大家爲了錢，幕後少不了一番爭奪。有了錢就得拉人，找學者去教書，去作研究，去擴充圖書館。沒有找到錢，也得拉關係——商量作計劃，搞預算，準備來年再爭取。因此之故，每年的大會場很像股票交易所，亂哄哄的。也有點像美國的職業介紹所，找工作，談合同，爭待遇，非常熱鬧。

但這並不是說，AAS的年會全是爲找錢和拉人而開。其中也有學術鬥爭。規規矩矩宣讀學術論文，虛心討論問題的學者當然也有，不過，標新立奇，

這一派想打倒那一派，爲出風頭「亮相」的人也不少。以嚴肅緊張心情赴會者，年年也大有人在，那多是剛考過博士學位，經過近廿年寒窗苦讀，愛盡教授的折磨，出盡苦力（指工讀學生）才通過博士考試的人，第一次走上職業市場找工作，或上台「亮相」報告論文，參加討論（Panel），如找不到工作，或登台不叫座，那就慘了。孩子一大堆，現在美國研究生多數早婚，甚至靠太太工作養家，萬一不能在這會場上，找到一官半職，將何以告妻子。幸好前廿年來「亞洲學」這一行道，在美國盛極一時，學術機關，官方機構都要人，別說名校院出來的不愁無業可就，就是二、三流學校出來的半生不熟的博士們，也不會兩袖清風。因此之故 AAS 年年有盛會。可是，自從一九六九年在波士頓開年會起，異軍突起的 CCAS 忽然出現，不僅和亞洲學會唱對台戲，而且來勢洶洶，大有「奪權」之勢。

CCAS要革亞洲學會的命

今年亞洲學年會在舊金山的雪萊頓皇宮旅店（Sheraton-Palace Hotel）舉行，CCAS 偏偏也在舊金山的「宣道會」Glide Memorial Church 和希爾頓酒店（Hilton Hotel）開會，不僅開會，而且是針對着亞洲學會來鬧革命。甚麼是 CCAS？說來話長，它的英文名稱是（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直譯似應爲「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裏的學者，許多精通中文，可是，他們偏偏不要中文譯名，就是用縮寫 CCAS。有人把它譯成「關心亞洲問題學會」，但「委員們」搖搖頭，把中文名給搖掉了。

說起這個會的歷史並不長，才只兩年，不過兩年之前，全國委員會還沒正式成立，它在幾所有名學府裏已露頭角，展開反越戰活動。因此，可以說，CCAS是越戰帶來的「孤兒」，誰是創建人，到現在也問不出來。

CCAS 的興起，大概是這樣：自從一九六三年越戰轉劇，美國部份知識分子，尤其是眼光銳利、思想激進的大學生，即發出了反戰呼聲，但那時不爲全國所重視，並且有若干學者、名流爲越戰辯護。後來，美國對越戰越打越辣手，傷亡重，戰費增，物價漲，徵兵多，越南政府又不爭氣，今天一個政變，明天一個政潮；和尚、尼姑、天主教、學生都陷入漩渦，弄得烏烟瘴氣。而美國官方，左一個勝利預測，右一個光榮和平願望，都屢言不中。徵稅和徵兵，又都只增不減，國際輿論也多不利於美國當局，於是反戰怒火，在青年中燃燒起來。最初是責難企業家，其實美國的工商界，除了與國防工業有關者發了些戰爭財外，一般工商界也多受戰爭之累。繼而怨言漸漸集中到「亞洲學者」身上，特別是轉移到與官方有關的研究機構身上。因爲誰都知道，美國的亞洲問題決策，多出自於形形色色的學者之建議和「研究結論」。而研究亞洲問題的學者，又都是「亞洲學會」的會員，研究計劃和經費，也多由這個學會的系統規劃和分配。更使青年們不能容忍的是，一九六三年當美國決定大事援越時，美國研究越南問題的學者，少得可憐，不要說，找不出十個八個像樣的越南問題專家，甚至說，連一個也拿不出。其標準也很簡單，只要懂點越南語文，認識越南歷史，對越南的一般問題稍有心得專長者就成。（這是一九六三年作者在華盛頓參加 AAS 年會時，一位有相當地位的美國官員對作者所發的感慨之言。）不久，學生們也發覺，所謂美國越南問題的學者和專家，凡乎盡是「半桶水」或「冒牌」之流，會點法文，但真正的越南文却認識不到三千字，而能念出口，用得上的，頂多不到一千個字彙。在這樣情形下，學生當然更怒火中燒，認爲「亞洲學會」，不辦事，光給政府打順風旗，對這麼一場糊塗戰爭，居然不敢、不能表示意見，拿不出主張，於是就有人要革亞洲學會的命。

在醞釀「革命」的議論中，幾個有名的大學校，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反戰組織和反戰活動。有些是有積極政治目的的，有些是主張武鬥的，有些是與種族問題夾在一塊胡鬧的，也有些是國際性質的。經過「內部鬥爭」與羣衆選擇之後，各校慢慢形成了CCAS的「小組」（Chapter）（Chapter 是美國各學校畢業生同學會分會名稱）。大致說來，這種團體在雛型期所表現的，政治性不太强烈，活動也不是一味靠「武鬥」；說理，辯論，寫文章，策劃行動，印快報Bulletin，散小冊子等可以說是他們的主要工作。因爲 CCAS 比較「文氣」，所以「多數不說話的學生」Silent Majority，敢於接近它，而各校院當局，在學潮鼎沸，動手講打的情況下，也多願選擇CCAS作爲交涉，敷衍，緩衝的對象。一九六九春間，CCAS 的羽毛已豐，當「亞洲學會」在波士頓舉行第廿一屆年會時，CCAS 也在那裏舉行大會，拉了「亞洲學會」的部份會員，並產生了CCAS的全國委員會，當場和AAS對抗起來，除了遊行示威之外，會後又找了五千學者簽名，在全國大報上刊出聲明主張，反對越戰，要求政府改變亞洲政策。當時，CCAS只有十三個 "Chapters" 全國也只有二百五十個正式會員，經波士頓之會以後，聲勢可就壯闊起來了。各校當局，只好另眼看待這

些長鬍子，長頭髮，光脚鴨子，披着五光十色爛衣服的「新左派」型的 CCAS 會員們。不僅如此，美國最有歷史聲譽的哈佛大學當局，趕緊在東亞研究所，撥出一間辦公室，作爲CCAS 在美國東部的總部。在西部，年來聲譽最著的加州大學，也在「中國研究中心」撥出一間辦公室，作爲CCAS 美國西部的總部。這樣一來，CCAS 不僅在東、西遙遙相對有了兩大總部，而且在兩所最有名望的學府中也有了合法地位。活動，刊物，組織都相應迅速擴展。全國有多少會員，恐怕連CCAS 自己的「全國委員會」當局，也數不清楚。

CCAS 有無政治綱領，是不是共產黨的細胞體，或外國秘密領導的組織？不僅我們局外人無從知道，恐怕連它的一般會員也是糊糊塗塗。不過，就其言論和一些具體行動看，這個組織似不簡單。

CCAS的行動輪廓

就這兩年的歷史看，CCAS 是個肯幹、能幹、苦幹的青年、學生團體，他們重視行動，能講，能寫，能跑，能組織，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們的最後目的，最高理想是甚麼？雖然我們不清楚，但就他們的言論、行動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出一個輪廓：

1.他們是由反越戰的師生所組成，反對那些對亞洲問題沒有切膚之痛的研究亞洲問題的學者。他們要創出「生動活潑的學術生活和風格」（a new academic life-style），研究與當前有關的嚴重問題，促進諒解，改變過去學者的狹窄興趣，和自私自利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

2.他們出版了CCAS所編印簡單而短小精悍的「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與 AAS 大而無當的「亞洲學報」對抗：另外印行「每月快報」，報導各地各校的活動消息，商討有共同興趣的現實重大問題。

3.一九七〇年CCAS的重點工作除了反越戰之外，他們要努力於：（1）日、美安全條約；（2）、美國的亞洲政策；（3）「專業亞洲學者」的財務問題。（作者按：大概指 AAS 接受政府及基金會津貼支持？）；（4）「毛澤東主義」（原文爲 Maoism）與第三世界的農民革命……。

4.政策聲明：要「承認中共，撤兵台灣，終止軍援國府……。」值得注意的是，在CCAS的「政策聲明」中，承認中共竟居首要地位，第二是日本政策；反對「日美安全條約」，不要把日本變成美國反對中共的前哨站……反對再武裝日本，……反對以核武器威脅亞洲，主張放棄冲繩軍事基地，協助當地人民發展經濟，追求和平！在政策聲明中的第三項，也是最後一項，才是越南問題，他們主張：（1）、立即撤兵；（2）終止對阮文紹的越南政府的一切支持，重建「均勢政治」；（3）、承認越南民族解放陣綫，使參加政府形成均勢……。

以我們的普通眼光來看 CCAS的政策，我們不能不說它是一個左傾團體，可是，從美國學校當局和一般美國青年人的眼光來衡量，CCAS就不算得是很「左」的團體，更稱不上激烈。因爲，「黑豹黨」的黨員，多是暗帶手槍、炸彈，公開要進行遊擊戰；各地黨部都藏有成批的衝鋒鎗、機關鎗；成箱的炸藥，專門和警察，法庭作對。「學生促進民主社會聯盟」（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也是在各院校中提倡暴力革命的全國性的極左學生團體。「社會勞工黨」（Socialist Liberation Party）更是一個公然活動於學校和社會上的正式共產黨組織。屬於極右的又有三K黨，也有全身武裝配掛的納粹黨。所以，從一般美國青年學生眼光看來，CCAS只是散了傳單，發發小冊子，演講遊行，還算是比較「文氣」的左派；對學校來說，CCAS只是動嘴動筆，不出手傷人，更不殺人放火，所以認爲是温和的可以理喻的左派。

美國學生何以要革命？

CCAS 如何和「亞洲學年會」對抗，容後報導，讓我們先分析一下，美國學生爲甚麼要革命？爲甚麼要反越戰？因爲，先把這兩點弄清楚之後，CCAS 和亞洲學會對抗的細節，就容易交代。

美國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誰都知道，她是一直在革命、在激變中的國家。從十七世紀以來，政治革命，工業革命，農業商業革命，美國一直在遙遙領先地進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那種想擺脫歐洲（文化）傳統的範有（如主張孤立主義），一直在暗中時起時伏着。第二次大戰之前，和第二次大戰中，世界反法西斯的真正重心，實質上是在美國暗中蘊藏着；海明威那樣投身於西班牙內戰，以及第二次大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青年，英勇地効命於西歐、蘇聯和太平洋戰場，其旺盛的士氣，決不是僅由於美軍的裝備，和物質待遇所鼓舞起來的，那股革命的正義之火，不平之鳴，才是真正的力量泉源。（任誰都知道，德軍的飛彈，潛艇，飛機，大砲，日本的零式飛機，戰

艦，在許多場合之下，還優於美軍，美國青年歷經相當長遠的忍耐，艱苦支持，才扭轉戰局。）

第二次大戰以後，蘇聯式的極權勢力，幾乎籠罩着半個地球，馬歇爾計劃的出現，美國敢以冷戰相向，全賴許多美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不惜以生命危險，出來奔走呼號，美國多少中、下階級捐輸財力，支持這場冷戰，支援鐵幕人民走向自由土地，完全是基於人道；人權立場，既非只爲擁護資本主義，更不是爲「職業反共」而奔走賣命，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是美國民族傳統的反奴役、反極權、反獨裁、反暴力的情緒衝動，除此之外，似無更好說明。

斯大林死後，共產國家變了，不像以前那麼極權，歐洲變了，以前的帝國主義，已被戰火摧毀，戰後的歐洲爲殘破的自卑感所籠罩，繼而是奮進獨立，亞洲也變了，要從殖民地及封建皇權統治下翻身；美國也變了，戰時工業（第二次大戰）把美國帶進自動化，帶進更大規模的生產領域裏，顯得更繁榮，物質上更富裕，但精神上更空虛。致使美國青年情緒無處施展，壓抑、積怨、寂寞等心情，只好困惑在工業化社會的人海裏。

蘇聯的人造衛星上了天，美國的科學技術膛乎其後，舉國不安的情緒，對高等教育問題，批評發洩之餘，只好奮起直追，大辦科技教育，經十餘年的努力，在太空探測、登陸月球方面、登峯造極，趕過了蘇聯，但是科技人材「生產過剩」，社會科學被「科技」發展所取代，遠遠甩在後邊。另一方面「官僚教育行政」的脫節現象又愈積愈深。數以百億計的美金，耗費在月亮上，可是，美國土地上却遺留着一大堆問題，混亂、惶惑、甚至飢餓。

越戰打醒了美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心靈。美國知識分子本有反權威的傳統，也有反戰的特權和自由。前者如從基督教遺留下來的「有良心的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只要說是由於宗教信念而反戰，不願當兵，政府可以依法容忍之。這是美國的政治傳統；也是人們信仰自由的道德感和良心感。當傳統精神和當前的苦悶、惶惑、恐懼（每年至少徵五十萬青年去當兵，越戰死傷率高達百分之廿五）的心理以及美國國富民强的愛國心，愛護民主政治的自尊心等等複雜心理交錯之下，知識分子和青年，只有三條路選擇：（一）向「既成體制」（establishment）低頭。（二）、逃避：逃避到瑞典、加拿大、南美……吃「大蒜」、LSD、抽白麵、喝酒，或者逃出家庭，變成「稀癖士」，或到鄉間加入「公社」（現在美國青年，成立許多公社，自耕自食，生活極簡單，脫離都市現代生活。）如無胆革命反抗，又不願「下放」農村吃苦，另一條路是加入「性自由」、「性解放」大同盟，以進步的「性革命」美其名，男女在一起胡混、胡鬧爲其實。（三）、組成各式各樣的小團體，選擇各自認爲理想的手段，進行革命反抗。CCAS便是後者之一。

美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具有反抗和革命的潛在心態，第一，「公民反抗」（Civil disobedience）這一傳統一直活躍在多數美國知識分子的心中，這種反抗是民主政治的根脈，從遠處說，連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也是從這種精神出發。有一事例即可說明這種關係，在華人教育的大學文選中，或文學史教材中，都不會有「公民反抗」這一類門，我們的「古文詞類纂」、「古文觀止」、「北新活葉文選」、「開明活葉文選」、乃至香港的「友聯活葉文選」當然更沒這一類別。可是，唯獨美國的「大學文選」（College Reader）裏，却有這一類教材，它們多數是自柏拉圖、哲佛遜、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因反對美國從事墨西哥戰爭，而寫「公民反抗」的論文而成名）、羅素的「百人委員會」、以及前年被刺殉命的金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的「獄中致白人書」等，爲大學生必讀之作，由此可見美國知識分子反抗權威意識之强。（以上見The Borzoi College Reader. Alfred A. Knopf. N. Y. 1967）。第二，美國的父母都溺愛子女，尊重子女甚至怕子女，養成目無權威的個性。上一輩對下一代，無權（威）過問。美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國家，祖孫、父子之間、師生之間，在文化背景，道德觀念，生活方式上很不相同，更容易形成所謂「代的隔閡」（Generation gap）。第三，美國學生、青年，自初中起，即實行經濟獨立。第四、工業自動化把美國家庭擊得更散亂，離婚、分居、私生子、棄養的子女愈來愈多，無家可歸的「天涯遊子」數以百萬計，他（她）們隨着社會動盪，當戰時社會不安時，這些「遊子」就更不安，就更要鬧風潮。第五，美國一切向「大」、向「超級」發展。大學和中學動輒都是上萬學生，機構一大，官僚主義滋生，缺乏人情味，人間溫暖。師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先生與先生之間，除了競爭、商業、職業，追逐專門知識之外，對於交友感情及「作人」處世之道等等甚少顧及。於是教育與現實生活脫節，許多不必要的課程硬要學生學，許多不合理的制度沒人管。一個普通學生要是想找教授或學校行政當局談談問題，不是一件容易事。（比如去年舊金山州立大學動武鬧事的時候，學生提出廿三個條件，學校當局一口氣就答應了十九個。由此可見學生動武鬧事，有些

確是出於不得已，文鬥沒人理，只好武鬥，才有人聽，行政當局才正視學生的要求。）第六、學校官僚化，偶有事故，怕惹禍上身，怕出頭解決，最妥當的辦法是，打個電話叫警察叫「防暴隊」，這些武裝同志一到，除了會用警棍槍桿之外，還能用甚麼？於是學生和警察、法庭成了死對頭。

以上是傳統文化背景及社會、教育方面與青年反抗有關的一些因素，是形成CCAS誕生的潛在原因。但何以CCAS影响日見突出，居然能和亞洲學會列陣相抗呢？推其原因不外如下：

第一、CCAS的領導分子和中堅分子，就表現上說他們較爲勤奮，有才幹、也能吃苦。而且他們走「羣衆路綫」，不僅在各著名大學有組織，同時也走進「初級大學」（Junior College）、「高中」乃至一般社會青年羣衆中展開工作，演講、討論和供給資料、電影、圖片等幫助別人去進行反戰運動（自己主要負服務之責，風頭則讓別人出）。

第二、就全面活動來觀察，CCAS做事比較有一套全盤作法，換句話說他們是較有策畧、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活動，而不是一味「搗亂」或「武鬥」。他們也實確拉了不少知名學者來作號召。

第三、東部總部的負責人（National Co-ordinator, Jim Peck）詹姆·白克，是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的候補博士（中文很不錯），就憑哈佛與候補博士及他的中文程度這兩塊照牌，到任何大學找個副教授、助理教授、每年弄個萬八美金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他寧願跟着學生羣衆鬧革命。西部總部負責人史齊爾（Or-Ville Schell）去年在加州大學考過了博士這一大關，不僅中文、華語在同輩中都居上乘，甚至許多老一輩教授的中文、中國知識亦遠不及他。更厲害的是他三四年前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已經名重一時，這還不算他與前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樹爾門教授（Prof. Franz Schurmann，加大社會學、歷史學教授），合作選註了三冊暢銷巨著——「中國問題文件選註」（The China Reader，古代及近代一冊，民國時代一冊，及中共時代一冊。）要是他肯混着過日子，就憑他的著述地位，可以在美國大學當教書匠，吃一輩子不成問題。可是他不幹，他寧拖在學校裏過學生生活爲「羣衆服務」。

第四、CCAS出版的「季報」，前已說過內容短小精悍，不僅內容與現實問題息息相關，而且「書評」極之嚴肅，對不像樣的文章，把作者的大名拉到書評欄裏打「屁股」，讀之令人稱快。

第五、CCAS自己的會員，都很刻苦耐勞。茲舉一二例便不難明白。這一次年會各地會員來此開會，他們都安排免費交通工具。也安排住宿地，大夥兒「擠在一塊」。在美國一般情形之下，連喝一杯咖啡，也是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決無通財之義。他們居然有福同享有苦同當。這股子「傻勁」和義氣，在美國這種斤斤計較的生活方式中，對青年人來說，是新奇而有吸引力的。另外一例據說在舊金山年會中，除租「希爾頓」大旅館的會場用一千美金之外，其餘一切都是「義務」捐輸，並無其他開支。故負責人聲稱：會議屬於人民的。去請演講開會都不要錢，進會場的衣着也不限制。這與亞洲學會相比，進會場得花五元美金，買個入場證掛在胸前，而且參與其會的人，都得打扮成紳士淑女般的樣子，以示够派頭，實是大不相同。

CCAS有沒有國際背景？

也許有人會問，CCAS能發展如是之快，是不是有甚麼國際背景？是不是共產黨暗中直接支持？從表面上我們看不出任何證據。不過，如從影响和現象觀察，則有下列值得注意之點：

第一，他們表示，CCAS是美國學生自發性的團體，並無國際支持，也無與國際（組織）發展活動。

第二，三月裏香港CCAS在美領事館前反戰示威，後又抬棺「杯葛」泛美航空公司（因爲包攬美國軍方的越戰運輸），只是美國的CCAS會員在香港的反戰活動。不是「踢」香港學生「入會」鬧事。

第三，大會議程上及會場的宣傳品，日本左派學生的活動都有「一席」之地。CCAS認爲日本學生運動，有值得借鏡重視之處，故願介紹，但無組織關係。在日本CCAS的活動，只是美國在日會員的表現，也不是向日本學生發展組織。在加拿大、歐洲也是如此。

第四，在「大會場裏」（即宣道會的教堂），擺了上十個書攤展覽書籍，又有散發宣傳品的枱子，發賣大陸出版物的至少佔三個之多，堆滿了「毛語錄」、「毛選集」、「文化大革命」之類的（英文譯本）小冊子，索價甚低，賣的人都是CCAS的女會員義務幫忙。另外幾個書攤，幾盡爲美國青年團體的出版物，其中有一個攤子賣：「（一個社會主義者）「分析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 Socialist Analysis. by Leo Huberman）、「中國的新革命」（The New Chinese Revolution, by Bill Jenner，

作者爲英國大學講師，曾在北京兩年）、「文革在中國」(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和「對中共經濟的印象」(Impression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By E. L. Wheelwright，作者爲澳洲雪梨大學經濟教授，一九六六冬曾至大陸。）上述諸小冊子都在舊金山「海灣區激進教育社」翻版，售價每冊美金一元，因價格廉宜，作者乃各買一冊，閱後覺得，宣傳成分只佔十分之一二，有些地方顯然並不同意中共的經濟措施。但就整個內容言，還是爲中共「說話」。

第五，各書攤中很少中文書刊，僅只「華、菲青年徵兵協會」的書攤子上，有一本題爲「抽中無命」（另一邊英文封底是「Later with The Draft」）的中英對照的小冊子，「指點」華裔青年及菲籍青年如何避免服兵役，如有疑難，該會義務協助。

第六，散發英文傳單，要求台灣當局釋放陳玉璽（陳爲夏威夷大學「東西研究中心」研究生，因參加反戰示威，及閱讀中共出版物等罪名，在日被捕引渡回台灣，判七年徒刑）。但無「台獨」的傳單，可是在亞洲學會的大會場裏，連着兩天的五、六個小會場裏，都發現了「台獨」的宣傳品，有些會議室裏，每一行坐位上，都分散好幾張。

第七，會場中既然有發售共產國家書籍的書攤，但沒有一本蘇聯的書報出現，幾乎是「清一色」中共的書刊。

亞洲學年會的議程

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對亞洲學年會不算熱心。並不是他們不好學，而是基於現實原因，不願繳納廿元美金的年費。廿元別說對一位副教授、助理教授、圖書館員，算是一筆值得考慮的開支，就是對一位正教授、高級研究員來說，也值得再三斟酌。在米珠薪桂的生活程度之下，廿元美金够四口之家一週的伙食，如繳納會費，除了一年給你四大本既懶得看又沒處放的「學報」之外，再就是請開年會。但參加年會，即令不再花五元入場費，可是動輒上千哩的旅費，連吃帶住，加上朋友相見喝小酒什麽的，花上二、三百元實在是平常事。有些中國學者即使參加大會，也不繳會費，臨時花五元買張入場證，掛在胸前就算了。至於那些身爲系主任、委員，或正在有研究計劃可做的學者，有學校或基金會給旅費，甚至其他費用也有處報銷的，當然又當別論。

但這個大會對美國人則又不同，這也是美國的社會風氣使然，因爲亞洲學會算是「專業會議」（Professional Convention），如同律師、醫生、科學家的專門會議一樣。在美國，一個人的職業如果攀得上是專業人士，身份無形中高人一等。所以美國人會員對開這種會，實是起勁而有癮。即使餓着肚子開上三天車，住小旅店，到時候也得穿上西裝，挺起腰板去開會。白天開，晚上開，酒會，宴會一起來。

雖然中國學者對亞洲學年會不大起勁，但今年到會的中外人士還是非常茂盛，少說也有三千多人。爲甚麽亞洲學會還是這麽叫座？其實，來開會的多數無心於學術演講，不過是想到風光明媚，天氣温和的舊金山來玩玩，吃幾餐地道中國飯，另外看看CCAS如何和亞洲學年會挑戰。所以是渡假及看熱鬧的性質居多。

亞洲學年會的學術討論議程，四月三日才開始，但實際上從四月一日起，大會執行委員會、各區域執行委員會、各專業委員會和大會理事會，就開始集會，商討業務事宜，展開社交活動。舊金山市中心，可以看到成羣結隊來開會的「亞洲學者」。「加大」東方語言與文學系還演出京戲、崑曲等，「加大」東亞圖書館，又把珍藏的善本書籍開放展覽，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有特爲亞洲學者安排的節目。舊金山公園內的「底揚」博物館，不僅向「亞洲學者」開放，還有酒會招待。該館的中國收藏品，特別是銅器（有夏、商、周祭器甚多）不僅雄冠全美，恐怕除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要數得上世界第一。

今年亞洲學年會的議程節目，也許因爲CCAS挑戰之故，也的確比往年精彩，而且也重視現實問題。除了有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星、馬、印尼、菲律濱等國家的專題以外，重點仍是在中國方面，四月三日上午九時半，一開始就有三個會場同時報告討論：

（一）「**與共產國家交換學者**」副題是「與蘇聯交換學者的經驗，對大陸交換學者的展望」。主席是費正清教授，担任報告論文的學者，有洛陽出生、現任哥倫比亞東亞研究所所長的林白克博士，及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方面的代表。說明美國政府與中國大陸作學術、文化交流的願望。所以只能算是一種態度或政策的說明及解釋，沒有甚麽真正的學術討論。

（二）「**毛澤東經濟政策發展的根源及特質**」主席是哥倫比亞大學的Carl Riskin教授。在這個大題目之下，有兩篇論文，其一是由伊州大學的Peter Schran所宣讀「游擊時期中共經濟策畧之由來」；其二是英國格拉

斯寇大學的格瑞（Jack Grag，一九五五年左右在港大任講師及研究工作，曾短期至大陸訪問）報告「農業社會主義高潮爲毛的主要經濟概念」。主持討論的是不久之前曾去大陸訪問的 Prof. Barry Richman。這場討論，吸引不少聽衆，但有點「文不對題」。因爲台上這幾位學者，個別說來，都失之於過「專」。格瑞先生是弄經濟史的，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和中共的社會主義化的各層面似欠通盤了解，只抓住「合作化」這一點去摸索「高潮」，似過於刻板。Peter Schran 先生對游擊時期各段落的客觀情勢，和中共的主觀願望，似沒有觸及核心問題。他以今日中共所强調的「鄉村包圍城市」策畧去論過去的經濟，忽畧了當時中共是一種辯證法的運用，在以鄉村包圍城市的同時，也盡一切手段要城市支持農村的游擊基地（如「地下」交通，補給綫；如以統戰籠絡城市工、商、文、教界，發動鬥爭，捐輸支持農村鬥爭等。再如、中共所獲得的國際支持及華僑的經濟支援等，他似都忽畧了。）

至於「評論員」Prof. Barry Richman，文革初期曾訪大陸，去年出版巨著「中共工業社會」，對中共工業管理頗有心得，但對中共的農業經濟管理頗爲隔膜。另一位「評論員」Robert Dernberger，雖口齒流利，措詞文雅，但也是「專家」而不是「博（學之）士」。總之，「報告者」、「評論者」，似都局限在「共產八股」和眼前中共幾個文件、小冊子去研究，不能放開眼界，從中國歷史、社會深處去探索問題，也沒有把中共的現實經濟問題攤開來，去綜合分析。即令從文件來說吧，中共實施每種經濟措施和政策，都有不少「調查」及實驗報告，以及典型的「樣板」，這些學者似甚少鑽研這些東西。對中共的財、經各環節的聯繫，也沒「抓」到，所以聽的人，多數是茫茫然，不知道甚麼是「毛」的經濟特質，更摸不清甚麼是毛的基本經濟政策。

（三）「明朝軍事史」這一場討論，雖然主題是研究「明代的興衰循環」，但不無跟着中共後邊「跑」之嫌。因爲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對明史、「明朝農民革命」、「明朝農民戰史」特別重視。也許，美國學者認爲，既然中共都注意研究明史，明史必然有可足供學習研究之處，於是這幾年，美國也有研究明史的專門委員會和「計劃」，舞文弄墨的學者固然有，領兵打仗的「武學者」也參與其間。

因爲三場會議同時舉行，任何人也分身無術。再說，有幾位對明史頗有心得的中外學者，幾乎都沒有來，參加主講及評論的人多是「少帥」，所以，對明史這一場，只好「割愛」，不能兼顧了。

這三場都是研究「嚴肅問題」的會議，但同時舉行的其他會議中有些輕鬆題目，如「東亞幽默諷刺文學」這一場，其中有兩篇報告諒必甚爲有趣，其一是「漢朝文學中的機智與幽默」；其二是「早期話本中的幽默」。再如「討論泰國北部民族合成問題」，和「佛教思想」這幾個會，又都有涉及中國部份，可惜連伸進頭到會場觀觀風的時間都沒有，哪還能去坐在那裏聽呢！

（未完）

This is to introduce to the overseas readers of Ming Pao Monthly, the latest "IN" thing in the student world of Hong Kong. It is the avant garde independent radical bilingual 70's Biweekly, printed in offset, coloured and comparable to any avant garde publications overseas. It's about Politics, Pop, Literature and Art. It's a magazine of Commitment and a magazine with a difference.

We blasted 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we were busted for not having a licence. We have now officially registered. So watch for our eighth issue. Out on 1st June 1970.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Special subscription offer: $8.00 US for 24 issues starting from the eighth issue (including postage). Subscribers will also receive all back issues including the Special Bertrand Russell issue (4th), Biafran Relief Campaign issue (2nd), Urban Council Hell Raising issue (6th), and Vietnam Supplement issue (7th), which have all now become collectors' item.

We read and like the Ming Pao Monthly. But there certainly is place for another magazine. We have no hesitation to recommend the 70's Biweekly.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and send it to

The 70's Biweekly,
252, Queen's Road East,
8th floor, Flat D,
Wanchai, Hong Kong.
(Tel. H-726929)

Please enrol me as a subscriber for one year, starting from the 8th issue. It is understood that I shall receive all back issues of the 70's Biweekly free of charge.

Name:-_____

Address: _____

_____

（廣告）

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六)：結論

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

史誠之

本文之始，即假定中共的國運和黨統，能不能支持下去，解放軍要起決定性作用，其原因乃由下列歷史淵緣和轉折關係使然。

一、歷史淵緣

解放軍是由紅軍、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等轉化綜合而來，毛澤東雖然不是唯一的創造者，但他對解放軍的編組、訓練、作戰和政治領導，確有其威信。由於解放軍的背景複雜，有流寇性、黨性、排他性，也有從事組織、宣傳、生產等能力。所以，過去數十年革命鬥爭過程中，中央黨組織和各地地下黨活動，幾次慘遭破壞，黨的一般組織和功用，數次頻於癱瘓，近於瓦解，其組織細胞，與革命鬥爭動力，都賴殘存的武裝力量——解放軍的前身——加以保存、延續、開拓、發展下來。

「解放」之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不少，導致革命的原因固然也很多，但中共政權的由來，畢竟是靠解放軍，歷經百戰，終於一九四九年打出來這個紅色江山。經過政治協商，中共政權出現之始，千頭萬緒，百廢待興。從接收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行政、財經、文教等「爛攤子」，和恢復殘破不堪的私營工商業，都是靠「軍管」、「軍事代表」，有條不紊地接收過來，慘淡經營，撐起了中共政權的骨架，才擺出一個新的統一局面。

中共在歷經戰亂的中國社會上，搭起了新政權的空架子，既沒有基層行政支持，又沒有社會基礎，於是又依賴野戰軍的體系，分別屯駐各地區，迅速建立「大軍政區」，以及省、縣、區級行政系統，支持拱衛着高高在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各地駐軍，遂分散使用，「上山」、「進洞」，派遣武工隊，深入數以千百萬計的村鎮，去「剿匪」、去「反霸」、去編練民兵、組織農會、建立黨團支部和小組，進而又領導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運動，使中共政權的根脈，和黨、團、武裝細胞，深入密佈到中國社會基層，堅強了政權基礎。

對外抗美援朝，對內鎮壓反革命、右派，公開壓制知識分子、學生及工人自由化運動，又靠解放軍的力量，渡過了中共政權的重重危機。在鞏固中共中央高度集權化過程中，對撤銷大行政區消除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解放軍又是唯中央命令是聽，沒有捲入紛爭，這是解放軍有節制有黨性的立功表現。

從以上事實看，解放軍功高震主（黨組織），驕縱權力、目空一切的因素，早已隨中共政權之壯大而滋生。中共中央倡行人民公社，促成大躍進之際，中共元老、理論家、專家雖多，但皆噤如寒蟬，對中央政策不敢表示異議，獨有糾糾武夫、統馭三軍的彭德懷，竟公然直言批評毛澤東於先，又以萬言書諍諫於後，那是赤裸裸地槍桿子要指揮黨的要求。在這之前，彭曾反對解放軍大事參加生產運動。對於政治過事約束專業軍官統馭軍隊，他也有反對的跡象。在這之前，彭又數度出國幷和赫魯曉夫、蘇聯紅軍高級將領有所交往。彭如此敢言，掣肘黨的最高當局，是否受赫魯曉夫的慫恿以顛覆毛澤東？抑彭個人有此企圖，想效蘇聯朱可夫元帥職業軍人的故技（朱可夫先支持赫魯曉夫得勢，然後挾軍人權勢以自大與赫交惡，終遭罷黜）想支配中共政治？這些跡象雖隱約可見，但尚無歷史文件確證。不過，中共軍要之跋扈，從而形成了一個歷史大轉折，則是很明顯的傾向。

二、歷史新轉折

毛澤東起用林彪是歷史的新轉折。林仰承毛意，整編軍隊，擴充軍需工業，强化政工領導軍隊，支持文革，以解放軍爲核心，解組（disorganize）、

打散了舊有的各種社會「體制」（establishment），名之曰「奪權」；將中共統治的社會，加以徹底重新改組，以符合毛式共產主義理想爲推進方向。這正是毛所說的「破」與「立」。「九大」之後，又以解放軍爲核心去整黨、建黨；（軍隊中的「青年團」似早在暗中整建——作者。）兼而執行全國的備戰、備荒；對世界要打破中共的困滯局勢。這個新轉折，是由於中共歷史和政治要求雙重因素使然，實質上踏入了軍事獨裁的險道。這條路相當坎坷長遠，有許多重大問題，橫在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當局之前。就全面說，內部問題比國際問題更迫切。內部有下列急切問題待決定，待推行：（一）軍權與黨、政方面的配合和協同問題。（二）如何將知識分子、科技專家的學識、能力、熱情，貢獻給解放軍，使解放軍編練出一支核子化新軍（包括海、陸、空軍），而其意識型態（ideology）又不受自由主義、修正主義等的感染影響。（三）第四個五年計劃、以及今後國內各種經濟政策如何製訂、推行？既須符合中共所強調的革命理想，又要有助於國防而不太妨碍「多、快、好、省」的原則，又不太損傷人民生活和備荒工作。

對外來說，（一）如何突破蘇聯繼美國而來的圍困和封鎖？（二）如何繼續高舉「馬、列、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紅旗」，號召支持世界革命，特別是在外蒙、泰國、印度、寮、柬、星、馬、印尼、緬甸，而又不致與「蘇修」真的比武；不和日本陷於正面衝突以致激起日本的再武裝，使中共多一個軍備競賽的近隣。（三）如何把美國拖到中共這一邊，在形勢上，又不露出與「美帝」妥協的馬脚，不致減低中共「反帝」、「反美」的既得威信。（四）以「躍進」方式，發展新武器，强化軍事力量，作爲「比武」後盾，不戰而屈蘇聯之兵。但又怕整軍經武陷入軍備競賽的「無底洞」。【軍備競賽是條絕路，走上之後結果不外：（A）財經不勝負担，人民生活益形艱困，反抗危機增多；（B）勢必一戰；（C）只好妥協，參加國際裁軍談判。「美帝」和「老大哥」國富遠在中共之上，均不堪軍備競賽重担，中共當局心裏自然有數，故表面大唱反對「唯武器論」】。（五）、如何不用武而解決台灣問題？如何以組織力量先將澳門、香港逐步「政治」佔領，然後解決歸屬問題。（六）、由於核武器的發展和戰畧上的安全考慮，中共勢必要在大陸佈置一個「安全圈」或緩衝地帶，把情報、儀器（如雷達、電子偵察儀等）配備於防衛「前哨」。倘不能多拉攏一些「友好」國家，分設有形偵察防衛前哨，則勢必以潛艇、地下組織，或借重接近中共路綫的國際共產黨組織以代之。

以上對內對外兩類大問題，支配着中共的命運，最低限度，未來十年乃至廿年，中共要對這些問題大事掙扎一番。這兩類問題，又是互相關聯牽制，互相影响的，更支配着解放軍在未來所演扮的角色。

對上述諸大問題，我們很難直接了當用「是」與「否」來解答，只能用假定、分析、推論，試行求出近似事實的答案。至於具體方法，不外左列各端：

一、歸納歷史，找出中國社會變遷的特質和規律。

二、中共所依據的主要理論、經驗和考慮事物變化的因素、法則（如：毛澤東考慮事物，常持「不信邪」態度；如林彪則重視「人的因素第一」等。）

三、現代社會科學理論中，可以試用於中國社會及中共政權者。

四、環境突變（如：嚴重自然災害之發生）和意外的偶然因素的發生（如：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政變；如：毛、林等和蘇聯當政要之突然死亡。）這些偶發因素雖不可勝計，但縱有這些偶然因素發生，事態之演變與後果，亦大致不出某種歷史範型。

我們從複雜轉折的歷史背景中，檢討出解放軍的性格和與黨相依爲命的關係。然後，不妨以上列四點再來檢討歷史，看什麼是中國傳統問題，其中有哪些是中共所要解決的？廿年來中共所解決了的是什麼問題？留下來急待解決的又是哪些問題？對那些急待解決的問題，中共可能用什麼方法去解決？解決得了嗎？從這一系列歸納、假定和分析中，也許更易看出中共和解放軍的前途和可能的變化。

三、兩類大難題（1）中國傳統的六大難題

中國歷史浩瀚，千頭萬緒，但嚴格歸納起來，歷代民族興衰，王朝起伏，不外是在六大頑固問題中循環旋圈子。其一，是中央與地方權力的衝突問題。其二，是知識分子和政權（統治者）的關係問題。其三，是少數民族和土著（漢族）的關係問題。其四，是自然災害與人口問題（也可以說是農民和農產問題）。其五、是外來文化的影响問題（包括：漢、唐以來佛教傳入，明朝天主教耶穌會士之到來，清末基督教社會主義影响滋生太平天國，後來西方民主主義影响孫中山先生創導共和革命，和共產國際扶植起中共革命，以及外國勢力入侵，和華僑問題的出現，留學生問題的存在等等，似都應歸屬於外來影响這一大類）。其六，是官僚化問題。因爲中國幅員廣濶，政治設施演變複雜，每

一新政權，必須統一制度，非有嚴密的法律、規章，不足以維持各種行政措施。但稍久之後，這套複雜的制度，不是因時過境遷，不合實際，便是久而久之僵化掉了，於是就成了官僚主義，成爲行政效率和人民福利的障碍，非加以革變不可。因之，官僚主義，就成了不時發作的政治痼疾。

以上這六大問題，和我們的歷史，結了不解之緣。如這六大問題，同時發作，或連續起伏，當權的王朝，不是迅速崩潰，便是江河日下，終至敗亡。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格（雖然，這些性格也分見於外國，但不如我們的突出和頑固。）連國民政府，不能在大陸立足，也是由於這些頑固歷史問題連續發作之下，終致無力應付而失敗。翻閱廿年來的人民日報、新華月報（及半月刊），即知這六大頑固問題，也始終困惑着中共政權。更客觀點說，中共僅只把這六個問題，加以控制，使它們沒有同時發作或連續發作而惡化下去。對這些問題的控制或緩和，多數最後還是訴諸於解放軍的力量。（連人口節制問題，最後也是要解放軍的「赤脚醫生」，風行農村之後，才有希望。其他各節，爲省篇幅起見，不擬列舉。）

今後，對這六大頑固問題，是否還是訴諸於解放軍？

（2）中共本身的兩個難題（可能要四十年才能解決）

上述六大難題，都是中國的傳統問題，與中共政權無關。屬於中共政權的問題只有兩個，就是毛澤東想以大躍進方式來解決的：（一）中國全面工業化問題。（二）中國社會共產主義化問題。愈到後來，毛愈想把這兩個問題合併處理，想用「一石二鳥」和快刀斬亂蔴的辦法來解決。

過去廿年來毛澤東率領千百萬幹部，日以繼夜地鬥爭，清算，苦幹，認真說來，大部份時間精力是消耗在六大傳統難題上，小部份力量用之於這兩個新問題上。可是欲速則不達，「合而爲一」的解決辦法，產生許多不利後果引起許多爭執。「大躍進」中有「促退派」、「干居中游派」、「秋後算賬派」、「觀潮派」、「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也是「大躍進」的餘波再起。

中共將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工業化雖有若干成就，國防工業也有可觀的成績，但距中國全面工業化的理想程度相去尚遠。姑以完成長江、黃河諸大水利系統、農業機械化、電器化爲水準而論，恐怕至少仍需廿年的努力。即令到那時，中共的工業水準，也不會太超過蘇聯現在的工業情況。蘇聯建國已五十年，工業成就頗爲輝煌（居世界第二位），可是對於貫徹共產主義化，仍很不濟事。難怪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左右，曾對美記者史諾及馬克・蓋姆（Mark Gaym）分別說道，中國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還需要五十年努力建設。姑以毛那時的說法算起，再過三十年，大陸是否能真正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恐怕仍是問題。因爲，在未來工業化的茫茫前途中，理論、路綫以及實際鬥爭問題還多。毛澤東「一石二鳥」的那塊石頭，很可能要砸壞許多同志的「脚」。也就是說，中共所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和中國社會的傳統痼疾，是一樣的頑固，有待長期努力。

在未來建設途中，誰是中共的權威？毛澤東這位「活神仙」無上權威，無法打破死亡規律，不久勢必倒下歷史舞台（早在十年前，毛自言準備隨時去見上帝。此人甚怪，其死法也許與衆不同，不同於列寧，不同於孫中山，不同於甘地，不同於斯大林，不同於胡志明。他如何「準備」？我們不知道。——作者。）其餘的權威，在文化大革命中，幾盡給解放軍、紅衛兵摧毀。周恩來和毛的歲數相差不多，天年也很有限，因之，收拾毛澤東死後殘局，維持過渡的局面的重責，將落在林彪肩上，其趨勢已甚明顯。林的才具、德行、威望，能不能應付得了這個過渡局面？林如發生意外，誰是第二、第三繼承人？林能不能培植，提携出來一個新的領導層（包括組織一支新軍）？去克服中國六大傳統難題，和毛澤東遺留下來的「一石二鳥」大懸案，都要看林彪的作爲？

四、「人的因素第一」——林彪作爲如何？

假如毛澤東不再變心，一直扶植林彪繼承權位；假如林彪不像民國初年的徐書錚（因統帥邊防新軍而騰達於北洋政府，因進軍內外蒙古，軍政權勢見忌於南北）終於遭忌而被暗殺，則林的作爲發展，不外下列幾個型態：（一）、步蔣先生的後塵；（二）走蘇聯貝利亞的絕路；（三）像馬林可夫或朱可夫元帥一樣，成爲過渡的淪落人物；（四）林彪另創一種型範。上列幾種歷史人物範型，當然不見得完全符合林的背景和行爲模式，但大體上相近似。

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政治會議上的「講話」看，林不僅對中國歷史上的政變、政治暗殺早已留心，對近年來各國政變、政治暗殺的統計研究又有心得，於此可見其防範甚嚴，故能將數度醞釀中的「北京政變」和「逆流」撲滅，防患於未然。（「講話」全文見Issue & Studies Vol. VI No. 5. PP. 81——92. 台北一九七〇年二月。）林縱然能防範週嚴，不致

爲人暗算，但除非他未來另闢新路，否則的話，不管他趨向於那一種歷史（人物）範型，則林和中共的前途，都是坎坷可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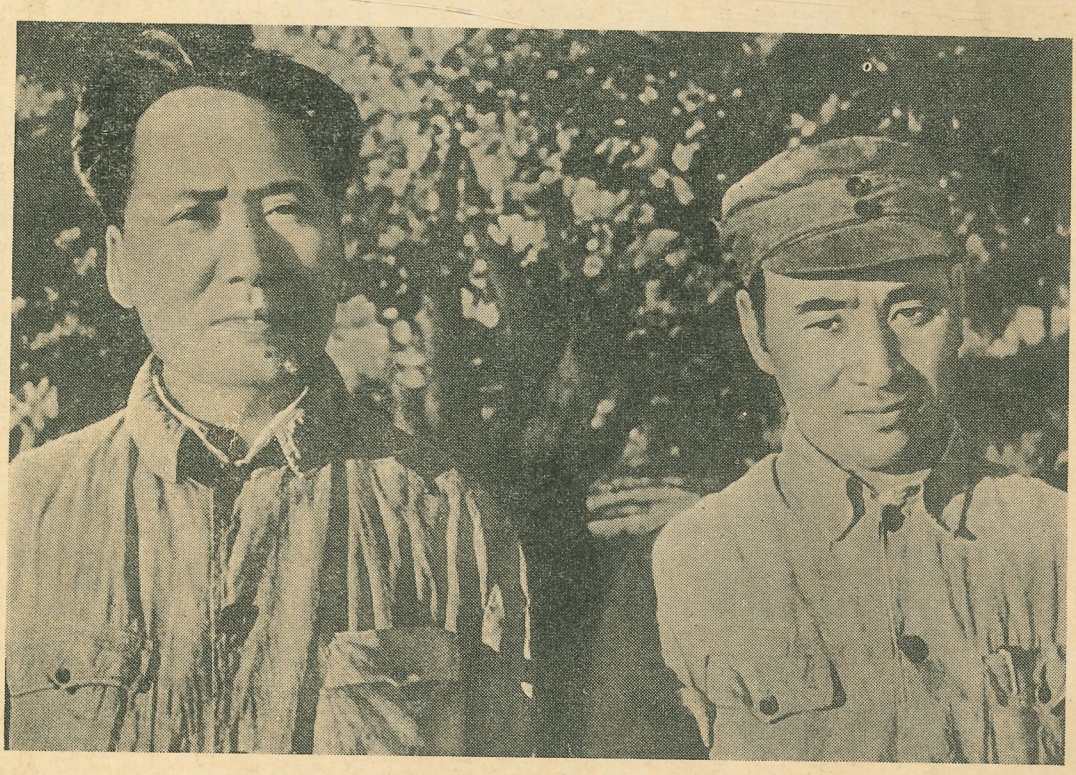
海外關心大陸問題的人們（包括作者在內），對林彪的身世、個性、健康、氣質、思想等，迄今所知甚少，可以說「林彪是一個無從把握」的人物。比如說，幾處史料提到，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派維辛（丁）斯基初來中國籌建中國共產黨時，曾帶一位華僑林某任翻譯。據說，那位林某就是林彪的叔父。如果真有其事，林家應屬僑眷，林彪就成了華僑子弟。再說，林彪的叔父既有資格能力任第三國際代表的翻譯，其中、俄語文似都上乘，其政治背景亦必不簡單，因此，林家的學養和政治關係，大概不是當時一般「華工」之流。

數處資料又提到，第二次大戰後期，林彪曾到蘇聯醫治創傷，傷愈之後曾參加「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內戰時期，作者在華北與被俘共幹談話，他們傳聞，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戰畧，出自林彪給斯大林的獻策。并且繪聲繪色地說，林見於該區工廠林立，廠房堅固，設備笨重，如照蘇方指揮官計劃，搬遷起來，需要運輸的人力甚鉅，且妨碍交通及軍隊機動性，更誤生產（戰車、汽車、鋼鐵、軍火等），故林建議各廠組成「民兵師」，德軍來攻時，就地憑堅固守，協助紅軍作戰，德軍不來攻時，繼續生產。這樣既減少運輸補給之繁，又可使守軍力量倍增。蘇方採取林的建議，此計劃與德方判斷相反，致德國第六軍團兵力不足，物資不繼，攻堅不下。以後又有大量美援支助蘇軍，遂反守爲攻，大敗德軍。【作者最近在美會見蘇聯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負責人袁敬亭（Rudolb Viatkin）先生，他否認此說。因該地重工業早已撤退。】

韓戰時期，中共志願軍的「功臣」、「英雄」，接往蘇聯訪問者甚多，雖小爲尉官級或士兵級者，也蒙斯大林握手接見。當年林彪赴蘇醫傷時，已爲中共中央統兵大員，斯大林召見相談，是極可能的。（以往中共中央級人員訪蘇，多蒙斯召見。）至於那項作戰計劃，是不是林的獻策，則又待歷史解答。不過此事在共軍中早有傳說，則是事實。

就作者所聞，抗日戰爭初期，林彪隨朱德曾到洛陽（中央軍校第一分校）謁見「蔣委員長」并懇蔣氏允准參觀洛陽分校。第二次大戰尾聲中，林自蘇聯返來，曾至重慶再度謁見蔣先生。據說，前後兩次均執（黃埔）弟子禮甚恭。上一傳說，似爲可靠；因爲歷史文件中，中共軍政要員，攻擊蔣氏之言論記載甚多，獨少見林惡言相向。

作者一九六〇年前後，在舊金山曾多次見到林彪中學時代的英文教師白神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林彪

父（Rev. Monsignor Maurice Connaughton 1889——1967），交談之下，他對林記憶猶新，印象甚佳。

白神父一九一三年在漢口昇任神父，後陞爲副主教，管廿五個堂區及學校，林彪也是他的「高足」。因爲白神父除教英文之外，還負責學校行政、訓育，對師生接觸甚廣。他認爲林彪的一般功課不錯，英文尤好，是個守規矩的好學生。後來林投筆從戎，到廣州考取黃埔軍校幹革命。北閥革命軍初到武漢時，林已任連長，不時去拜望白神父。不久，白神父的校舍爲革命軍佔用，白神父找林彪說項。林表示自己官小無權，介紹白神父與師長賀龍交涉，獲准免予徵用校舍。再後，國共兩軍在長江一帶戰爭不已，白神父陞孟席（副主教）授主教權，因各縣的教產、學校時受共軍騷擾，白神父又設法找到林彪求助，林遂介紹朱德、彭德懷等將領與白神父相識並賜關照。此後紅軍對白神父教區內教產、學校另眼相看，從無破壞及徵用。大陸解放時（一九四九年四月迄一九五一年三月）白神父兩度受迫害，被判死刑，這位神父願一死殉教，後來不知如何共方竟要逐白神父離華，他雖堅願留下受死亦不准。白神父回憶受迫害往事，自認必出自林彪暗助之力，否則當時美籍主教級之神父，幾盡遭終身囚禁或繫死獄中，他在中國三十八年之久，教民近百萬，且與以前「反動」政要甚多交往，何能獲釋安然離華返美？一九六七年白神父病故之前，作者偶往探望。這位龍鐘老人，總是念念不忘，問林彪近況如何。此雖小插曲，與本文主題無什關聯，但由此可見林彪尚有令人可念之處。往好處說，此人念舊，尚有道義人情之長，向壞處說，此人徇私；以共產黨人之紀律衡量，算是殘餘封建意識。

再如十年前，林彪的女兒林豆豆，一度被人捧成青年作家，但不久就銷聲匿跡，不再見林豆豆的作品，不再捧爲青年表率。由此可見，林不喜阿諛，不准好事者捧其子女。據說，林有子女各一，均爲前妻所出，對他的兒子，我們所知更少。林的兒子，會不會成爲民國初年「四大少爺」型的人物，也縱橫於政治舞台，我們更無法推測。

再如：林彪之妻葉羣，雖然文革之後位列中央極峯之側，地位幾與元帥相若。葉羣到底是什麼型的女人，她的身世如何？性格如何？何以陸定一的愛人（妻子）要寫信到中共中央控告葉羣和林彪？迄今都無材料可據以說明其輪廓。不論林彪是否繼承毛澤東的「大統」，葉羣對林彪的前途影响將不可忽視。她是像鄧穎超、何香凝懿德風範，慈祥和靄，有革命經歷，又有人望那種類型？是像朱德之妻康克清，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紅軍女政工人員？還是能歌善舞，闖過「江湖」，歷經革命風塵，像江青那一型名女人？還是像劉少奇之妻王光美那樣嬌滴滴的千金小姐？總之，環繞着林彪的一些「人的因素」，我們知道得太少，沒法「從小看大」，「見微知著」，去衡斷林彪將來的作爲。因爲不能把握細節和偶然因素，我們只好從大處着眼，去展望林彪和中共的未來了。

五、林彪的縱橫捭闔

在大的方面，近年來至少有四點，可以看到林彪是深謀遠慮，善於安排佈局，又工於權術的人。其一是籠絡公安首長謝富治，和財政部長李先念。其二，他不發表政治理論，似在避免時機未至、「言多必失」的陷阱。其三，「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度頗有强加在「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之上之勢。工會在文革中，早已「潰不成軍」，連工會、車間、工廠還要解放軍去「三支」去「兩軍」，何來「工宣隊」？蛛絲馬跡看來，很像是黨內「新貴」、「新左派」（如姚文元、陳伯達、江青；如「省無聯」等），忌妬解放軍的權勢，想用「工人階級」這頂大政治帽子，加在解放軍之上，以示約束制衡。可是暗鬥三年，「解放軍毛宣隊」仍以「正統」姿態，籠罩全國。其四，林彪雖然奉行「備戰、備荒」，以「人民戰爭」備「蘇修」之來攻，却沒有瘋狂擴軍，走進軍備競賽那條「死胡同」。最後三點不難一目了然，但第一點，尤其是有關李先念，牽涉到中共的財經特質，似有必要稍加詳細交代。

林彪於文革之前，研究各國政變，政治暗殺（一九六六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他報告自一九六〇年起，各國政變共有六十三次之多。並詳爲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政變。）因此對謝富治、公安部隊、特務系統等的拉攏，自然都在林計謀之中。其情報靈通，防範週密，行動迅速，見之於下列事例：（A）、全國各地武鬥，奪權激烈，但始終沒有發生政變，沒有癱瘓首都這個神經中樞。（B）一九六六年北京的「八月政變」，一九六八年「六月政變」、「楊成武事件」、「北京衛戍區不穩事件」，風吹草動，皆能防患於未然，先下手爲强，及早撲滅解決掉。（C）各軍種，各兵種司令部，一有奪權風聲，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更換人事，防止「逆流」和「倒算」。（D）所要捉拿的軍要，都成階下囚，似甚少逃亡漏網者。（E）林彪不僅奪了「權」，而且也奪了「錢」。錢在革命戰亂行動中，其重要性，比「權」和「兵」，有過之無不及。林彪緊拉着「財神爺」李先念。（未完）

論蕭立聲的人物畫

徐復觀

中國畫的出現，可以推到石器時代，但對畫提出一種明確地要求，以作爲價值評斷的基準，則始於魏晉。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的畫論，實際只能從魏晉開始。魏晉時代所流行的依然是人物畫。但它和以前的人物畫最大的分水嶺，則在於以前的人物畫的價值，多決定於人物所繫屬的故事，而當時人物畫的價值，決定於畫者是否能傳寫出被畫者的精神。所以當時出現的「傳神」兩字，實奠定了中國畫論的始基，也貫串了以後中國畫的發展方面，以形成中國畫的特性。謝赫所說的氣韻生動，乃傳神的更具體的語言表現。而人有人之神，自然物有自然物之神，實在沒有兩樣的。

莊子在德充符篇，强調了人之德較人之形，更爲可貴。並爲了打破世人拘於形的庸鄙之見，特描寫出幾個醜惡的形，並在其中描寫了感人的德的故事，以鞭策世人對人物的了解，應突破其外形以把握其人之可貴的德，因而把握到了真正的人。這是「傳神」論的思想淵源與綫索。因爲德充符之所謂德，指的即是精神，而魏晉人則常簡稱之爲神。決定人的真正存在的，乃在其神而不在其形，由形向神的突入，即是向人的本質的突入。同時，神不爲形所拘，但神亦須通過形而顯。所以傳神之畫，不是對形的破壞，而係對形的選擇，選擇出與神相應之形而加以傳寫，此時所得的，乃是形神相即相融的作品，這便超脫出具象與抽象之爭，而把具象與抽象融合到更高的境界。

但對人物的神的把握，不僅在於「觀物審」的工夫，更須要在觀物審的當中，觀者與被觀者，能發生精神的感應，因而能有所契會。精神是以類相感的。觀者僅有眼力而無精神之力，固然不能發生主客間的感應，觀者精神的品級若是太低，與被觀者之精神，在品級上並不同類，依然不能發生主客間的感應。所以畫

達摩

寒山拾得

者的神，是決定被畫者之神的關鍵。此一關鍵不打通，則萬千作品，只能停頓在形似，或求形似而不得的階段。中國論畫必及其人，認爲畫與人是不可分的，其原因在此。

我於一九六七年來新亞書院短期講學，蕭立聲先生正執教於新亞藝術系，我曾爲藝術系講「中國山水畫創造之三階段」，立聲以余言爲有合，遂相與訂交。此次重來講學，與立聲交往日密，相知亦日深。因其人以求其畫，遂嘆古人畫論之不我欺。與立聲初相見，但覺其謙謙君子，無江湖客裝模作樣之態。久之，則見其天真爛漫，似一未受塵網漸磨汚染之少年，深之，則見其於天真爛漫之中，鬱勃着一股熱烈豪蕩之氣，則其精神於淡然自處之中，固未嘗忘天下之大憂大患，其胸中之所蘊，宏遠浩蕩，實未易淺量輕測。他的人格的造詣，就是他的作品的造詣。

中國人物畫，及中唐而漸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人物畫在技巧上之要求，實在山水畫之上，文人作畫，不願受技巧上之限制以阻遏其興趣之發抒，亦爲各種原因之一。董其昌南北宗之論，乃一時興到之談，既不合歷史事實，亦未盡繪事甘苦，乃經清代康熙乾隆二帝之提倡，遂一若成爲畫論之定局，而實則大開苟簡之門。清代繪事之不振，實源於此，人物畫之衰，更不待論。立聲則以山水畫之放逸精神入之於人物畫，故其能傳人物之神而一無匠氣。以人物畫的精嚴技巧入之於山水畫，故其筆墨輕而不佻，重而不滯，於虛靈幻化之中，有篤實蒼樸之味。況且他的酒量猶極豪開懷痛飲有如他寫畫時水墨淋漓那種氣概，以之對衆揮毫大幅巨製人物畫傾刻而就，氣魄磅礴神態如生。觀者莫不拍手叫絕。正如東坡居士所謂下手有如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立聲之人物畫，真所謂「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決非偶然的。

南洋華裔，挾五千年文化教長之資，發爲萬里外堅苦卓絕之行，遂得新闢天地，創業立基。其基本精神，實與偉大藝術家之「窮探造化窟」者無以異。立聲聞其風而慕之，將以其藝事介見於彼邦之賢豪長者，意味是非常深遠的，所以，特援古人以言贈別之義，把我所了解於立聲的寫出來，或爲知言之士所共許。

羅漢

持經圖

我的回憶

張國燾

第十九編 由分到合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後來由於軍事上的演變，第二方面軍全部和四方面軍的一部（第四軍第三十一軍）轉往陝北，第四方面軍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兩軍）與董振堂的第五軍團進到了甘肅的河西走廊，但爲馬步芳的騎兵所擊敗，殘部逃往新疆。

我軍這次由鑪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區，沿途行軍極爲順利。劉伯誠賀龍任弼時所率的右路軍東往毛兒蓋，折而向北，進入甘肅的岷縣。因原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軍沒有遇着阻攔，總司令部暨左部軍東向，經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縣，這時天氣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無困難；也沒有什麼人掉隊，去年阻隔我軍北進的那條河，這時水深不及膝，我們涉水通過那裏時，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駐軍，不要阻攔我們，大家槍口對外，共禦外侮，我們這些宣傳，多半是抽象的口號，當時並不知道，自然也不會利用日軍在華北內蒙的種種侵畧行爲，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運動，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同情活動等爲題材，來發揮宣傳的效用。但這些口號對紅軍本身確有振奮士氣的作用。

陝北同志對於我們的北上行動極爲興奮，他們每天都發給我們一些樂觀口吻的電報，內容大致有三點：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楊虎城張學良均有默契，待時而動，這兩部份的軍隊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隊，決不會真正和我們作戰。二、目前西北方面蔣的嫡系部隊已經減少，儘可大胆前進，不致有任何阻攔，三、把陝北同志向全國所發表的各種反日文件轉告我們，襯托出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八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嶺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佈，人烟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時可以大嚼麵粉蔬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附近幾百里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其昌部，係雜牌部隊，戰鬥力薄弱，只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爲我右路軍所牽制。因此，軍中就有人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

我們總司令部仍本原定西進計劃行事，陳昌浩率先頭部隊一度圍攻岷縣，不克，傷亡四百餘，消耗了大批彈藥，乃率部經通渭，進佔會寧縣城，並勘察蘭州東北靖遠的渡河地點。徐向前率主力駐紮在通渭，監視天水之敵，總司令部則駐岷縣附近，直接指揮一個軍，向臨潭及其以北地區挺進，以勘察蘭州西南面的渡河地點。

就在這個時候，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的建議，他主張我軍應留在甘南地區，他由會寧前綫，專程趕返總司令部與我面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的軍事行動延誤了約兩個星期。

陳昌浩受到陝北電報的影響，過於樂觀，對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計過高，而對蔣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決心，又估計過低，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倚角之勢。對於黨內的政治情況，他又感到憂慮，指出陝北已與莫斯科發生聯繫，又快要與張學良楊虎城組成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政治上顯然已佔上風。他提議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確定紅四方面軍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要我馳往陝北，解決黨內爭執問題，以期四方面軍不會受到莫斯科的歧視，以期在中共黨內和未來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內獲得適當的地位。

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

張學良

突，而且發生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是一件頗傷腦筋的事。他的心情顯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並非常珍視我們這些年來無間的合作，另一方面覺得我有不滿共產國際的表示，而他則正想避免這一點。他指出我已往預先見到蘇維埃政策的錯誤，這雖是正確的見解，但在莫斯科看來，不免是對共產國際的信仰不够堅定，這會影响四方面軍的前途。我認爲這時來討論改變軍事計劃，會貽誤戎機，但仍答應同他去通渭召開高級幹部會談。

我們由岷縣前往通渭開會的時候，軍事情況已有不能樂觀的迹象，右路軍經天水附近北進時，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擊，頗有損失，正向靖寧以北地區急退，因此我們的東面頓顯空虛，又據情報胡宗南朱紹良關麟徵毛炳文等部敵軍正向天水平涼西移，蔣介石並嚴令他的這些嫡系部隊迅速截擊我軍，阻止我軍與陝北紅軍會合。

通渭會議根據這些情況，研討軍事計劃，認爲停留在甘南地區甚不合算，我們認爲蔣介石既能調動十幾師的嫡系部隊到甘肅來，那末張學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問了。如果我們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況之下，會被逼退往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响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陝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軍的截擊，而且所有紅軍都擠到缺乏粮食的陝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爲不利。

這些情況擺在我們面前，陳昌浩便撤消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爲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他這樣很快的接受會衆的意見，使得大家都頗爲高興。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縣，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是違背原有軍事計劃的行動。接着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的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關於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爲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對於這一點，我聲明我主動的去陝北，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策畧，又批准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由於陳昌浩這一主張所召開的通宵會議，許多事經過研討和解釋，結果相當完滿，我們在全軍中展開宣傳，指出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在軍事的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西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我們現在所應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訓練對付騎兵的戰術，以及與回教人民建立友善關係等工作。

於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展開了，駐在岷縣附近的軍隊向會寧集結，原駐會寧的軍隊，則進佔了靖遠縣城，控制了這一帶的黃河沿岸。當時彭德懷爲了策應我們，已率部進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帶地區。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則進到打拉池地區，打拉池與會寧相隔不過二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還，大家都爲之興奮萬分。

靖遠雖是渡河的好地點，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們不能迅速渡河（這一帶黃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駐在蘭州隸張學良麾下的予學忠部沒有跟我們接觸，黃河的西岸也無敵軍防守，可是河中沒有牛皮划子，靖遠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們乃在會寧城內拆卸一些建築物的木料，用人力運到靖遠造船。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我軍渡河工具極少，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因而每晚只能渡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爲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只渡過去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以及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

敵軍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爲敵

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並進佔了靖遠城，控制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面，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爲後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因而沒有能够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伙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着我，恍如見着他的母親一樣，他和朱德雖係初次見面，但也表現得異常親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興萬分，我當時激動得不知說什麽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個不停。頃刻之間，徐海東軍部的同志們，官長士兵們，都圍攏着我們，紛紛爭問別況，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歡樂團圓的場面。

我們與徐海東討論當前的軍事情況，告訴他靖遠的渡口已爲敵軍攻佔，第四第三十一兩軍急須從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區渡過黃河，請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帶考察地形敵情和渡河工具等，並向靖遠會寧方面警戒，嚴防敵軍的進擊。我們總司令部準備在打拉池駐紮一個時期，處理這一渡河的軍事行動。

早年的徐向前

徐海東部偵察的結果，認爲繼續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爲敵佔領，敵機沿河搜索，河中沒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敵軍胡宗南的一部正由蘭州循甘新大道，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也正由西寧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我們南面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綫進逼，企圖殲滅我在河東的部隊。

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於是他們一面以第九軍掩護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向古浪挺進，另一面則由徐陳兩人率領第三十軍及第五軍團北向佔領景泰一條山一帶沿河陣地，俾能掩護我們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之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第卅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佔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適當地點爲後方。至於總司令部將督率第四第卅一兩軍及彭德懷徐海東等部，儘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區，抑制大部份敵軍，以期減輕對西路軍（即徐陳所部）的壓力。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武威，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

我們在打拉池停留了約兩個星期，主要工作是牽制敵人軍力的游擊活動，我在軍事倥傯之餘，常與徐海東等老戰友話舊，據徐海東告訴我，他現在的第十五軍屬下只有三個團，却號稱三個師，每團人數約爲五百餘人，總共不到兩千人，槍支則有一千三百左右，全軍戰士之來自鄂豫皖者爲數已少，多數係在陝甘補充的，不過軍事幹部仍多，係鄂豫皖區的老戰友，政治幹部則大半由一方面軍調來充任，他覺得他所率領的隊伍，現在只有虛張聲勢，負担避實就虛的游擊任務，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團人。

徐海東的奮鬥經歷是一篇標準的紅軍軍人的壯烈史詩。

他從鄂豫皖奮鬥到那時，所經歷的艱險尤過於我們，可惜他對我敘述的詳情，我已不能全部記憶。他說一九三二年八月間我們離開鄂豫皖以後，許多老戰友如沈澤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堅苦奮鬥，直到最後一口氣，鄭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則留在鄂豫皖區，從事游擊活動，現在他們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敵人在鄂豫皖區的種種殘忍屠殺行爲，他自己到萬不得已時，才率部離開那個可愛的根據地西行。

敵人屠殺行爲的殘暴，在鄂豫皖區可謂登峯造極。據中共現在所發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區被殺者有二十萬人，爲各區之冠。這一點從徐海東與斯諾的談話中①也可見一斑，我聽見過不少有關敵人在各個蘇區的殘殺行動，即在我們退出後的川北蘇區，也製造了不少的「萬人坑」。不過比之鄂豫皖區，亦是大巫見小巫而已，當權的國民黨，也許以爲殺人可以止殺，其實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古有明訓的。

徐海東說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們在川北發展的消息所鼓勵，一九三三年間，敵方的情報屢次說到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很猖獗，他聽到了，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率衆西行來找尋我們的念頭也就油然發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帶着兩千多人，打着紅二十七軍的旗號，跨過京漢路，西向橫衝直撞，沿途打了許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們到達陝西後，繞着秦嶺山脈行動，隊伍人數損傷了大半，子彈消耗殆

盡。有時甚至無糧果腹，露宿山頭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敵軍控制了，乃不得已渡過渭河，向陝北發展。

徐海東等未到陝北之先，總以爲那裏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裏之後，竟發現有共產黨和紅軍，他們很快的就與劉志丹高崗等的游擊隊會合了，敵人的壓力也減輕了，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停留下來，陝北的游擊區是很零碎的，主要的兩小塊，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邊安邊。一九二七年以後，陝西有些同志逃到這些邊遠地區，攪土匪，打游擊，並不知道蘇維埃和紅軍的章程，因而一切顯得落後，那裏的游擊隊，份子也是極複雜，除了共產黨員外，有土匪，也有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游擊區之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聲勢爲之大振。戴繼英②聶鴻鈞③目擊陝北游擊隊內部複雜情形，急圖建立堅強基礎，便大張旗鼓整肅起來。陝北許多同志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有的經審訊以後釋放。徐海東覺得戴聶二人做得過火了，太盲動了，沒有充分估計到陝北的落後情況。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爲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

高崗

徐海東對於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繼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帶着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志素來對中共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都釋放出來了，而且極力號召同志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爲之一新。

徐海東還說到，自林育英到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進展的情形，對黨內團結有所幫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區時一樣，親切的稱我爲主席，對我表示信任，並極力指斥那種誣我因個人權位而反對中央的傳說之不當，但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爲團結是生路，分岐是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這樣，會使前方士氣爲之大振。

徐海東這個樸實的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我同樣覺得戴聶的整肅工作是做過份了，毛澤東等出而糾正是適當的，我除了對徐海東表示這一點看法以外，我也說到我正努力於黨內的團結工作。

敵軍已從陝甘公路進佔海原縣城，我們爲了避免爲敵軍所包圍，因東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區，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澀的礦質，不能食用，人民儲雪於窖，作爲終年的食水，我軍所到之地，迅即將民間窖水消耗掉了，這也使我們無法在甘北作久居之計。

在同心城一個大院落裏，我和朱德率所部與彭德懷又重新會合了，我們一道盤桓了兩三天。彭德懷那時担任前敵總指揮的工作，所有陝北的紅軍，統歸他指揮，而且陝北蘇區的南面，我軍與張學良楊虎城部形成了休戰狀態，因而他能率領陝北紅軍的全部，以同心城爲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廣大的面積下，來策應我們。

這是我與彭德懷第一次共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富有作戰經驗也有政治慾望的一位軍人，他處理軍事問題顯得精明機警，性格倔强自信，他愛談政治，對於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極大的期待，他津津樂道他俘擄萬毅的經過，怎樣優待他、說服他，言外之音，似乎是他對這次的西北局面，有過莫大的功績。我們大家似都有意避談毛兒蓋的往事，因而談話氣氛總嫌不够親切。

毛澤東等知道我們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後，來電告訴我們敵軍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縣前進，企圖抄襲同心城的後路，主張我軍撤離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集結，以便在豫旺以東地區消滅進犯的敵軍，他們並派周恩來馳至洪德城迎接我們，並與我們共商作戰，我們覆電表示贊成這樣辦，並即率全軍向洪德城移動。

在河連灣這個集鎮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與保安派來的「迎接大使」周恩來握手言歡，周恩來是與張學良在延安談判西北抗日局面的當事人，我們一見面，自然首先問到這件事，他對西北抗日聯合政府能否組成一點，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說明這是要決之於張學良的，目前蔣的嫡系部隊，爲了要對付我們，都雲集在陝甘大道及甘東北一帶地區，情況自然對張不利，張是否能有所發動，大有疑問。

張學良爲什麽熱中於抗日，周的分析比較洽當，他認爲萬毅的牽綫，只是促成了我們與張的接觸，而張的抗日決心是以日本有增無已的侵畧爲其背景的。這位少帥遭遇奇慘，他那個著名的親日派的父親被日本人謀害了，他也被撵出了東三省，而且代人受過被國人唾罵爲「不抵抗將軍」。他雖然担

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義，而蔣却歧視他，似乎要讓他的本錢——東北軍——在剿匪中被消滅掉，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對蔣也有惡感。

周恩來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形是變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觸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就拿這位張少帥來說，他父子兩人是國人公認的親日派，幹過許多親日賣國的勾當，又是共產主義者的世仇，他父子殺害了李大釗等同志，受帝國主義的指使一貫反蘇，甚至發動過對蘇聯的戰爭，我們一向都覺得張學良是比蔣介石還要可惡的反動派，現在他都被日寇逼得走頭無路，反過頭來倒要聯共聯俄，這是已往想像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瀰蔓全國。不久以前，西南軍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也藉抗日的名義反對南京，即南京政府的內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緒。

他進而强調不能拿過去的眼光來看張學良和東北軍，他指出張學良過去是一個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現在却奮發有爲。東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東北軍就是體現這種願望的部隊，東北軍中的青年軍官最大多數是熱情反日的，東北的青年，尤其是東北大學的學生，都羣集到西安來，高唱流亡三部曲，這確是動人心弦，張學良本人便成了東北軍和東北人抗日的號手，東北軍中一些親日派是失勢了，老派將領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軍人抗日，即較保守的何柱國于學忠等也只得隨聲附和。

周恩來說到他與張學良接頭的時候，張學良的態度很坦率誠懇，張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這八個字作爲我們聯合的基礎，至於西北抗日局面這個概念，還是相當模糊，沒有確定的綱領和做法，連這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名詞，也只是我們方面提出來的，張未置可否。

不過他相信張學良是有辦法的，會聯絡山西四川兩廣一帶的實力派，也會根據各方的意見，擬定辦法出來。譬如說張與楊虎城同處一地，本易發生磨擦，却彼此相處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動，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我自從一九三一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游擊，與世隔離，已達五年半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爲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很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爲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傷亡在一千以上，他們說明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指揮的將領們不諳對騎兵作戰的戰術，第九軍的主力佈置在古浪縣兩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禦工事做得不够堅强，防守的兵力也單薄。敵騎因得衝進古浪縣內的街道上，大肆蹂躪，損失最慘重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參謀諜報人員死傷甚多，偵察電台和其他通訊器材，散失殆盡，這簡直是使西路軍喪失了作戰不可或缺的聽覺視覺以及一部份的神經系統。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而來，其主要內容是馬步芳的騎兵得着古浪勝利的鼓勵，到處展開對我軍的襲擊，使我軍防不勝防，騎兵行動的迅速，又抵消了我軍的游擊專長，胡宗南部楊騰蛟旅已先我佔據武威這個軍事要地，阻硬我們向西發展的道路，西南軍正擬由小路繞過武威，佔領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徐陳等所冀望於我們的是經常供給他們的情報（因他們的偵察電台已喪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給予其他軍事上的協助。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馬步芳是效忠於蔣介石的，我們不能通過張學良去影響他。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我們只有暫時停留在河連灣，將我們的通訊電台，臨時改爲偵察電台，供給西路軍一些必要的情報，並另電保安軍委會偵察電台，儘可能將情報供給西路軍。

我們本身當前的軍事情況也很緊張，當我軍由同心城經豫旺縣向山城堡撤退時，胡宗南第一軍的主力即銜尾追擊我軍，正向山城堡壓迫，我方的對策是實行堅壁清野，使敵軍因粮食缺乏不能在這裏久留，我們估計敵軍有佔領山城堡、河連灣、洪德城、環縣、曲子鎮以至通慶陽這條綫的企圖，那裏是陝北蘇區產粮食較多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在這裏牽制敵軍，不讓他們實現這種企圖，否則就連保安也要受到威脅了。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烟稀少，粮量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裏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產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爲主，運輸多賴驢子。同志大多認爲這裏的粮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有人設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軍全部自毛兒蓋果真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

我們在河連灣山城堡一帶與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個月，胡部終因食粮不濟，向豫旺撤退。當胡部撤退時，我軍乘勢襲擊，截掉他們一段尾子，頗有

斬獲，俘獲人槍各千餘，河連灣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來曾將這次勝利的情形，電告張學良，這對於不久以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許不無影响。

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他熟習當地情況，實施堅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調度人力獸力來運輸粮食，供應我軍前綫，有時要從幾百里路的遠方運粮食來，另一方面他組織游擊隊赤衛軍，到接近敵人地區去活動，將所有的粮食運出，並拉空那裏的人力獸力，使敵人困於給養。敵人主要就是爲了這一點，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綫，獲取補給。

當前戰事告一段落後，我和朱德周恩來即舉行會議，檢討局勢，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前綫軍隊（包括我們率領的第四軍及第卅一軍）暫交彭德懷指揮。從此，總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揮部隊了，周恩來則須先赴各縣料理這次戰爭所未了的事務，然後再返保安。

從這時起，所有紅軍又開始合而爲一了，爲了這件事，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我向他們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情形，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黨內團結的經過。我說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進黨內團結，並設法供應西路軍的情報，並呼籲一般同志，化除已往有過的成見，與來自各處的同志精誠合作。黨內問題自可由黨內的會議解決，而紅軍則是一體的，不應有任何界限。

紅四方面軍自毛兒蓋與一方面軍分手以迄現在我們的北上，再度會合，其間經過，大致卽如上述，事實如此，是非得失，唯讀者察之。

（未完）

①見Red Star over China, by E. Snow亦愚譯，急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頁至二三二頁

②戴繼英，湖北籍，係鄂豫皖區的省委員，任紅二十七軍的政治委員。

③蔣鴻鈞也是湖北蕲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年政治部主任。

前途

人人應該爲自己前途打算一下。假使本身學識差，根基不好，沒有一技之長，決不會有好的前途！所以，凡是失業，失學，和在業人員，應該利用空餘時間，學習下面任何一種學科，方能打開一條光明的前途！

實用數理　無綫電工程　汽車工程
冷氣工程　商業美術　初級無綫電科
實用商科　應用漫畫　半導體裝修

這些技術學科，全部中文教導學習容易。採用國際標準函授方法，沒有時間、語言、地區和職業上的限制。所費極少，所獲極多。確是打開前途的最好方法。

請把下面　表格填好，寄香港，九龍，麼地道，半島大厦，五樓

免費寄上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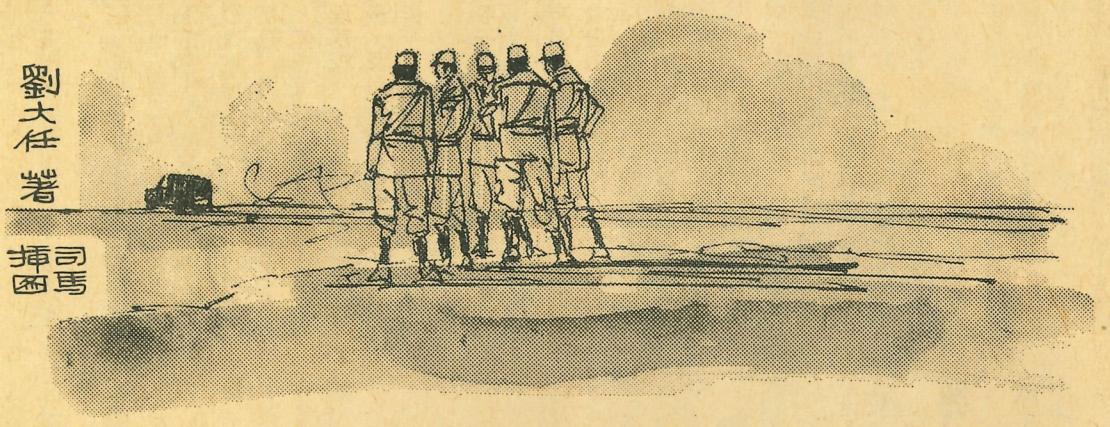
（香港教育司署立案）

世界函授學校

姓名	地址	目科

紅土印象

劉大任著
司馬插圖



一

我們站在一塊長方形的土堆上。一共五個人。這裏彷彿是一座廢棄了的升旗台，人工草皮還沒有合縫，旗杆已經拔去移往別處了。天色昏黃，大團飛沙陣陣捲過。五個人都豎起了外衣領子。背着風向，兩腿夾着隨身的手提行李，我轉過頭劃了根火柴，將煙點燃。風裏抽煙，煙燒得很快。風沙過時，擊打着小腿，帶來一陣陣輕微的麻癢。遠處的大路上，塵頭捲起，馳來一輛「四分之三」中型吉普，草綠色的帆布車蓬上蓋了一層灰土，我把煙蒂彈出去，將行李向後車廂內拋進。小陳仍縮着頸子，企立在土堆上，兩手插在褲袋裏。

——彈子房見！

「四分之三」攪起大量塵沙向前滾動，仍掩不住這段起伏的丘陵，從薄暮中，透出一脈暗紅的土色來。

二

連長是四十左近面色黝黑的南方人。講話偶而有點口吃。這使我想起曾經誇過我有些「慧根」的羅夫子。雖然是南轅北轍的兩個人，而在印象的某一點上吻合了。從大學一年級開始，便因爲聽說羅夫子的厠所裏都堆滿了書，而立刻生出了想去看一看夫子的厠所的心。這在大二時選讀了夫子的「康德哲學」以後，便如了願。

「年青……人……」。這便是夫子的口頭禪。稍稍帶些敵意。然而他的「口吃」却變成無形的緩衝地帶，散發某種超乎「世代間距」的溫暖。入伍的前一天晚上，小陳異常不安。我提議去打彈子，他說：「去！」當然，意思是說：「沒意思」。我提議去「BB」找秀鳳幫他打手槍，他也說：「去！」結果我們去找羅夫子。

丘陵地的山風，到晚上便刺骨般削利。新換的黑膠鞋，得走上一段路，才能發揮保暖作用。坐在這小山東館裏不到半個鐘頭後，便又情不自禁的跺着脚了。連長從熱氣騰騰灑滿了香菜碎葉的粗瓷盆裏挑了一大塊香肉：

——這……東西……多吃兩塊……晚上……包你少蓋兩床……軍氈……

——就怕年紀青的人，撐不住，走火。

指導員說。大夥便閧然大笑起來。跟我合住一間官長室的王排長，是個長挑身材的山東漢子。

「他奶的」，他說：「我看這新來的七號還真有那麼點兒架子。八成是喜歡小白臉。這禮拜天，我買她的票，怎麼樣，幹事？幹不幹得了？」

福壽酒攪得我一肚子亂糟糟的，頭部腫脹，我大口往嘴裏送菜，遮掩自己的窘狀，一面暗自努力鎮壓翻騰的胃囊。

熄燈號從司令部的方向傳過來，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這是我下部隊的第一天。「小便帽」內緣還剩下三百個待劃去的饅頭。是十一月中旬，我躺在三牀軍氈裏縮成一條毛蟲的形狀。風掃過營房外的大片相思林，敲擊在鋁合金的窗格上，吱吱作響。連長悄沒聲息地踱進來，坐在對面的牀緣上，王排長掀起半身對他說：

「明天團朝會，幹事新到差，又有點不勝酒力

，我看免了吧，嘿嘿！」

連長笑笑，關照了一下巡哨的口令，又復踱了出去。

風整夜的颳着，我感覺自己睡在接近機器房的三等船艙裏，航行在陌生的水域。暗夜中，我的眼皮逐漸沉重，隱約聽見對床喃喃的夢囈。風颳着，我的眼前忽然出現大隊灰綠制服的影子，在晨曦中奔跑，原野是一片荒莽，紅色的塵土漫天飛揚，只有墳丘似的司令台上，船桅似的旗杆直刺天空。人叢中忽地穿出一個身披彩帶的年青軍官，恍惚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似的，以一匹健馬的姿態，雙蹄翻飛，不一會兒便竄到了司令台前，他的馬靴刷地一聲並攏。

一個臃腫的軍官踱上司令台，緩緩摘下帽子，露出一頭銀髮，他張開嘴，聲音似乎隔了很久才傳到我的耳邊，是畧帶口吃的教訓：

——年青……人……搞學問…不踏實…題目…

…搞得…太…大…了……

年青的軍官忽地把彩帶一拋，一百八十度轉過身來，筆直地舉起他捏拳的右手，領導呼口號。

——我們要追求真理！

却是小陳的漲得通紅的臉。

——真理……是細緻……的……累積……

——萬歲！萬歲！

千萬隻手臂高舉在晨光中，震天的喊聲隨之而起。

——萬歲！萬歲！

三

手裏抱着鋁皮臉盆綠塑膠肥皂盒和一條因水漬變黃的印着「反共復國」四粒楷書的毛巾，我們走出城外，跨過鐵道，蹭過一大片沒有水的稻田——龜裂的田土和稻禾的殘梗絆着我們的脚。靠着手電筒的光圈，前後閃動，我們摸索上山。

「聽說台北的澡堂子可以叫女人」。王排長說。因爲爬山而有些氣喘。「如果是真的，叫我每天翻這些鳥山坡都幹」！

我們爬完了第一座山坡，開始走在茶林裏，灌木叢似的茶樹在黑暗中不時鈎刮我們的褲腿。王排長走在前面，不時把電筒打到後面來，他走得很快，偶然射到後面來的電光柱，保持我的視覺凝注在他快速划動的兩條長腿上。這是兩條生長在山東丘陵地帶的長腿，爬過了三十六個歲月單元的長腿。在山下的公共浴室裏，他指着右大腿上一塊烏黑發亮的疤說：

——不是槍眼，離家前夜，我女人從這兒咬去一塊肉。

茶園的盡頭是另一段山路的開始。黑暗中，可以聽見山頂上傳來的微弱噪音。星期天，部隊的活動完全是一片打散的人羣。只有軍號聲，傳來羣居的團體的印象。王排長解下他的水壺，我們依地勢坐在一株尤加里樹根上，將他水壺中的五加皮喝光。獵戶座四仰八叉地橫臥天際，我的尿囊很漲，不想起來。

我們蹣足走近那一座土墻。約莫一個半人高的地方有一扇雜木板釘成的窗子。窗隙裏漏出燈光來。我騎在王排長的肩上。他的兩腿很有幾斤力氣，他擺開馬步，搖動一下，他把馬步拉開一點，然後站穩。我從上衣口袋裏摸出近視眼鏡戴上。我看見一扇三夾板的拉門，上面掛了幾件雜花旗袍。我看見一架梳妝台，旁邊是一幅牆曆，拉開了嘴笑的凌波穿着泳裝站在整齊羅列的數字上頭。

「該我了，該我了」。王排長不耐煩的說，聲音却壓得很低。

我可以看見牀緣和一半拖在地下的棉被。頂着雜木床板的鼻端感覺到床板的震動，粗重的喘息聲讓我的手發顫，我用力攀高身體，終於看見那女人

塗着蔻丹的脚，忽然那隻脚縮了回去，接着窗板上面有人猛力一擊，我的鼻子酸得幾乎掉出眼淚來。

我們向黑暗中沒命地跑去。隱約聽見後面狗吠的聲音。好一段路之後，王排長才打亮他的手電筒。

——叫你別靠得太近。他說。

山頂上傳來大批脚步擂動地面的聲音。晚點名的號音聽起來像鬼哭。

——下禮拜發了餉，準來擁她一下。

四

羅夫子的厠所仍然是日式構造的那一種，就是可以聽見落體擊打在化糞池上面的叮冬之音的那一種。格局倒是寬敞，古舊的檜木地板踏着也很舒服。而且，確實擺了一部牛津大學版的哲學辭典。是一九三四年的版本，雅緻的裝訂術已透出三零年代上國衣冠文物的莊重。我順手翻到「K」部，便看見了康德的墓誌銘上的誄文：

——在我之上，睡着永恆不變的星空——

這樣的誄文，確實讓人忘記陰冷的墓穴中永恆不變的歲月。

「灰沙的經驗…是好……的」先生說。

我們在玄關下面解開軍用皮鞋的帶子。我的眼光不期然落在先生露在拖鞋破洞外面沒有蔻丹的脚趾頭上。

「你們…看起來…茁壯…了……」

師母端來一碟小芝麻餅，入嘴便極鬆脆，再用茶水冲下喉嚨去。忽然回到這樣細緻的生活方式裏，我覺得有難以放肆的尷尬。打量四壁，依然是黃賓虹的秋山圖、書。吳昌碩的紫藤、書。錢南園的條幅、書。這樣構置成功的夫子八叠書屋的暈黃世界。我於是有些膽怯。終於還是小陳的發難。

「想請先生體嘗一下我們新發掘的感官世界」。

「呵」！先生說。

「是我們從三個月的軍餉裏積蓄起來的一點誠心」。

「是…必要…的…嗎」？先生的話裏帶着疑惑的餘味。

「對先生，不知道，對我們來講，好像是的」

「呵」！先生說。

「因爲感覺到依賴先生而營造的內心世界，有崩潰的危機」

然後有很久的沉默。

「具體的說吧」。先生似乎畧微感到了挑戰，口吃的習慣也忘了。

「是性愛中的生殖器摩擦着沙石的感覺。」

終於把研究了很久而背誦下來的句子一口氣說完。

「呵！呵！」先生的笑聲是爽朗的。眼光不自覺地朝書房外掃了一瞬。「灰沙的…經驗……是…好的…」。又口吃了起來。「改天……吧」。

在玄關告辭的時候，仍然看見先生裸露在拖鞋外面沒有蔻丹的脚趾。

五

與小陳在團部福利社的彈子房消磨着星期天下午的時候，連部的傳令兵形色匆匆地來找我。說是指導員有急事相商。我付了帳，回到連部。指導員遞給我一份報告。連長坐在一旁吸煙。

「是團部政戰官的特別交情，壓下來叫我們自己處理掉。」

這是一份手寫的檢舉書。從字體的稚拙、語意的含混、以及不諳程序的越級報告，可以判定是小學程度的充員士兵的作爲。本來沒有具名的檢舉，是可以不必受理的。但是却因爲指出了連部官長的真名實姓，而由團部裁決成這樣一種處理的方式。用意大概一方面是瀰蓋，一方面是警惕我們防範意外的暴亂事件。

檢舉的內容倒很簡單——官長濫用私刑。但被檢舉的是與我同房的王排長，使得這件任務交到了我的手上。雖然覺得暗中刺探同房朋友的處境而不快，却不得不承受了下來。

全連出野外的次日，我留在營房裏工作。很快就在王排長轄下第六班的一個士兵的筆記本裏對上了筆跡。是一個來自宜蘭的業漁的充員兵。我沒有驚動他，却叫了他的班長來問話。下面就是他答話的重點紀錄：

——排長是真愛「修理」的人，分到這一排的是中頭獎的啦！不過我們做兵的人，吃慣風雨，不是種田就是打魚的，給他修理修理也沒什麼關係的。

——憤恨是免不了的啦！過一陣就好了。排長的心情是不好捉摸的，修理過就被警告—誰要去告發就槍斃—大概也是吓人的話，沒人真想去告發他。排長也是苦命的人嘛，我們還有回家的日子哪！

——平常都是用槍托打屁股，有時要脫褲子的。排長說比他做兵的時候，已經是優待啦！武男這一回是比較最惡意的。全排帶到第二靶場的靶溝裏去「修理」的。

——排長是發很大的怒氣的，這一次是很大的怒氣。全排被罰從一千五百碼的射擊位置匍匐前進到靶位，手脚膝蓋全破啦！然後下靶溝才把武男叫到中間，其他人都跪在旁邊，以爲排長要槍斃啦！

真緊張，嘿嘿！排長叫武男把褲子脫掉，以爲又是打屁股，才放心啦！結果强逼武男打手槍。

——不知道武男爲什麼去告發，平常大家都打手槍，特別是有老婆的。熄燈前到井邊洗澡的時候順便啦，有的夜半上厠所裏。

——據我所知，沒有聽人笑話過他，不知他爲什麼去告發。

蔡武男是已經役齡兩年的充員。查看他的資料，除了打靶成績超出一般水準，或許因爲是捕鯨水手之故，倒別無其他特殊之處。他的班長的考評則認爲他喜歡獨自一人喝酒，也是水手的習性吧。這次的私刑事件，原是連長與指導員示意的，至於用了手淫的方式，則是意外。事情的起因是蔡武男的不假外出，擅自離營。事先他曾向指導員申請三天事假，理由是「返鄉料理家務」。問他是什麼緊要家務，則堅不吐露。指導員推給連長，連長推回到王排長，結果大概是沒有批准。第二天便不見了，連長壓着沒報，正是基地整訓期間，拍影響了積分。三天後他倒是自動回來報到了。但是，爲什麼王排長竟採取那樣的處罰方式呢？爲什麼蔡武男竟沒有甘心接受處罰呢？指導員還着實訓了他一頓，說是如果連上報了逃亡的話，必是要送軍法的。

從蔡武男的答話裏，我似乎找到了部份答案。

「排長不講信用的」。他說：「他說如果我說出是什麼緊要事，他就批准假期。我把女人的信給他看啦，從娼寮寫來的。乘我不在，我老頭跟她養父合議賣她去抵賭債了。排長說說出理由就准的……」。

六

鳳山的入伍訓練基地上，隨處蔓生着有刺的含羞草。在基本操練的休息期間，我們常用刺刀掘它們的根來嚼，才發現往往露出地面五、六寸的枝葉，要掘起它，竟得掀起一大片泥土。現在駐紮着的楊梅高山頂，却始終沒發現它們的蹤跡，有的只是一山紅壤。冬天淫雨季節，營房周圍的卡車路面，經常是泥漿一片，車輪壓下兩條深溝，部隊行進便自然整齊地矮了一截。雨住之後，工兵營派車到山脚下的河床裏去挖來大量卵石填塞，沒兩天雨來了，便又被泥漿掩沒，依然是三條平行的紅土丘。夏天整片山崗乾爆得像一大塊火燒磚。發下來不到一個禮拜的白毛巾，因爲山上水質的關係，一律成爲土紅色。紅土曝曬久了，用手一搓便成了粉末，風每天將浮面的塵土吹揚起來，這一片山崗便不時籠罩在紅霧之中。金屬的沒有煙囪的屋頂，飄展在半空的旗，炎陽下晒得發帿的人羣，人羣踐踏不到的荒草，無處不沾附着這些荒漠的發紅的微粒。

却是在第二靶場的後山坡上，是個經常背風的所在，滿地裏怒生着長葉的蘆葦。那裏是楊梅鎮公立的亂葬崗，王排長的聊草的墓地，便在那片蘆葦叢中了。這是他遺囑選定的地方，我倒是找了些含羞草的種子灑在那一丘饅頭似的墳地上，却一直不見它們生長出來。

王排長的死，是我們要防備而終於沒能防備到的暴亂事件的結果。蔡武男的告密揭發之後，我們

錯誤地將注意力放在含着怨憤的這個有着巨大手掌的打魚人身上，却不料一向爽朗的這條山東漢子，反而成爲暴亂事件的主角。

記得在調查期間，王排長半牢騷地罵道：「奶奶的，當了婊子也值得大驚小怪麼！沒這些婊子，俺上哪兒找老婆去」！我當時雖然也將這些牢騷話列入了紀錄，還頗自嘲了這種學校裏養成的事無大小必入筆記的習慣呢，却沒想到這句話關涉到的並不只是一個蔡武男而已。直到我看到王排長的屍體的時候，才把這些似乎無關係的線索拉到一塊。

他是用自己的卡賓槍自殺的。子彈從下顎底下喉結上部射入，貫穿了頭部，在後腦梢的部位開了花。雖然是這樣徹底的一槍，却沒有造成很難看的死相，流出來的血，大抵是立刻被柔軟的床墊吸收了去，於其說是痛快的山東味的死，毋寧說是很清潔的，令人嗅着醫院裏洗得變態地發白的床單般的死吧。只是差不多是半裸體的那個被大家熟稱爲七號的軍妓，却軟癱在屋角。憲兵衝進去之後，立刻變得歇斯底里了。

當時的情況非常紊亂。據目擊者的報告，槍響之後，整們「樂園」裏沒有人敢走動一步，只剩下售票處的收音機裏顯得特別高吭的「午夜香吻」一股勁兒地播放。然後是七號房裏傳出來的臨死的王排長的呻吟，這聲音只延續了一會兒，然後是女人的淒厲而尖銳的慘號。所有的人竟惶恐地奪門逃出去。憲兵開到之後，立刻驅散了幾個在門口躲閃的新聞記者，立刻在門口架起了機槍。然而，只有一聲聲斷斷續續的女人的哭泣傳出來。

我到現在仍然想不起來，前一天晚上的王排長，有什麼異樣。他每天睡前總習慣地擦他的槍。那晚上，也一樣。

七

七號軍妓鄭彩女的供詞——

「我對待每個客人，都一樣。不能得罪誰，也不討好誰。反正每隔六個月，就要換地方做。新到的地方，生意總是好，做久了，生意不但不好，還有煩惱。這次我真是悔恨沒有早一個月走，澎湖的老板已經講好了。假使那時走了，就沒有這件事，我真悔恨。

他是每次買我票的，還有幾個這種客人，但是他是最特別，每次都買雙倍的。開始每次他來的時候，過二十分鐘，我叫他走，他就再拿出一張票來，我只好出去換牌子。以後習慣了，一開始他就把兩張票交給我。他是真好的人，從來沒有讓我丟臉，她們都說他是我的相好，只有我自己明白，他只是來談談話。他是有病的，每次來也叫我睡，抱在一起在床上滾。第一次來，我不知道，以爲他也是那種故意找麻煩的。結果知道他真的不行，就很怕他來。他有一陣沒來，我怕人嘲笑，叫人去找他，以後他對我更好。他說他相信我，要我做他的朋友，把積蓄的四千元錢都給我保存。他說如果我要買什麼東面，可以儘管用。但我知道他準備用這筆錢在花蓮買地的。他四十五歲退休，還有八、九年。他說退伍金可以拿幾千元錢，八、九年可以再存一點。他前年駐在花蓮，看中了離海不遠一塊山地。他說那地方像他小時候的村子。他家裏原是種梨的，他說現在花蓮也有很多人種梨。他說那地真好，颱風吹不到。翻一座山就到海邊。夏天可以下海去撈虱目魚苗。他說他駐在花蓮的時候，禮拜天就下海去帮人撈虱目魚苗。他們總是請他回去喝酒。他說他喜歡花蓮人。先生，你知道嗎？我就是花蓮人呀，我還要做幾年才能還清家裏的債呀，我還要爲我的小妹想呀。我是苦命的人，不能讓小妹吃一樣的苦，她才十三歲。我怎樣能够答應嫁給他？

……」

我們用了她交出來的那四千元錢，買了一付棺木，和第二靶塲後山坡的墳地。聽人說，那一向很紅的七號，不久就離開到澎湖去了。她大概也不得不走，因爲流傳說她命裏是尅人的，再沒人買她的票了。連長不久也調了職，到團部去做參謀之類的閒差事了。指導員記了過，一直鬱鬱不樂，連後來的報告，都全是我做的。

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每次在彈子房，小陳總不免要談這件事。他老說他多遺憾，沒看過七號是怎麼樣的長相。我的印象可能也不準。只記得她很黑，頭髮很長，用發亮的髮夾把頭髮全固定到一邊去的那種。

八

我們買了兩瓶好酒，和一卷快速度的膠片。羅夫子說這酒不錯，很像他家鄉的名產「竹葉青」。我們在土城的一家旅館過夜。夫子很喜歡這裏的一道拱形橋。雖然是座水泥橋，那形式是不錯的。那橋確實拱得有些異狀，差不多可以說是拱得有些過份。然而夫子說，就是要這個味道。

我們就在二樓臨河的一面開了房間。快到十一點，月亮才爬到橋上，是一餅橘紅的月亮，然而爬得很慢，午夜以後仍在橋上面的天空裏發呆。小陳堅持要拍下那月亮來，他要夫子坐在窗邊的他他米上做，當做前景。叫來的女人起初不肯，出了雙倍的錢，才勉强就範。

夫子的裸體是在老年人中也少見的醜陋。然而皮膚却很細白，除了一些老年斑之外，差不多沒有一根汗毛，或許是已經完全褪落了也不一定。

我們睡到很晚才醒來。是夏天，那房間雖然臨河，還是像蒸籠一般。四個人的身體上都是汗漬，身體壓着的草蓆已經濕了一大片。然而我們睡得真死，那麼騷擾人的蚊子也不覺得。只記得醒來睜開眼，看見那女人雪白的胸脯上，有幾粒米樣大小的蚊屍，混在凝固的血跡裏面，已經乾硬得用指甲輕輕一撥就掉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八日晨六時定稿

•圖片說明•

一、「曹雪芹」（陶像）　「宋淇先生供給」

這個陶像出自無名藝人的製作，產自中國大陸，曹雪芹的形象，顯然是模擬本刊第四〇期所刊由賀友直、劉旦宅、林鍇合畫的畫像，但陶工又賦予他另外一種神態和生命，藍袍飄然捧書自讀，有種洒逸之態，代表一切已逝無復留戀的淡然感，但他精凝的目光和緊蹙的眉頭，又有種生命的急逼感。在幽幽記憶中要把一切傾瀉而出的樣子。無名藝人對掌握曹雪芹藝術生命的精神所在，實有獨到的體會。

二、插頁：

1.「八國聯軍」（漫畫）　原刊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 Puck 雜誌

庚子拳變八國聯軍入京，向來在西化派人士的一般評論中，大多數都把禍因歸到義和團身上，認定他們愚昧無知，引來列强聯合入侵，所以才有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之簽訂。這是相當不公平的，義和團愚莽迷信固是不假，但列强瓜分中國的圖謀與事實，在當時有沒有「拳匪」都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反而在這幅外國人畫的漫畫中，對庚子拳變還較有平正的看法，而西化派現在還罵一些中國人，甚麼「義和團思想的大國沙文主義」等等，是過於厚外邦而薄中國了。

2.「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篆刻）　易越石　刻

波羅蜜爲梵語（或稱波羅蜜多），是「度登彼岸」的意思。「般若」即智慧，意即度登彼岸的智慧之經典也。爲唐玄裝所譯，歷代亦有數十譯本。香港易越石先生的石刻窮數十年的功夫，在篆刻藝術上實爲不可多得之作。數十佛家術語，一般人或不易懂，然皆含極高智慧，即在觀賞石刻藝術，看每個字體每個構圖各各不同，令人玩味百遍不厭。

三、封底內頁：

「維納斯與項練」　（法）A. Maillol 作

法國近代大彫刻家梅勒的作品，有古典希臘遺風，這座彫刻也不例外，唯一特別的創意是他給她加上一條項練。維納斯在西方傳統觀念中是春之神愛之神，是未經文化侵染的大自然生命之神，項練一加，使維納斯走入平凡的人間，代表一切愛「美」愛「情」也愛珠寶財富的一般女人了。

四、封底彩圖：「屈原九歌」　關金鰲作

關金鰲生於一八九九年，習畫於美法，曾出版英法文畫集。這幅作品用來慶祝端午節正好合適。

讀者・作者・編者

編者先生：

敬閱貴刊52期91頁「省憲經」一詞，不禁噴飯。值此地到處騷亂之際，能引人一笑，千金難易也。

敝留美六年過去從與我佛無緣，自兩年前，因受各種精神及體力之折磨，不得已開始研究佛學，獲益非淺，佛學也是心理學，處此亂世，心理健康至爲重要，佛學是講人道，講真理的，反潮流的，不只是迷信也，真理只有少數人知道，譬如，全國女人都裹足，全市都充滿了裸體相片，大衆都認爲沒錯，只有少數有知之士知道那是不正常的。

中國佛學之禪宗，日漸受人重視，望各位先進也開始研究，有益無害，茲推薦各書如後：

日本鈴木大拙先生之英文著作，六祖壇經、景德傳燈錄、指月錄、五燈會元，等等。

撰安

美洲讀者　阿難

五月十二日

寓言一則

從前有兄弟老大和老二兩人吵嘴，隣人張三和李四在旁邊看熱鬧，張三忍不住了，借給老大一條木棍，李四也借給老二一把刀，結果還是老大快，一棍下去，把老二打死了，轉過身來向張三道謝，「多虧你幫忙借給我這條木棍」。

從餐語餅裏學來的禪——阿難

恭祝

編輯先生：

我不滿意二月號「旅美華人羣相歌」對旅美華人的寫照及作者的寫作態度。我固然崇尚言論自由，但我認爲一個有責任感的作者應該顧慮他的言論可能引起的後果。

劉君並沒有指明這種現象的普通性也沒有以統計或確實的證據去支持他的觀點。如果只是爲了反對小部份人的生活習慣和錯誤思想而概括地批評一般留美華人，這無疑像吃了一個壞果子就斷定了所有果子都壞一樣，這是不公平的也不能改變他們原有的態度，反而會使未親歷其境的讀者，產生了不良的印象，形成更大的誤會，這便也違反了作者的原意。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社會及教育背景，有不同的個人見解，所以我們不能光是以自己的標準去論定他人，只能分析環境，了解他人，互相容忍。否則怎能妄想如劉君所說的「糾合萬人心」呢。更可能引起不合羣的因素。

以一個身處異邦的人來說，我所接觸的事物固然不算是百分之百的滿意，起初我也愛抱怨，發牢騷，但日子久了，便不禁覺得這是瑣屑而又消極的。這根本就是另一個社會，這裏的人愛示威，學生鬧罷課，工人鬧罷工，但很少人干涉別人的個人問題。某人的「阿姨住華府，舅舅入番邦」，某人「賺得大洋房，汽車冒凉氣」，甚至某人的「知識沒多少，子孫無專長」都不是他人話柄，我認爲「奉聞嫌魯莽」這句話仍不能作躲避作者責人的籍口。

美洲讀者　段嘉倫上

編者按：我們認爲「華人羣相歌」的作者，是本自責之深愛之切的心情來寫他的感想的。用詩歌形式來寫感想也很難避免主觀的情緒作用，不同用論文形式來寫作，必須以事實分析爲依據。

編輯先生：

看了明報月刊52期，覺得「明明輯錄」的「武漢大學的勞動改造」確是很好，雖然是輯錄的文章，但給讀者明白大陸的情況，尤其是對那些研究大陸情況的讀者，實是可貴的資料。

其他的「什麼叫人民」是一篇難得的文章，也使讀者明白共產主義的「人民」定義是什麼。

至於「書評書的故事」、「錢學森與美國政府」都是頗有興趣的，希望以後編輯先生多選擇這類文章。

本人有一事，引以爲憾，因我漏購了「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一卷，本人素來喜愛這類書籍，雖然二、三各卷也有很豐富的內容，但也想一窺全貌，如有讀者願借閱的，或願出讓的，請列明條件或價格，本人自當照辦。

並祝

編安

澳門讀者　麥兆明敬上

一九七〇年四月七日

明報月刊

第五卷　第六期

一九七〇年六月號

Vol. 5 No. 6 June 1970

出版兼發行者：
香港明報有限公司
社長：查良鏞
香港英皇道六五一號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編輯：
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胡菊人

編輯部地址：
香港英皇道六五一號
（香港郵政信箱：一四三六三）

總代理：
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浮船街十三號二樓

內文印刷者：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一號二樓

彩頁印製者：
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Ming Pao Monthly
651, King's Road, Hong Kong.
Tel. 616683 (P.O. BOX 14363)

定價：香港HK$1.50 歐洲£026
馬來西亞，新加坡M$1.00
美洲及其他地區 US$0.40

長期直接訂閱，免收郵費

編者的話

△紅樓夢考證數十年來是一門大學問，四十歲以上的讀書人幾乎都喜歡談，紅學考據家出版了無數的書，提出了很多理論，但是似乎都跳不出版本、詞句、出版年月、作者身世等等繁瑣的考證。對於這樣偉大的藝術作品，除了王國維以外，絕少有從美學觀點來闡論的，也絕少談及其中的人物性格的，這實在是一奇。現在宋淇先生從另一新角度來談紅樓夢，論賈寶玉的性格——他是否有同性戀傾向？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女人？提出了許多論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為紅學研究開創了另一新天地。

△近二十年來，台灣湧現了許多新作家，文學氣候相當蓬勃，有不可漠視的成績。但是對於那些作家和作品，少有比較全面的評論，現在我們請戴天先生訪問夏志清先生，談談他對台灣當代文學的觀感。這篇訪問主要還是側重在小說方面，對散文、詩不及論述。在戲劇方面，台灣似乎沒有甚麼創作，在訪問裏也就沒有談了。夏先生對中國小說的評論和介紹，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他的評論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歐陽心清先生前年為我們報導過東方學大會的情形，文筆活潑幽默，敘事扼要詳細，這次再為我們報導今年年初在舊金山舉行的亞洲學年會，比前更有興味，更引人入勝。新舊兩派亞洲學專家之對抗，是美國近幾年文化學術思想變革運動的一部份，這個運動方興未艾，在各個學術領域幾乎都發生兩派雙壘的情勢。亞洲研究方面，尤其值得華文讀者注意。

△劉大任先生的「紅土印象」是一篇有「生命感」的小說。裏面的人物是台灣當前社會的兵士和教授，藉兩種人物的對比而襯現出某種人生意味，在台灣小說家中，有「現實感」的小說並不多見。本文作者向來惜墨如金，他的小說較為少見，是以夏先生的訪問記裏沒有提及。不過這篇小說與台灣有名作家相比，不遜色。

△論中共解放軍之過去與未來，現在開始預測中共將來的發展，為本長文最重要的部份。其中談林彪其人有極有趣的資料。下篇談李先念，這兩個人都可能是掌握中共未來命運的人物。其他論述中共的文章有三十年代的電影的黑幫分子，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明明輯錄的短少精幹的大陸報導可以反映大陸當前領導層的動態。宋凱沙先生為我們介紹了一位經濟學的重要人物。

△最後要特別推薦兩篇散文，林琵琶的「沒寄出的信」及蘇念秋的「勝利者的獨白」。兩文風格全然不同，林文在婉約凄清中有拔俗之氣，蘇文雄沉中有蒼凉意味，讀來都令人低廻不已。

「維納斯與項鍊」（雕刻）　A. Maillol作

「維納斯與項鍊」（雕刻）

A. Maillol作

明

第五

一九

Vol.

出版兼發
香
社
香
電

編輯：
明
總

編輯部地
香
（香

總代理：
胡
香港

內文印刷
建
香港

彩頁印製
新
香港

版權

Ming
651, King
Tel. 61668

定價：

長期直

「屈原九歌」

關金鰲作

乘龍兮轔轔。鄰 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
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
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去聲 孰離合兮
可爲。

穐蘭兮青青。菁 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
莫悲兮生別離。樂洛 莫樂洛 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
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孔蓋兮翠旍。同旌 登九天兮撫彗星。慫同竦 長
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暾吞 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
馬兮安驅。夜晈晈同皎 兮既明。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
兮將上。上聲 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
人。觀者憺兮忘歸。
與女汝 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
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汝 遊兮河之渚。
流澌斯 紛兮將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
兮來迎。魚隣隣兮媵孕 予。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石 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